

被時代選中的我們

推薦序

訪問 前言

6	彭定康 (Chris Patten)
8	葉德嫻
9	張超雄
10	張鐵志
12	
14	從公民廣場說起
24	世代之戰
32	催淚彈前的如果
42	她——她的眼淚
50	Lennon Wall 是怎樣貼成的？
58	兩面不是人
66	不只是學生
74	有淚男兒
84	你我非不怕
94	鳩人鳩語
102	彼鄰若天涯
112	一夜長大
120	旺角·傘下留人
128	很旺角的關二哥

後記

被時代選中的我們

146 11
I
One How Recaps in Dugman...

我有話說

144 十月圍殲

162 地盤佬 2.0

170 新聞部的暗角

178 暗角的光明

186 You'll Never Walk Alone

194 認真做膠事

204 紅色暴雨

212 The End of the Beginning

220 給校長

228 法式旋轉型政治生活網上雜誌

236 如煙

248 不是蜘蛛俠

256 不正直的人最坦白

266 善終

278

280

The World Opens its Umbrella

China's economic rise has been spectacular and good for the whole world. But its political structures do not reflect this economic self-confidence and vitality.

Could you, for example, have guessed how worrying an umbrella could be?

Open one these days in Beijing and security officials are likely to go weak at the knees. I sympathise with all those Chinese apparatchiks who get soaked when it rains, rather than risk giving political offence.

Of course what these umbrellas represent is an idea — an idea which will command the future. Men and women should be able to decide for themselves how they will live under the rule of law, and how they should be governed.

It's interesting how everyday articles can come to represent fundamental values.

Following the atrocities in Paris, the pen has come to symbolise freedom of speech. Is the pen mightier than the sword? If it was not, no one would have written any history. So writing the contemporary history of Hong Kong in these essays is a contribution to a brighter future shaped by the most enduring of values.

The umbrellas remind us that whatever the ethnicity, religion or nationality of men and women, young and old, they want to run their own lives. It is insulting to suggest that the democracy demonstrators in Hong Kong were simply naïve or ill-intentioned puppets of outside forces. Communist propagandists get no smarter or more sophisticated. It is enough to make one weep for their fearful ignorance and prejudice.

What the rest of the world watched in Hong Kong last year was a dignified, principled, home-grown yearning for pluralism, freedom and accountability, for the right to be treated as responsible citizens.

"Citizen" — there's another dangerous word to set alongside "umbrella".

It was sad that Hong Kong's own government showed such a paucity of leadership, making no effort to seek out a statesmanlike compromise. The statesmen carried the umbrellas, while a shadowy group of Communist officials in Shenzhen made the decisions and called all the shots, only supported by other authoritarian governments like Mr Putin's.

The events in Hong Kong in the last months of 2014 won't be swept under the carpet and forgotten. The ash-can of history is full of arguments made against freedom. Hong Kong has written the first paragraphs in the next chapter on human dignity and the invincible cause of freedom under just laws.

Chris Patten

The Last Governor of Hong Kong

舉世撐傘

中國崛起，持續的經濟增長為全球帶來無數好處，然而它的政治體系卻沒有反映到這份經濟上的自信和活力。

例如，你能想像一把雨傘可以有多可怕嗎？

今天在北京打開一把雨傘，保安人員或會嚇得兩腳發軟。而那些唯恐冒犯到當權者而情願在雨天變成落湯雞的中共幹部們，我對他們也深表同情。

當然，這些雨傘背後代表著一個信念——一個將主宰未來的信念：人們應當有權決定自己如何在法治下生活，以及如何被管治。

一件基本的日常用品，竟能如此彰顯基本的人文價值，實在有趣。

近日巴黎遭逢暴劫，一支筆桿由是象徵著言論自由。我想，所謂「文勝於武，筆勝於戎」大概是真的吧？不然世上便不會有任何人記下任何歷史。因此撰寫此書，藉以寫下香港的當代史，實有功於我們憑最堅韌的信念開創更光明的未來。

一把把的雨傘提醒著我們，無論種族、宗教、國籍、

男女、老幼，人們始終希望掌控自己的生命。說香港的民主示威者「天真」，或稱他們是「受外部勢力控制的傀儡」，毋寧是種侮辱；中共的政治宣傳機器沒有變得更聰明或更先進，而其可怕的無知和偏見只有令人難過。

過去一年，世界從香港人身上看到的是一份植根本土的、崇高可敬的渴望，渴望一個多元、自由、問責的政府，以及被視作一個負責任公民的權利。

「公民」——除「雨傘」以外又一個危險的詞語。

香港政府缺乏領導能力，亦無意運用智慧尋求政治共識，誠然可悲。政客議員們撐著雨傘，一群如魅影般詭秘莫測的中共官員則在深圳指點江山、發號施令，得到的就只有像普京先生那樣的極權政府的支持。

二零一四年最後數月發生在香港的一切，不會被抹殺或忘記；任何與自由為敵的主張，也注定為歷史唾棄。香港已然為人類的尊嚴與在公正法律下對自由的不懈追求開啟了新的一章。

彭定康

回歸前最後一任港督

讓我借用魯迅先生的名句——願中國青年都擺脫冷氣，只是向上走，不必聽自暴自棄者的話。各位，互勉。

葉德嫻

著名歌手、演員

一場轟轟烈烈的雨傘運動，把香港帶進一個新時代。「928」之後，大家猛然驚醒，香港原來已經變了。無論你有沒有參與這場運動，閱讀《被時代選中的我們》，可以讓你了解何以這是一場不分世代的覺醒。

張超雄

立法會議員

每一把傘都是未來的自由之花

二零一二年十月中，我從台灣搬來香港，這兩年多，我與港人一起見證了許多事件，共同經歷了憤怒、挫折，以及興奮——雖然這是較稀有的時刻，更經歷這七十多天的「佔領時刻」。

那個十月，香港剛經歷反國教事件，梁振英剛上台幾個月，中港矛盾日益惡化，人們開始說：「The city is dying。」

兩年多來，我確實感受到，這個城市的某個部分從更早開始，就不斷在死亡中。

在具體空間上，小店、老店不斷消逝，傳統社區與農村被拆遷重建，新界東北面臨巨大的保衛戰——這些空間的意義其實不只是物理空間，而是人們所珍惜的生活方式。而「保衛我們的生活」，似乎是整個香港正在經歷的巨大戰爭。

空間之外，更有香港人常說的核心價值逐漸死亡。香港的新聞自由和言論自由不斷下滑，從梁振英到其他問責官員，讓香港高官的可信度(Credibility)幾乎崩潰，連廉政公署專員都因為和大陸官員來往甚密而出了問題，讓港人最引以為傲的法治與廉潔也不斷受到質疑。

沒有了自由和法治，香港還剩下甚麼核心價值呢？

進入雨傘運動，我們又震驚地發現警察與黑幫如此曖昧，警方可以如此讓自己的公信力全面瓦解。

當然，最重要的死亡，莫過於今年六月國務院發佈的白皮書讓許多港人感覺到一國兩制已死；以及「831」人大常委決議出來後，有許多人認為過去三十年的民主回歸路線已死。

我們的未來，真的已經死亡了嗎？

不，我們並不活在一個真的已然漆黑中的時代。

從二零零三年開始，也有許多新的力量誕生，新的聲音爆發、和新的價值正在醞釀。

二零零三年的七一遊行，促成了一個醒覺的公民政治主體。此後，集體記憶、社區保育、土地正義、本土農業、撐小店，成為公共領域中的新關鍵詞；而社區運動、環保運動和同志運動等等，不斷衝擊既有主流霸權的新社會運動。這些新價值和新運動尤其是和新世代關係緊密。香港的新世代接連展現他們的能量：幾

年前反高鐵，社會大眾赫然發現80後的社會參與如此強烈，二零一二年反國教運動，又讓90後少年躍上歷史舞台。

可以說，香港的80與90後世代正在經歷一個價值轉變，他們挑戰過去的「中環價值」，他們更重視個人自主、公平正義，與公共參與。

這是香港新生的「抗命世代」，他們拒絕接受香港的未來已經被寫上墓誌銘，他們要重奪他們的未來。他們是被時代選中的香港人，要在這個歷史的關鍵時刻——二零一四年正好是中英聯合聲明三十年——重新定義香港。

誰都知道，這場雨傘運動從此改變著香港，只是這場運動也同時代表著香港的死亡與新生。一方面，黑色的陰影更加地遮蔽這個璀璨的城市；但另一方面，一個新的香港真的在街頭生長出來。尤其，成千上萬撐傘的畫面當然激動人心，但其實每一把傘其實都是一個個人的故事。許許多人從他們的日常生活走出來，從不同的城市角落走出來，走到了金鐘、銅鑼灣、旺角，在帳棚中孤獨地沈思，在自習區準備明天的功課，在街頭和友人討論政改方案，在旺角摺黃色紙傘，在物資處協助大家……一個個香港人精彩的創

意、無畏的勇氣、彼此的友愛、良善與良知，在街頭打造出一個美麗的烏托邦。

這是這本書要記錄下來故事。即使人們已經撤離街頭，但在那些曾經被佔領的街道上，和每一個曾在這街頭的香港人心中，都已經埋下新的種子，而將在這個城市的未來鋪滿自由之花。

張鐵志


《號外》雜誌主編

前言

我並不是知名作家，其實連作家也不是，所以用八十日就將這本《被時代選中的我們》，由構思到印刷，也算是一項成就。首先要多謝的，毫無疑問就是雨傘運動，因為沒有這場運動，我連出書的勇氣和機會也沒有。

我提出這個出版計劃，是因為在這場運動中期，開始無事可做，每天去金鐘坐好像並未有盡自己所能，未算為運動出力，所以就思考一下如何「搞事」。但細心一想，就發現自己不過是「廢柴」一名，幸好自己有一群「講得又寫得」的舊同學，因為他們當中有不少人是記者，於是就提議出版一本書，以人為經，以事為緯，紀錄雨傘運動每一日的發展，算是為歷史留個正確的紀錄。特別是在這個 Facebook 橫行，文章會「無限復活」的年頭，大家對於事件發生的先後次序都難以追尋，希望這本書至少可以令讀者重拾記憶，紀錄當中些微的歷史轉折和因果，讓每個人從中學習。

「英雄做時勢，時勢做英雄。」這是歷史上「娘到爆」的討論，這本書只求為運動中不同的關鍵人物提供一個敘事機會，由讀者自行定奪到底是人改寫時代，還是人被時代選中。記得陳某的《火鳳燎原》（這是一本漫畫而已）中說過，將敵將說成有勇無謀，不過是一個計謀，令己方相信對方無能，遂更有信心戰



勝對方。而在這場波瀾壯闊的運動中，有不少立場不同、策略不同的人，相信每個人都有其支撐行動的思考，希望這本書可以還原各種背後的思考。

你也許會驚訝書中沒有訪問雙學三子，非不能，實不為也，因為他們在媒體內闡述自己想法的機會太多，只求理解他們想法的讀者，不必買這本書。如果你想了解的是運動背後更多人的不同想法，稍稍破一下怪囊吧！

小弟自問文筆一般，有負多年來不同老師對我的教導，所以一直打算「搵朋友笨」，我出計謀，他們出力。全靠志同道合的朋友出手相助，幫忙撰文繪圖，以及一眾受訪者，通通都是義務幫忙，還有願意幫我這個毫無知名度的某某出書的出版社協助，最後才得以完成此書。我就像一個不懂游泳的海盜一樣，做了一個不懂寫文的作者，時勢使然也。

最後，這本書微薄的版稅將會捐予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希望可以協助新傳學院培養出更多有志「搞事」的人，做更多無法致富，但自己相信的事。

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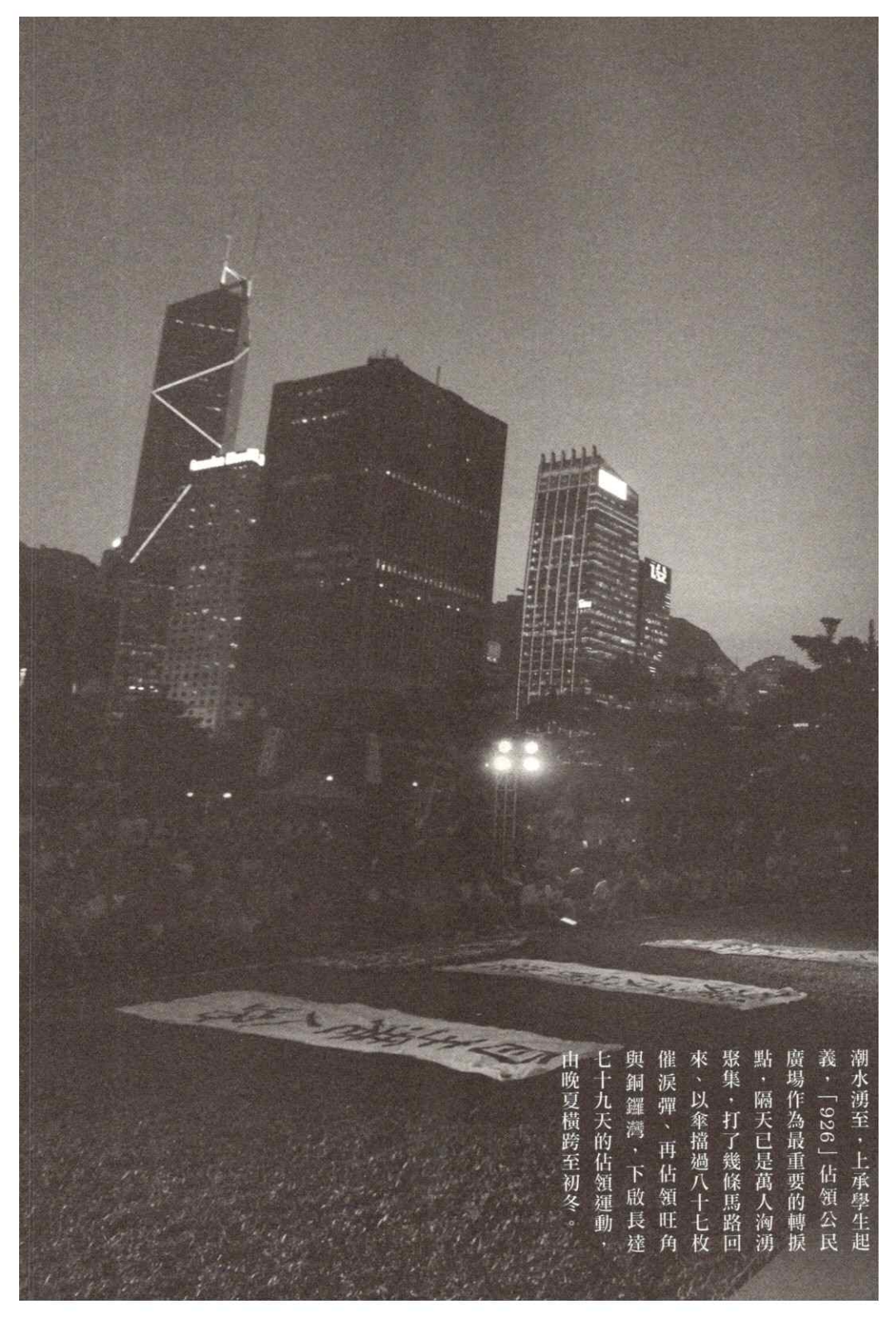
《被時代選中的我們》策劃人

從公民廣場說起

撰文／潔泓

九月二十六日，學界發動罷課最後一日，一眾學生、市民晚上靜坐在政府總部外添美道一帶，晚上十時半，平地一聲雷，學民思潮和學聯突然發動重奪公民廣場行動，一眾留守者響應，既有爬過政府總部三米高的圍欄從天而降，亦有衝過保安、警察人牆突圍而出。

及至凌晨，警方重新部署，手持盾牌的防暴武警使用胡椒噴霧試圖驅散留守人士，衝突期間多人受傷，流下運動的第一滴血。少女哭著被警員拖行、少年滿眼胡椒噴劑、用清水洗面的場景，震懾全港市民。當廣場佔領者一一被



潮水湧至，上承學生起
義，「926」佔領公民
廣場作為最重要的轉捩
點，隔天已是萬人洶湧
聚集，打了幾條馬路回
來，以傘擋過八十七枚
催淚彈，再佔領旺角
與銅鑼灣，下啟長達
七十九天的佔領運動，
由晚夏橫跨至初冬。



已經麻木，只感到一夜原來真的可以白頭，眼白白看到對岸的戰友
被蹂躪，知覺已經來不及反應，只感到在權力面前，有一種
很重的**無力感**。



曉沂

公民廣場內被逼如廁的女生

七十九天的佔領運動，震撼人心的有催淚彈；賺人熱淚的有金鐘婆婆與女生；令人髮指的，有暗角七警……

事情紛亂而複雜，就請讓我，先從公民廣場說起：

公民廣場有種意義，二零一一年八月，新政府總部落成，一句「門常開」，說要聆聽民意。二零一二年「反國教」，萬人空巷，公民廣場細綁了帳幕林立與堅持留守的記憶，直到二零一四年「反新界東北發展」，群眾堅持進入公民廣場集會被拒，看著守衛深嚴的廣場，大家清楚知道，「門常開」，終究只是空洞的謊話。及後，公民廣場加建圍欄，大家都只能在夾縫裡，窺探曾經象徵著集會自由、神聖的廣場。

重奪公民廣場，成了反抗者的某種想像。

在九月二十六日晚上，罷課最後一夜，晚上十時十五分，集會將近完結，曾經在公民廣場帶領反國教示威的黃之鋒，呼籲學生與市民衝入公民廣場，有的爬過圍欄、有的推開鐵閘。兩名女學生，嘉慧及曉沂，就隨著人潮從大閘闖入「公民廣場」，縱有保安和警方阻撓，近百人成功佔領公民廣場。他們坐在廣場中央的旗桿下，部分學生穿著校服，被警察重重包圍。









女大學生憶述的「二三事」

嘉慧和曉沂，都是大學生，在運動裡頭一路走來，從籌備罷課、組織學生、擺街站、做文宣、及至「七一留守、預演佔中」，再到那夜坐在公民廣場中央，由長夜，堅守至第二天的烈日於當空，直到被捕。

聞外警方對陣民眾，圍內是高牆與雞蛋的困獸鬥，亦是身體與意志的堆疊與抵消。佔領者被警察包圍的十多個小時裡，大家都很想去廁所，與警察周旋，警方白衣督察與警民關係科互相推搪，過了兩、三小時，尿意難抑，當大家沒有去廁所的權利，事情唯有從簡，曉沂隨手拿了幾個膠袋，就地解決，至於男生，就用水樽，運動中神聖的雨傘，當時不過是一道遮羞蔽體的小屏風。

嘉慧說得詳盡，沒帶羞怯：當時圓形石台在廣場中央，旁邊有個小小的長方形石階，「廁所」就在裡頭，男女共用，一段時間後，旁邊放滿載有小便的膠袋與水樽，夜深眼亂，更有人差點把尿當水喝。好些時候，女生難以對準膠袋如廁，結果小便流到地下，沿著平地，繞過或碰到警察的軍靴，警察有時投以一個煩厭與不屑的表情、有時提起雙腳仇視鐵馬圍內的人。味道太濃烈，她們就以僅餘的水洗洗石地。男的比較能夠對準水樽小便，不過也有人憋了幾小時，焦急煩



躁，對不準就射到旁人一腳都是。嘉慧和曉沂笑說一時避不來，沾滿褲子，但也沒怎麼樣，在廣場裡的，都是戰友，何足掛齒。

凌晨時分，更多警察帶同長盾戒備部署，日光初現，終轉化為戰場，廣場裡的兩名小女生，隔空看著外圍的人，被防暴武警以長盾由內而外步步進迫，長盾落地的聲音清脆得暴力，警察用盾前進一步，群眾後退兩步，後來，警察開始拖行示威者、有人尖叫、有人流血、有人滿頭胡椒噴霧。

在那個時空，大家還未習慣警棍扑頭與濫用暴力的場面，一時反應不了，有學生哭得厲害。嘉慧和曉沂靠近鐵馬，眼巴巴看著聲援自己的同道人被清剿：一哭得像豬頭。「想爬出去共同抵抗，卻被圍困，甚麼也做不了。慘叫聲劃破晨曦寂靜，讓所有人震驚而憤怒，她們帶著淚水，默默記著。

後來，警察齊心大喊「Yes Sir」展示權力機器的團結，卻蓋過一句又一句、由滿有理想的學生發自內心喊出的口號。權力從來如斯不對等，任你吶喊，甚至願意被捕，以公民抗命方式展示堅定的意志，政權就只須派出機器，包圍著你，等待上頭指令，到了某一刻鐘把你拘捕，機械地、不由分說地履行公職，不管你的理念如何。



到了清晨，留守者的面容清晰可辨，警察拿來攝錄機，把廣場內如廁的情況都拍下，在警察表現權力慾的心理戰裡，就是在跟你說：「你要去廁所，沒問題，先讓我們拍下來」，曉沂說：「已經麻木，只感到一夜原來真的可以白頭，眼白白看到對岸的戰友被蹂躪，知覺已經來不及反應，只感到在權力面前，有一種很重的無力感。」面對粗暴的打壓，失語的他們除了等待被捕，還可以如何？

九月二十七日下午兩時許，警察把公民廣場內的佔領者逐一抬離。嘉慧四肢被抓起，被捕一刻，不忘呼喊訴求，標誌性地說明自己，為何付出、為何鬥爭、為何犧牲。

在警署出來以後，兩個小妮子又結伴回到廣場，見到超載人潮，黑壓壓的人頭，一個又一個，由添馬公園或海富中心的出口湧過來，坐滿馬路、立法會停車場、公園草地、公民廣場外圍。

任誰都不能想像，衝入公民廣場後，會引發更多人走出來，一夜無眠，社會形勢與群眾的情緒已經不是任何一個團體能夠掌握與控制。戴耀廷宣布提前佔中，她們沒有如其他學生般離開，與友人決定守著龍匯道。晨初，龍匯道已滿是躺著睡的人，她們隨意在立法會附近找個地方，睡幾小時，又再次回到龍匯道。

後來的事，就是見證萬人衝開幾條大馬路、見證一排站在防暴警察前線的市民、吃過催淚彈仍堅持不肯離去的抗爭者、高舉雨傘擋著催淚彈保護學生的無名英雄、拿起長槍佩戴「豬咀」的綠衣武警、以及那張「速離，否則開槍」的橙旗。

當時沒有人會知道，公民廣場的武力只是小小的開端；沒人會知道，重奪公民廣場，會引發到八十七枚催淚彈與「速離，否則開槍」的地步。這兩個女學生，成為群眾之一，到了廣場，起了開端，即使還沒夠心理準備，卻在往後的日子，從沒離開過夏慤道與彌敦道，從「G20」罷課開始，沒人會預料到雨傘運動的發生，大家都硬著頭皮成就一場最有勇氣的反抗，不曉得日後會如何，只知道，她們都直視過一場最洶湧的洗禮。

世代之戰

撰文／郁

九月二十七日深夜，眾多學生和市民圍繞在公民廣場外，聲援早上被捕的學生。姍姍來遲的「佔領中環」發起人戴耀廷獨坐一角，一方面，受到眾多示威者要求提前佔中；另一方面，戴耀廷亦深怕被批評「騎劫」學生運動，更憂慮籌備經年的計劃，會因為與學生合流而不得不推倒重來。

即便是「公民抗命」，亦有程度上的分野。究竟是成年人提倡的不反抗被捕，抑或是年輕人主張的衝擊包圍，更能達到爭取真普選的效果？在運動之初，兩種主張早已成為潛在的路線衝突，反映的已不單



代之爭」。當晚，年輕女學生M在廣場上，怒斥戴耀廷，揭示了世代鬥爭的端倪。



我本希望**大人**可以站出來，而其實**學生**已變了大人。



M / 在公民廣場上質問戴耀廷的女學生

學生運動 「大人」缺席

「學生為你們做了很多了，該到你們了！」在廣場上已一日一夜，疲憊不堪的M身穿灰色 Polo 恤，向著佔中三子之一的戴耀廷質問了這番話，成為當日電視新聞上，最有力的提問。數小時後，戴耀廷宣布佔中正式啟動。有人說，是社運新丁M的這番話把三子「逼上梁山」。

回想當時的情況，M說，之所以會喊出這番話，是深感學生由罷課到衝入公民廣場，已經付出太多。置身其中的她，從九月二十五日響應學聯號召包圍禮賓府、二十六日晚上到場聲援被捕學生，到二十七日推過警察的驅趕，終於等到「大人」出現，當刻的心情既難過，又絕望。

「二十出頭的年輕一代折騰了一整晚，但真普選不是全香港人的事嗎？情況最危急的昨晚（九月二十六日），三十歲以上的『大人』卻缺席。」

然而，當「佔中三子」凌晨時分宣布提前佔中，卻有年輕人憂心學生運動被「騎劫」而離場。即便佔中順應民意提前啟動，指責三子「袖手旁觀」的M亦認為，對方只是「為了光環」，「我們擔驚受怕了一晚。我寧願他們昨晚已出現，或索性在後方默默支持算



了。」在那個晚上，所謂的「大人」，好像做與不做，做甚麼，都是錯。

最後，卻又是所謂「大人」的立法會議員梁國雄向年輕人下跪，要求他們堅持信念「留下來」，成為運動中另一動人場面。

世界上沒有甚麼比批評更便宜，相反，要理解卻需要認識和歷練。M憶述，當晚有佔中糾察安慰她，著她冷靜，不要讓「對家」有機可乘，希望「不要分化」。更有男記者勸M不要責罵戴耀廷時感觸落淚，男記者說：「大家都是同路人」。

「想說聲不好意思」

M第一次參與社會運動，不過是二零一三年的碼頭工潮，隨著雨傘運動逐漸發展、成型，她開始明白該男記者的說話，並試著體諒佔中三子的處境。她認為，三子把運動的主導權交給學生，顯示了他們的包容，「我覺得他們是善良的好人，可惜香港的局面不需要好人。」

對於三子動輒得咎，M開始同情他們，覺得三人自首承擔責任，已是「去到人力的極限，感到無計可施，有點像黃之鋒等學生決定絕食的情況，不想坐以待斃。」M嘗試去理解他們，想真心向戴耀廷及陳健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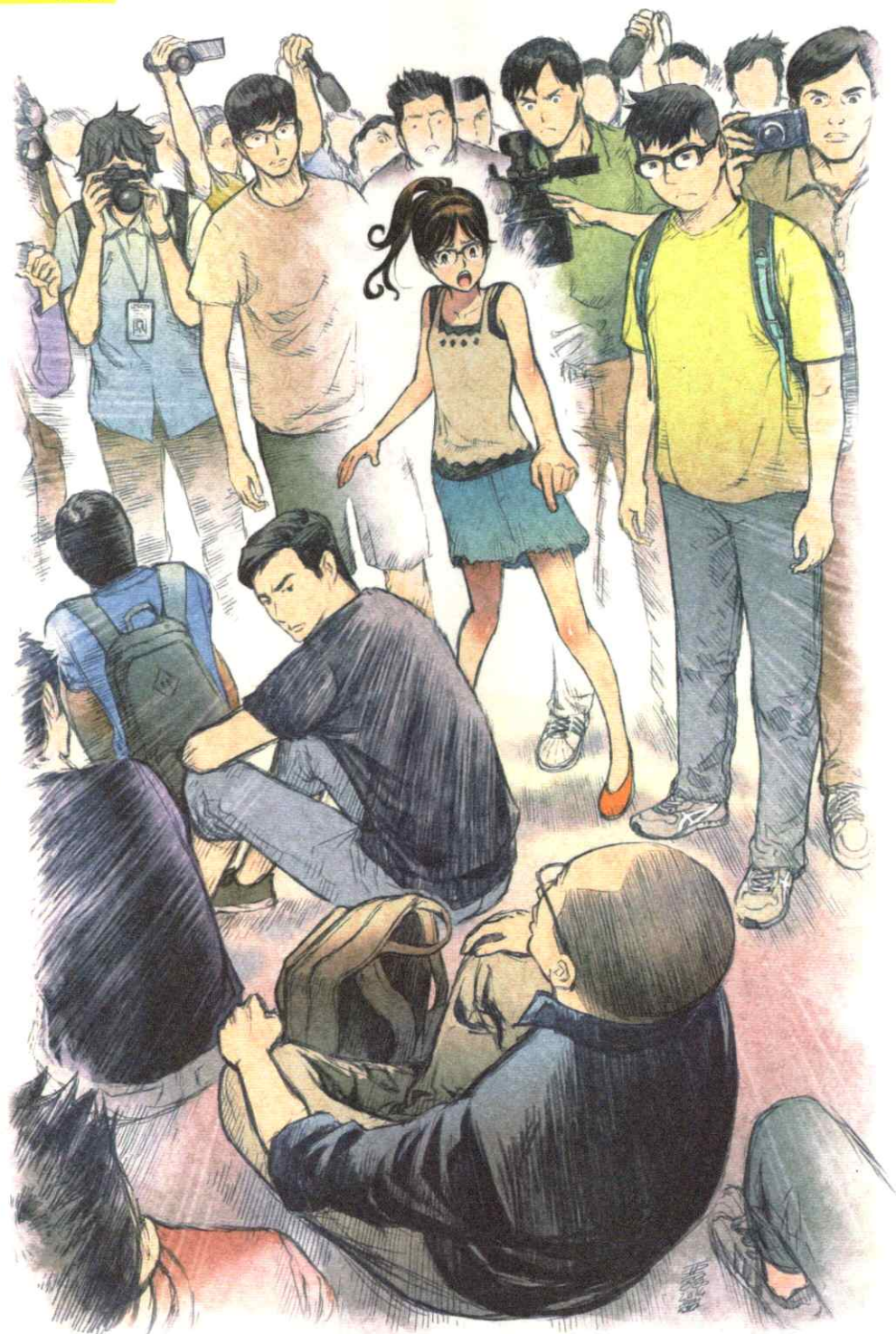
說聲「不好意思」，認為他們背後的確做了很多無形的倡議，覺得三人是「真心真誠的長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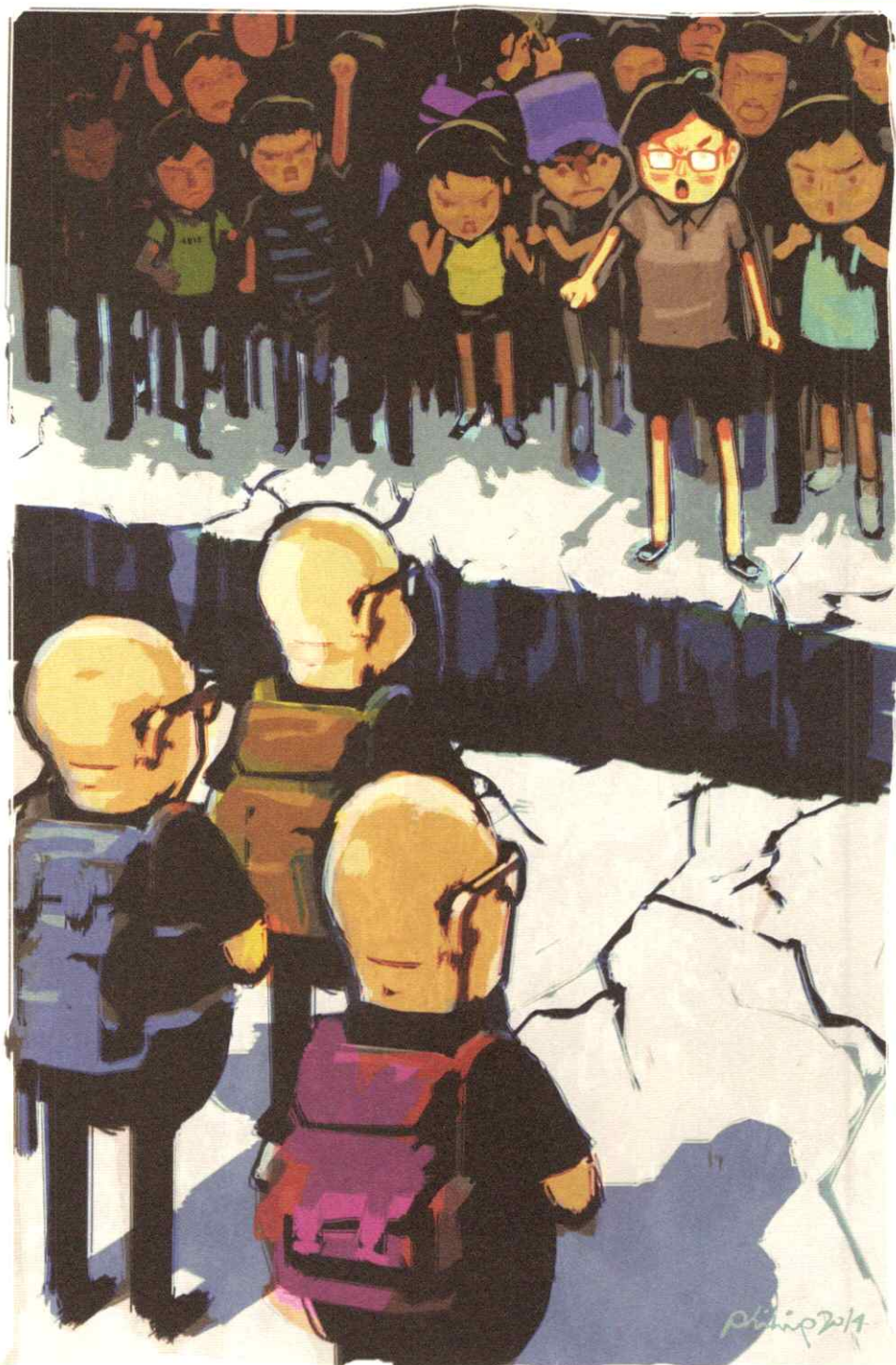
回看整場運動，M認為她「醒了」，「我希望大人可以站出來，而其實學生已變成大人。」

學生「即刻變大個」

M對戴耀廷等人的愧疚，來自初時將抗爭的所有責任都放在「大人」身上。戴耀廷後來也撰文探討雨傘運動所突顯的「世代之爭」，世代間的裂縫除了廣見於社會，也見於尋常百姓家，包括M的一家。

M與媽媽曾為佔領而吵架，媽媽認為女兒為了爭取「真普選」這種未必有結果的事而參與社會運動，是荒廢學業的行為。九月二十六日晚上，M從家中偷溜出來，與一眾大喊「釋放學生」的集會者死守「命運自主台」，甚至與警察在中信大廈迴旋處、添美道展開攻防戰，但因罵戴耀廷等人的片段在新聞播出，媽媽驚見女兒成為新聞主角，便打電話給她說：「我在電視看到你，你不用回家了。」M當刻無言以對，懇求媽媽別再看新聞，卻不斷在想：「到底是誰把學生逼至如斯田地？」







M拜託朋友回家執拾衣物並探媽媽的口風，看看她消氣了沒有。一周後，媽媽沒有明言不可回家，M才敢踏進家門，但初時自覺像幽靈，在家無人理睬。久而久之，家人「封印」政治的話題，「嘴裡不說，但我也感覺到家人不站在我這邊，可能上一代太想要安寧。」

M明白有些父母的心態是明知道理是正確的，「但不想自己的子女去做。」M不想家人被各種攻擊兩傘運動的輿論蒙蔽，曾與家人說：「你可以不讓我回家，但我希望你看看真相。」M苦笑說，幸好沒有爬入公民廣場，否則或真會有家歸不得，現時M步步為營，怕做「過激」的事會刺激家人，只能偷偷到場支持，而且底線是盡量不被捕。

有人認為，兩傘運動過後，一場「世代之爭」在所難免。下一代用衝擊或流動佔領等方式爭取的民主政制，上一代不敢苟同，兩代之間的隔閡愈來愈深，誰勝誰負，難以預料。

但歷史總是不斷輪迴，明明是要攻向高牆的雞蛋，總是在籃子裡因路線問題，或其他無聊瑣事而相互碰撞，太多太多的雞蛋出師未捷，已先在籃子裡撞碎。而從前以擲雞蛋奪得政權的高牆，從開始之初，就俯視著籃子裡的互相攻訐。

催淚彈前的如果

撰文／東葉

這天彷彿不用日期，只因「催淚彈」三字背後，已承載太多故事。究竟催淚彈在甚麼背景下放？還有多少人會記得清楚？也許腦海中只記得群眾拼命在煙霧中逃跑，但煙霧前後的記憶都朦朧起來。當時也許只有上帝手執劇本，沒有人能預測下一秒的催淚彈，而讓事情一觸即發的卻是一堆你可能遺忘了的「如果」，在灣仔、在金鐘一帶發酵醞釀，最終，煉成八十七枚催淚彈。





怕事、貪生怕死、畏首畏尾，以前香港人對政治是這樣的，
催淚彈令大家都「**升呢**」了，「連升兩呢」。



傑哥

佔領區糾察隊員



談歷史，很多人會說「如果……便不會……」。

「如果當時我沒有拿大聲公，如果我早點去衝擊，可能真的沒有『928』催淚彈這一幕。」誰會把自己看得這樣有份量？他會。「大家都叫我做傑哥。」

皮膚黝黑，雙目有神，傑哥前額上的皺紋深若刀疤。沖好一壺濃茶，放好了一包「純萬」，他粗獷的形象叫人一見難忘。佔領區內抱著大聲公四出奔走，他是誰，你懂的。

咳了幾聲，他用沙啞的聲線開始憶述當日的細節：九月二十七日凌晨，他以為回歸了平靜，才決定回家梳洗稍作休息。「如果我『927』沒有回家洗澡，我不會在『928』早上九時多才乘地鐵到金鐘；如果當時我沒有發現添美道示威區被封鎖，我便不會跟人群走到灣仔方向」，若不是這一連串的「如果」，他不會在被封鎖的示威區外，他可能也是添美道內與世隔絕的一群。

人流如水 聞聲突破防線

九月二十八日早上，演藝學院對開的天橋下，本來可以說是「無人無物」，多得警察全面封鎖添美道，包括中信大廈對開的龍匯道，人潮在警方處處封鎖下，



流到天橋。警察希望將添美道封鎖，有出無入，如「926」的公民廣場一樣，將示威者數目控制到最少、斷絕人力物力支援，然後乘機驅趕或拘捕。當時警方甚至充公了泛民企圖運入添美道的音響，以滅聲來孤立學生的意圖昭然若揭。如傑哥一樣，市民帶著物資來到現場，甚至自發坐在演藝道的馬路上，與警察的封鎖線對峙。人數隨時間而積累，中午，「雙學」開始呼籲市民去分域碼頭街近演藝學院對開，人流如水，源源不絕，水，漸成一個堰塞湖。

「當時一心想衝進去添美道示威區幫他們，我四處找來一個大聲公。」那正是登上時代雜誌《TIME》封面，在催淚煙中，擱在黎智英身旁的大聲公，也是天橋上唯一的大聲公：「當時有人衝出告士打道東行線，我便呼籲市民一起衝，就是用這個大聲公。」也難怪警方當日早上要充公音響，音響正是一呼百應、領導人流的工具。不少當日在告士打道東行線上，有份逆車流而上的市民，追溯當時不知從何而來的勇氣，既可能是來自同路人，也可能是來自同一把亮如洪鐘的聲音。潮水積存，無處疏導，堰塞湖，決堤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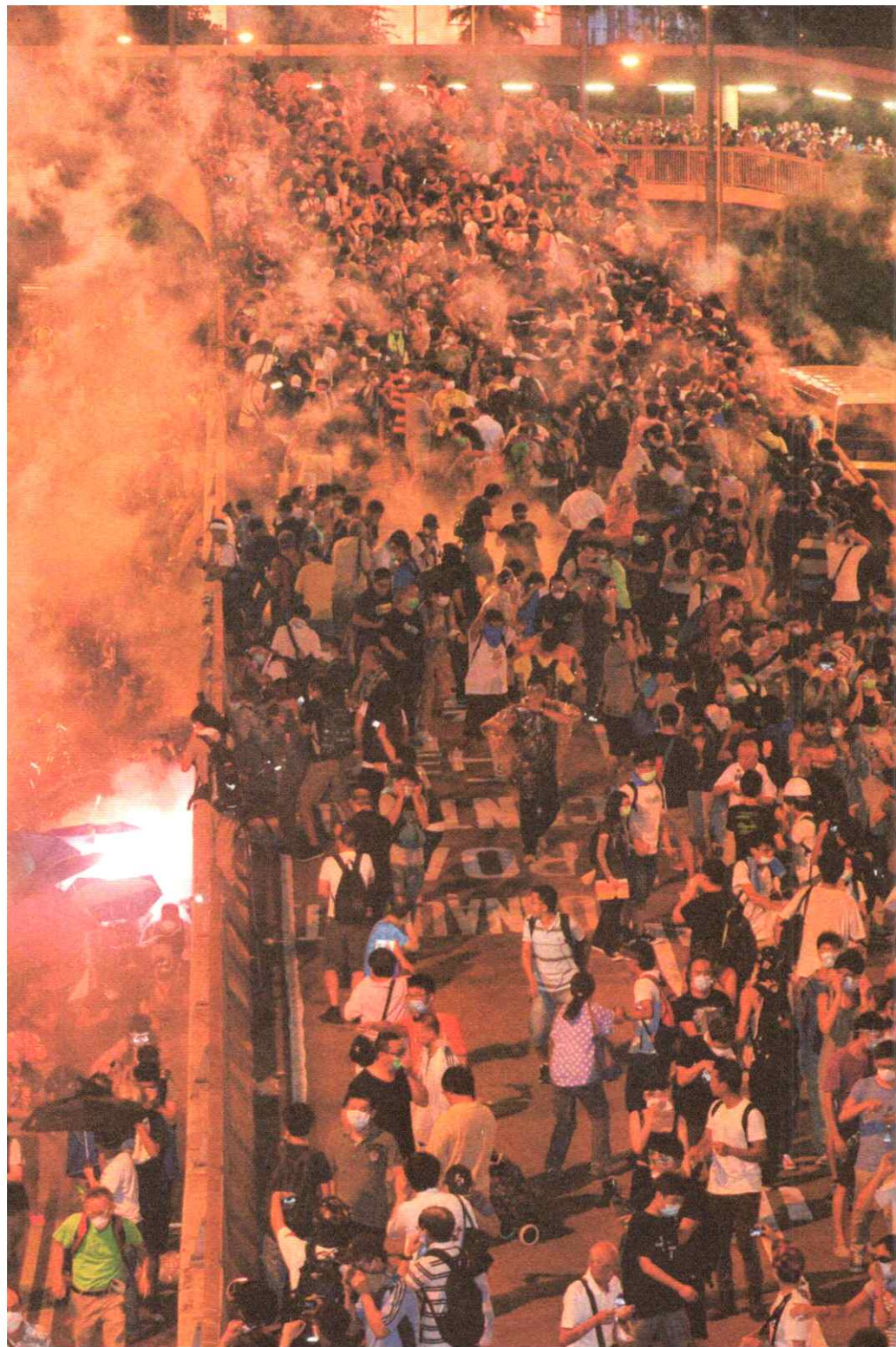
傑哥的一把聲音，伴隨人潮從灣仔告士打道，流向了金鐘夏慤道，「先霸佔了夏慤道的東行線，再霸佔西行線，後來連海富中心外都被人潮霸佔了。」堤已決，從灣仔告士打道方向而來的人潮，匯合了本來已在海



富中心蓄勢以待的人群，一瞬間佔據了整條夏愨道。警方添美道的據點被包圍，成為洪流中的孤島。傑哥霸氣地說。

縱使人潮仍被警方防線阻擋，進不了添美道，但在夏愨道上，大家高叫著「守護學生」，讓被困添美道的學生，隔江遙望，不再孤單。當時傑哥和在同路的人，卻選擇了一個稱不上理智的下一步：衝開警察在添美道的封鎖線。「我立即大叫，叫人衝進去，要衝進去的記得拿傘、口罩、眼罩。」在提醒群眾的同時，傑哥卻忘了自己。最後在毫無裝備之下，落得滿身胡椒噴霧。「習慣了，工運、社運我時有參與，反世貿示威時我已經見識過，不算得甚麼。」傑哥語帶輕鬆，但輕鬆背後，不少衝擊防線的示威者要由義務急救員協助清洗被胡椒噴霧刺激的雙眼，最後卻始終衝不開封鎖線，直至到警察高舉黑旗。九月二十八日下午五時五十八分，警方發放第一枚催淚彈。

「放了，真的放了，大家避開，我當時還邊叫邊後退，我當時還不怕，怕甚麼？只是腎上腺素上升吧！」他點了一口煙說：「當時我要用澎湃來形容，人人都好像愈戰愈勇。」之後，便是大家熟悉的故事。





不畏武力 只懼流言

催淚彈觸動了港人的神經，令更多原本在家中看著直播的市民本能地跑到現場，本來一枚也嫌多，卻發展至後來的八十七枚，比二零零五年世貿會議對付韓農時所施放的三十七枚更多。「失控了，警民都差點到臨界點，我看到市民不斷擲水樽時，我真的擔心了，我知道騷亂一觸即發。」下跪，用最卑微最直接的肢體語言請示威者冷靜，這是傑哥對應的方法。「不立即叫停，真的會開槍，大家失了理性，甚麼事都能做。」那一刻，市民甚麼都不怕，傑哥卻怕了。因為市民將武力升級，警方就有理由再提升武力。論武力，只有雨傘和保鮮紙的市民遠不及全副裝備的持械警員，這也許是下跪的原因。男兒膝下有黃金，對傑哥而言，市民大眾的生命安全，遠勝黃金。

「怕事、貪生怕死、畏首畏尾，以前香港人對政治是這樣的，催淚彈令大家都『升呢』了，『連升兩呢』。」他呼了呼煙圈，抬頭凝視著：「我到了中年，看到年輕一輩真的感到希望，我最出乎意料的是大家竟然不怕，催淚彈令更多人走出來。」在警方引爆催淚彈的地點，市民嚇得驚惶逃跑，煙霧散開以後，眾人又高舉雙手跑回原點。散的是煙，不散的，是人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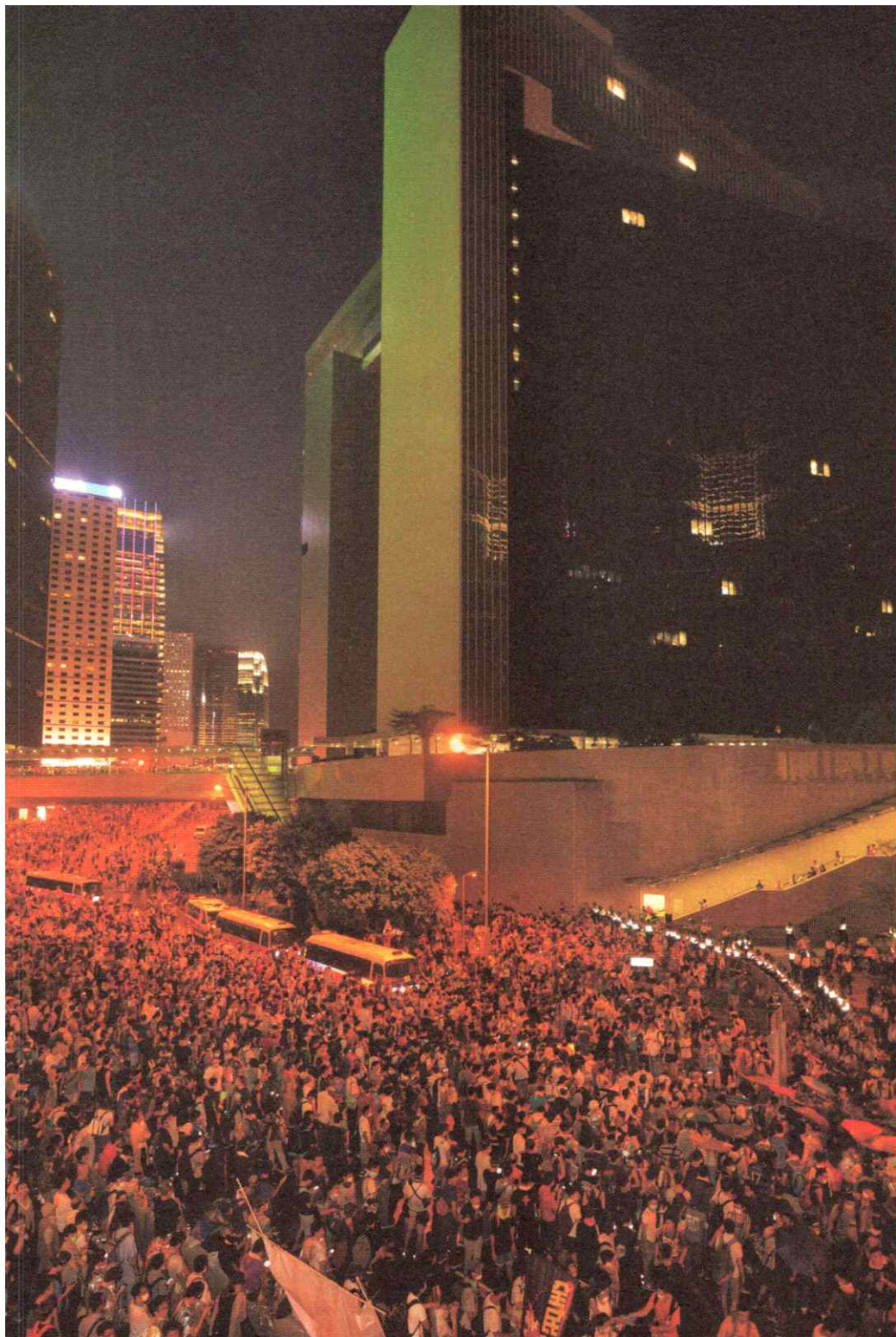
天不怕，地不怕，傑哥說沒有甚麼令他畏懼，只有流

言。人常道社會運動如訊息戰，「928」當天如箭在弦。「又說過開槍，又說解放軍來清場，又說會左右夾擊，這夜謠言滿天飛。」每聽到流言，傑哥就想到自己的責任。在被佔領的馬路上，他也被流言亂了陣腳，面對近乎失控的警民衝突，他更明白到穩定人心更為重要。

一年前，傑哥開始接受佔中糾察訓練，一年後，他要實踐，卻原來不易。「『928』當晚流言四起，不斷傳來黑社會來搞事的消息，我知道現場需要糾察。」一如以往，他又拿著大聲公，希望組成一隊糾察隊：「整天讓我最出乎意料的便是這一刻，一呼百應，即時有五、六十人自願組成糾察隊。」大聲公、萬寶路、糾察隊伴隨了傑哥往後的七十多天。

「一直我也跟著水流，我只想確保水要清，當天大家湧出來後，大家都在湖上，靜候漣漪。」傑哥突然滿有感慨：「很多人問：『現在爭取了甚麼？』我很樂觀的，我覺得距離民主近了，爭取民主從來不是一朝一夕的抗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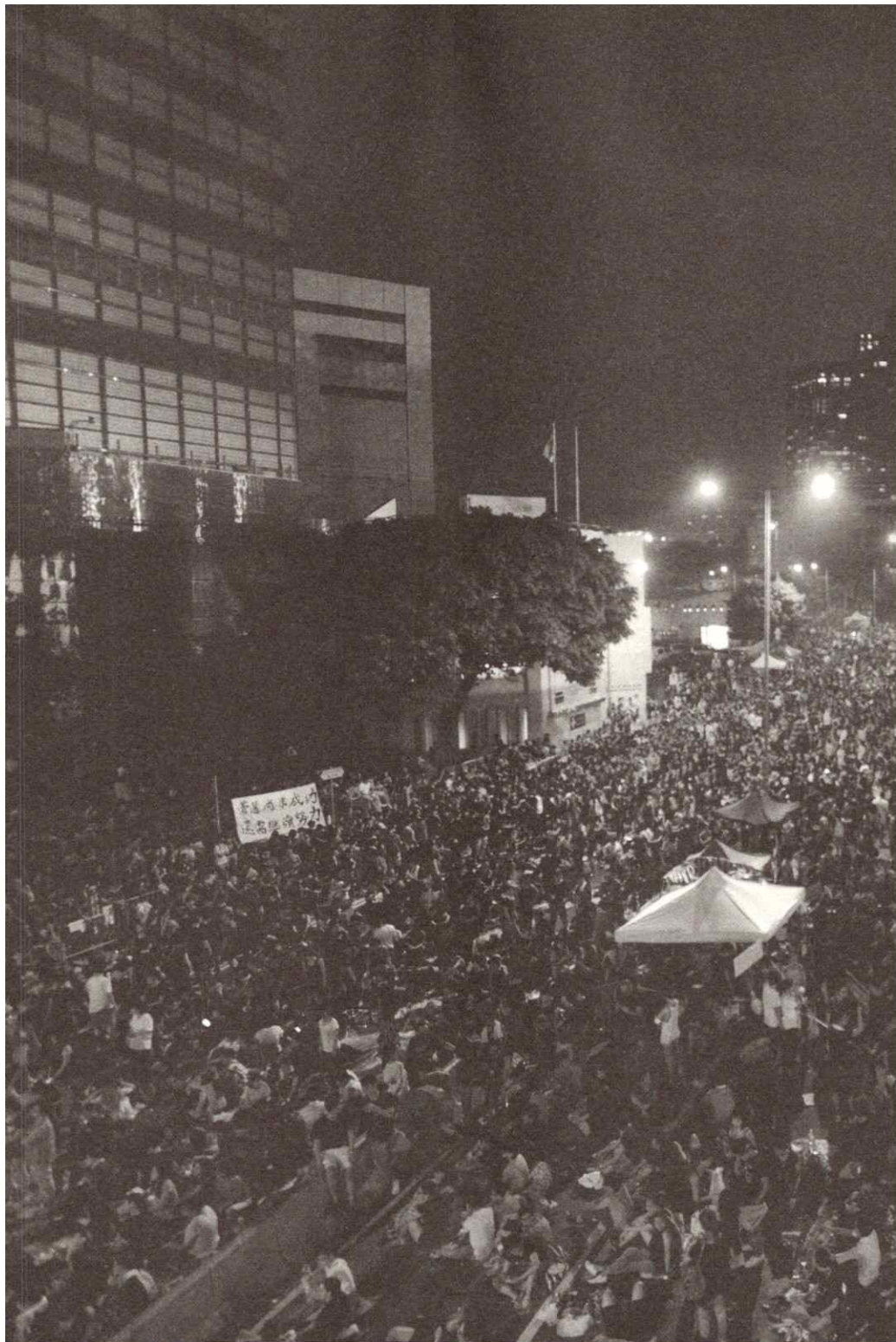
歷史正是一連串的偶然，當「928」和催淚彈劃上等號後，一切變得順理成章，然而放諸於顯微鏡，卻發現因與果中間，正是多了這些「如果」，逐小逐小地改寫歷史。煙霧中，掀動了長達七十九天的抗爭風暴。



他／她的眼淚

撰文／艾

「若不是你告訴我，我也不知道那麼多人談論這一幕。」九月二十九日凌晨，戴耀廷在鐵馬陣內看到黎明前的添美道外人山人海；在頭上綁上保鮮紙的青年，面對全副武裝的一眾警察，席地而睡。堂堂大男人，戴耀廷激動得跌在地上痛哭，陳日君樞機與另一位佔中女義工上前安慰，兩男一女的一幕成為新聞照片，在社交網站瘋傳，連帶把相中人的悲傷與激動也一併傳開去。他的眼淚，惹得四周淚花四濺。回看當時，相中人劉修妍卻不以為然。「你問我，這一幕未必最深刻，哭而已，我經常都會哭的！」





我未必有**能力**改變太多，但我已經一把年紀，人生走下坡是

正常事，既然如此，我更加不應該對未來**計較**太多，不應該只為

自己著想，要對下一代有**承擔**。



劉修妍
和平佔中秘書處義工



男人的眼淚，無論在愛情、親情或政情上，其效果都跟女人的眼淚不大相同。

這一幕之所以成為雨傘運動的經典，在社交網站瘋狂「洗版」，主要是因為戴耀廷這一哭，哭進許多人的心坎裏。堂堂一名男子漢，身為大學教授、甚至作為「佔領中環」的發起人，對這場運動有過再充分細緻的想像，卻始終難擋現場激烈悲壯的氣氛，被市民和學生的熾熱之心所感動。有人直言被相片感召而走出來，也有人被他感動而對「佔中」三子重拾好感，驗證了一張照片如何勝過千言萬語，或準確一點說，「一滴淚如何勝過千言萬語」。

爭取民主之心，也就透過這些眼淚傳播開去。

也許女人的眼淚比較廉價，故當時沒有被紀錄下來。「添美道盡頭佈滿防暴警察和泊滿警車，鐵馬陣後只見一排排黑壓壓的人頭，示威者一重又一重，整條夏慤道都是人！」當時在戴耀廷身邊的劉修妍怎樣也想像不了，在催淚彈施放的十小時後，即使曾傳出警察將開槍的瘋狂傳言，示威者始終沒有離開：他們無懼死亡恐嚇，不怕警察真的開槍，隨身裝備可能只有一塊摺起來又攤開再堆成一球的保鮮紙，他們竟就這樣留下來，打算死守至天亮。



醒覺

然而，黎明來臨之前，黑夜還沒有完。示威者一直在那裏與警察對峙，鬥得累了便就地躺下，沒有帳幕，沒有地氈，人如微塵，本就空無一物，握在手的，便只有對民主堅定不移的追求，「Benny（戴耀廷）說看到這麼多香港人就這樣躺著、站著，如此堅定頑強地爭取真普選，畫面很美麗。從這些堅強的臉上，我看見希望。」當時她連忙多謝戴耀廷為香港創造新局面，「那種改變不是生病後便會康復過來，而是徹底得連DNA（基因）也全變，香港不再一樣了。」劉修妍的淚珠悄悄滑落臉龐，畫下一道道清晰的淚痕。「我經常都這樣，嚇壞你了，不好意思。」說罷她從口袋掏出那繡上紅花的白色手帕擦眼淚。訪問期間，多少次淚痕還未擦乾，她又掉下第二顆淚。

眼前這個「喊包」今年剛滿五十歲，已長出一頭銀髮。她個子不高，聲音柔弱但堅定，眼角經常滲出淚水，滋潤著臉上的皺紋。頭一次見面，她束著及肩的馬尾辮，穿著白色恤衫與高腰牛仔褲，胸前掛著黃絲帶，提起社會不公便痛恨得咬牙切齒、眼淚直流，臉上散發的蓋世俠義之情，有幾分現代俠女的氣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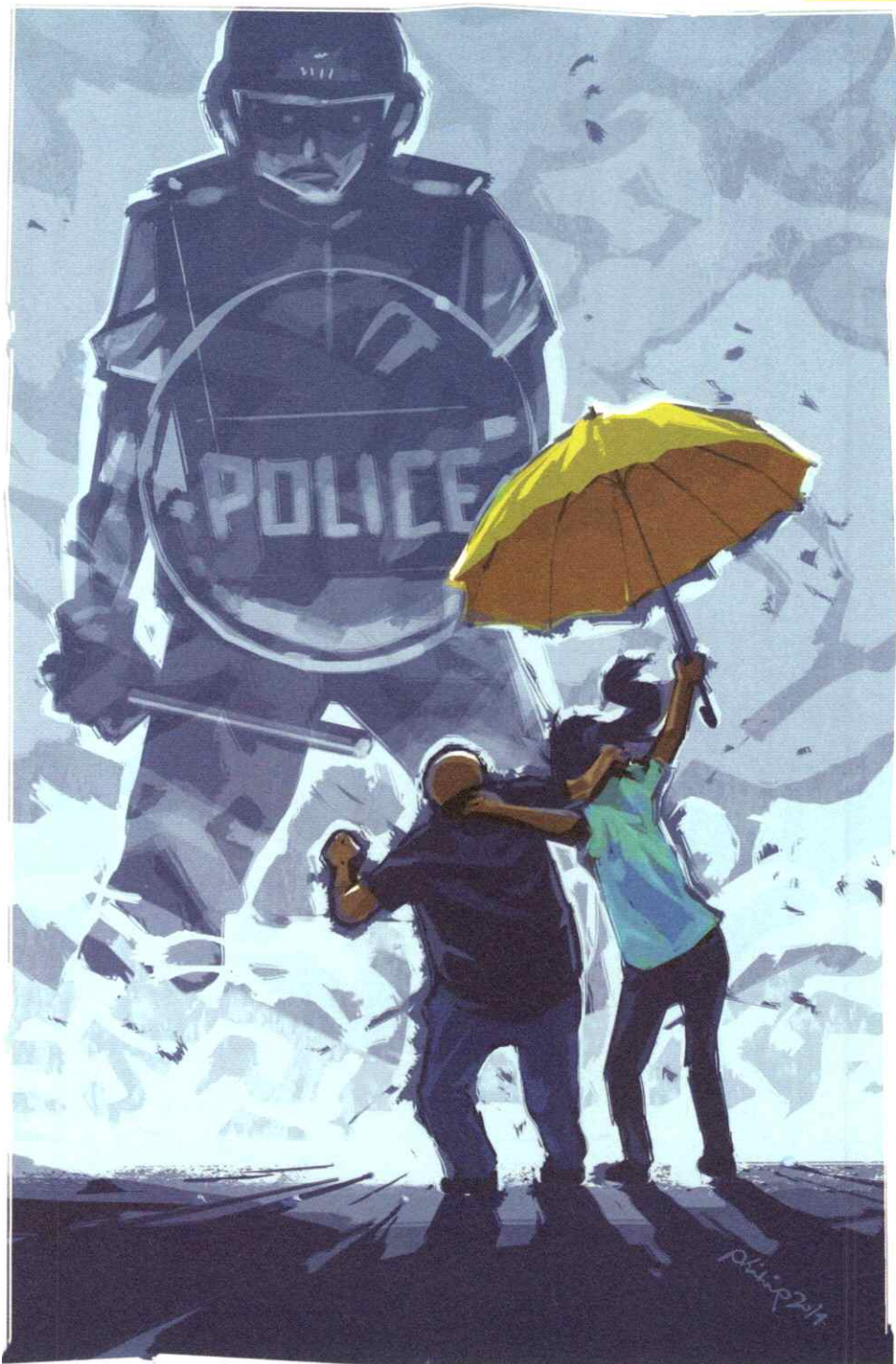
細問之下才知道她是一架「嘍冷」，遺傳了潮州人粗中帶細、剛中帶柔的性格，提及香港過去幾年的不公義之事，她難過悲痛，卻從不打算認命，「從何時開始香港淪落成這個樣子？顛倒是非黑白，發生那麼多

不公義、不合理的事，我實在不能夠接受。」然而俠女的眼淚流乾了，還是改變不了現實。「我未必有能力改變太多，但我已經一把年紀了，人生走下坡是正常事，既然如此，我更加不應該對未來計較太多，不應該只為自己著想，要對下一代有承擔。」

公民 比博士更重要

她前年離開工作了十七年的中學，卸下校長一職，帶著幾十萬元積蓄飛到倫敦，希望一圓十多年來的博士夢。在英國的一年，她始終放不下香港，每晚登入香港傳媒網站，搶先追讀當天日報的新聞。去年年初，商台名嘴李慧玲被解僱、中西區區議員許智峯在會議期間被警察抬離、《明報》前總編輯劉進圖被斬等連串事件，揭露了香港逐漸走向腐爛的殘酷事實，每次讀到這些新聞，她都急得如熱鍋上的螞蟻。

在倫敦的那個盛夏，太陽照常升起。只是，中央就一國兩制發表白皮書、「和平佔中」發起「G22 民間公投」、「雙學七一預演「佔中」，「佔中」如箭在弦。「我已經快要五十歲了，即使「佔中」影響前途，也不過十年、八年，但是外面的學生呢？他們還有三、四十年，根本還未起步，前面的路比我長得多。」很多人說，時代選中了岑敖暉、周永康、黃之鋒等學生，帶領香港人撐起雨傘，撐起整場運動。時代選中的，是



這群青春無敵、只有「十八廿二」的「細路」。作為超齡準博士生，修妍本應沒有被時代選中，可她還是選擇向大學申請休學，暫時擱置原本於九月展開新學年的博士課程，回到香港，履行她心中認定原本屬於她這一代、卻延後交託予新生代的責任。

回港後，她加入「和平佔中」當義工，一心打算完成公民抗命的所有程序，遂早就作好被捕的準備。照片拍下的當刻，她正在添美道徘徊，狠下心腸刪去電話所有重要的資料，準備被捕。然而她當晚沒有按劇本被警方帶走，後來為撐三子，改為隨大隊於十二月初往中區警署自首。她淡然交代自首過程，話說得很輕，彷彿那是平常不過的事，「一開始決定『佔中』，便做好了被捕的心理準備。我相信香港的監獄很文明，如果真的要坐牢，我的樣子也算斯文，被人打的機會應該不大。」

若然留有案底，她便不能再在教育界立足，暫時擱置的博士課程亦未必能繼續唸下去，一個等了十年的博士夢，隨時就此幻滅，屆時可說是欲哭無淚。「我都進入『水尾』階段了，如果真的被捕，大不了轉行從事社區教育罷了。」她單身、無兒無女，九十歲的媽媽與八位胞兄姊妹也開明，一概支持她的決定。俠女謎起眼睛說，最感激家人默默支持她，「很多學生跟我說，因為運動而與家人鬧翻，我知道家人的支持可

不是必然的，對此我很感恩。」這次她再沒有哭，臉上盡是溫暖的笑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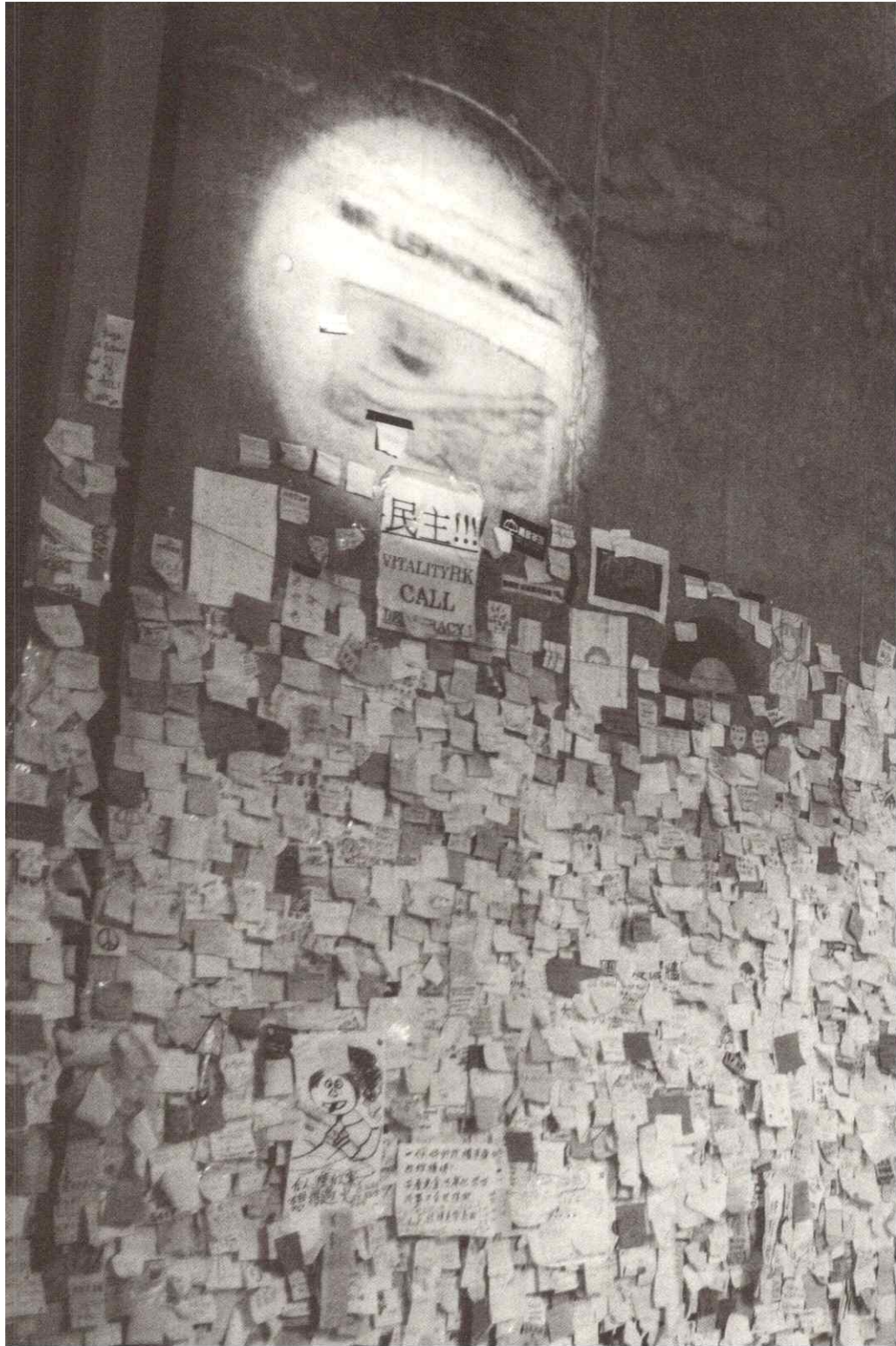
Lennon Wall

是怎樣貼成的？

撰文／梁雪怡

Lennon Wall 在一二零一四年十月一日之前，僅是政府總部（政總）面向夏慤道的一道灰灰黑黑的石牆。十二月十一日，發起人之一的黃天朗已通宵把香港 Lennon Wall 的 Memo 紙全部撕下來，把貼在高牆上七十多天的七彩雞蛋畫收在十個紅白藍袋裡，黃天朗等人離開前，用新的 Memo 紙在高牆上砌出「We Are Dreamers」，翌日清場，不再有夢。







以前的字條大多是表達自己，現在多數是**鼓勵性說話**，

例如最底層的 Memo 紙，是當初讓大家思考的主題——『點解我哋

要企出嚟』，所以大多寫上『我要真普選』、『G89 下台』；九月

二十八日警方施放催淚彈後，有人寫『警察可恥』，詰問警察為何要

這樣對待示威者；後來這場運動被命名為『雨傘運動』，便出現

很多畫上雨傘的**Memo 紙**；差不多同期，有人掛起『連儂牆

香港』橫額，《Imagine》這首歌及歌詞便興起，在右側的天橋更出

現一幅大布條，寫上其經典歌詞——You may say I'm a dreamer,

but I'm not the only one...運動膠著的時候，字條大多是『香港、

學生加油』，都是些鼓勵性說話，叫大家**堅持**下去。



黃天朗

香港連儂牆發起人之一



Lennon Wall 原名「阿仔」

黃天朗，二十一歲，Lennon Wall（連儂牆香港）六個發起人之一，香港城市大學社會科學系三年級生。老一輩眼中的九十年後，打扮新潮，頭戴一頂擋太陽功能極低的鴨舌帽，胸前掛著一副 Ray-Ban 眼鏡，穿著黑色 Adidas 九分褲，長得白淨俊俏。特首梁振英曾指，佔領運動之源起，是因為香港的青年工作及向上流動出現問題，然則這個出身中產的小伙子，何以要「瞓街」佔領，餐風宿露，更將扔向政總高牆的雞蛋，化為色彩斑斕的彩蛋？

黃天朗從沒有出席過七一遊行，事前也沒有考慮過「佔中」，卻不忿學生因衝入公民廣場而被捕，於是在九月二十八日與其餘五個 Lennon Wall 發起人跑到夏慤道，「硬食」了數枚催淚彈。九月二十八日後，大批佔領人士湧到金鐘以天為蓋地為廬，氣氛異常平靜和歡樂，黃天朗深感雨傘運動初期的氣氛猶如嘉年華，似乎忘了當初為甚麼要走出來，而且六人也找不到自己在運動中的角色，於是他們決定在街上派發 Memo 紙，著大家寫下「我哋點解企出嚟」，提醒大家勿忘初衷，最後收集了二十多張，並在十月一號國慶大喜之日將紙條貼在現時的 Lennon Wall 上，他們還留下了數疊 Memo 紙和水筆讓民眾自發參與。第二晚，紙條已貼滿石牆。



布拉格的 Lennon Wall 原也是一面普通的石牆。一九八零年 John Lennon 於紐約被槍殺後，他的樣子被人畫在這幅牆上，旁邊還有政治性的塗鴉藝術如 [Give Peace A Chance] 的歌詞，其時，捷克還未脫離共產統治，秘密警察不斷將牆上的畫和字塗去，但總是很快便有人畫上新的作品。當問題未解決的時候，「We Will Come Back」是必然出現的句子。

當時，西方的流行音樂被禁，但搖滾樂卻是捷克人反對專制政權的精神補給品，一九八八年大批捷克青年在這道牆上寫上對捷克共產政權不滿的字句，成為捷克群眾洩憤的源頭，及後演化成學生與警察之間的大規模衝突，亦為一年後的天鵝絨革命，鋪好了必然發生之路。

想像浪漫，現實卻是：香港的幾位年輕人當時並非以布拉格的 Lennon Wall 為藍本，對 John Lennon 也一無所知，他們叫這道貼滿五顏六色 Memo 紙的石牆為「阿仔」，每晚輪流到金鐘守住它，三天後有熱心人士掛上「連儂牆香港」的橫額，「阿仔」自此有了名字。

從凋零落索的數十條字條，幻化成千色簇擁的連儂牆，當中變化，只有親父黃天朗能如數家珍：以前的字條大多是表達自己，現在多數是鼓勵性說話，例如最底層的 Memo 紙，是當初讓大家思考的主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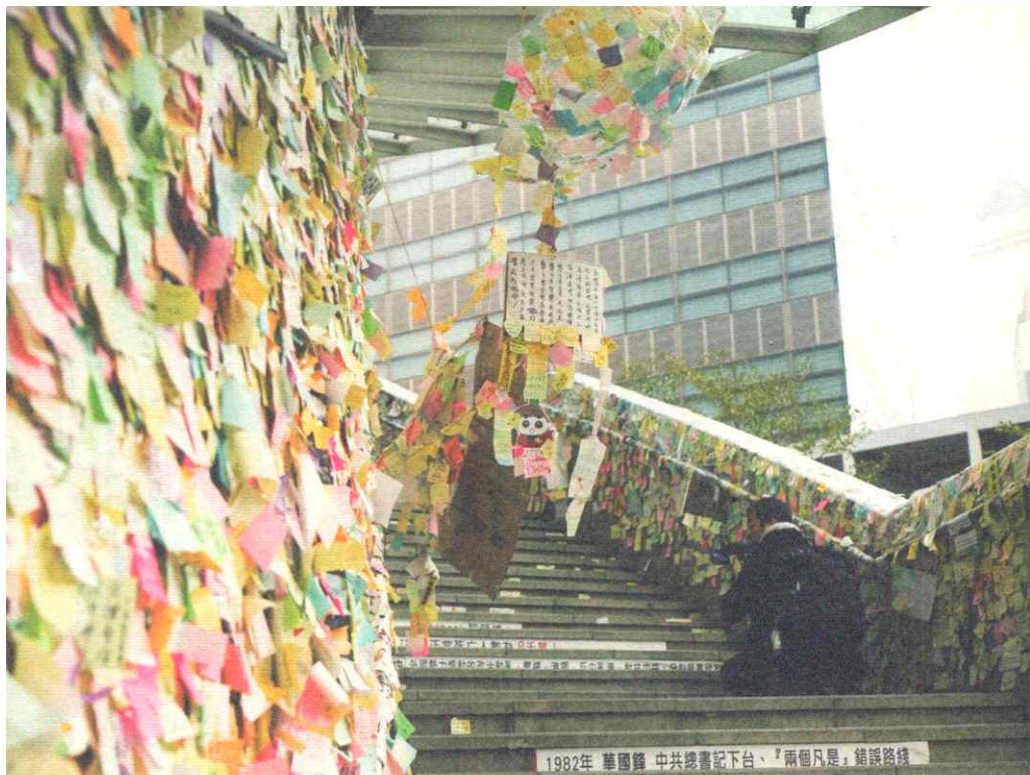


『我哋點解企出嚟？』，所以大多寫上『我要真普選』、『GG9 下台』；九月二十八日警方施放催淚彈後，有人寫『警察可恥』，詰問警察為何要這樣對待示威者；後來這場運動被命名為『雨傘運動』，便出現很多畫上雨傘的 Memo 紙；差不多同期，有人掛起『連儂牆香港』橫額，《Imagine》這首歌及歌詞便興起，在右側的天橋更出現一幅大布條，寫上其經典歌詞——You may say I'm a dreamer, but I'm not the only one；運動膠著的時候，字條大多是『香港、學生加油』，都是些鼓勵性說話，叫大家堅持下去。』

我哋點解企出嚟？

六人廿歲出頭，何以想到要用 Memo 紙？原來在雨傘運動初期，他們六個來自社會科學和社工系的大專生正在拍攝一套關於城市公義的紀錄片，當時他們以大量 Memo 紙提醒自己剪接的東西，正當雨傘用來擋胡椒噴霧、刀具是用來吃榴蓮的時候，Memo 紙也應該找到它們新的意義，六名年輕人運用手上的東西：Memo 紙和水筆，孕育出六人的「阿仔」。

這套剛完成的紀錄片是關於香港和台灣的永續發展，他們經常到新界東北實景考察，與當地人交流，讓他們看到城市的另一面。黃天朗說：「這套紀錄片令我更關心社會，亦是令我在佔領現場留守個多月的主要



原因。很多人說我們影響民生，但在雨傘運動出現之前，香港已有一群人受政府的政策影響，甚至失去家園，但他們已經無力再去發聲和改變社會……『我哋點解企出嚟？』，是因為很多事已壓到埋身，只是有些人蒙著雙眼看世界」。

發起人的權利

雨傘運動以來，不少民間藝術驟然湧現，大家都在思考一個問題：清場後，如何處理藝術品？黃天朗一直擔心警方到金鐘火速清場，Lennon Wall 會隨之而消失，所以他打算先用相機將 Memo 紙拍照保存，再將「他們」撕下來，然後按照相片上的次序，貼在包書膠上，再將貼滿 Memo 紙的包書膠重新貼上 Lennon Wall。當警方清場時，他們便可以立即把包書膠連 Memo 紙撕下來，保留原貌。怎知計劃未開始，已有一群藝術家收到消息，跑來問：「究竟你們在做甚麼？你們是不是想破壞這道牆？」

黃天朗等人跟藝術家們，在深夜時分爭論了三小時以上，原因是雙方對存檔 (Archive) 的定義大相逕庭，「他們的看法是每一刻都是藝術，無論是派紙、書寫、貼上牆也是藝術，總之落雨『溶晒』是藝術；清場也是藝術，他們覺得撕下來是干預、破壞藝術的行為，他們說道牆很 Pure，我們的做法是將墨水滴落去，

令他們好傷心。他們說 Archive 不是這樣做的，其實我連 Archive 是甚麼都不知道。當晚有很多鏡頭對著我們，想起也害怕，但作為活動發起人，一定要清晰地解釋我們的計劃，盡量控制自身的情緒。」

雙方爭持不下，猶如「講數」，故最管用的方法，就是「撻朵」。藝術家們問：「你們有何權利碰 Lennon Wall？」黃天朗於是表明發起人的身分，藝術家立即來個一百八十度轉軀：「你何不早說？那麼是我們多管閒事了，先走了。」

最後黃天朗邀請一眾藝術家幫忙用其原定計劃「Archive」Lennon Wall，但直到現在也感到莫名其妙，因為他一直想保持低調，他認為即使是發起人，也沒有權利主宰這道民主牆，所以沒有選擇在爭論之初表明身分。訪問期間，有人正在撕走小部分 Memo 紙，貌似是有心人幫忙整理 Lennon Wall。黃天朗邊跟我有的沒的聊著，眼睛卻不停盯在前方的「阿仔」，細聲說：「很尷尬，看到有人想在 Lennon Wall 上做些甚麼，又不好意思問，我們不希望經常強調誰是發起人，说到底，Lennon Wall 是屬於大家的。」

金鐘清場前，黃天朗等人通宵將紙條撕下來，看著光禿禿的灰牆，他感到困惑，到底自己是在保育，還是破壞了 Lennon Wall？「我知道大家很想保留連儂

牆，我很想跟大家說對不起，因為我已經親手將所有 Memo 紙撕下來了，那一刻，我哭了。」雖然最後他們留下來的「We Are Dreamers」也被迅速清除，但歷史會記得，政總面向夏慤道的一道灰灰黑黑的石牆，曾經有逾兩萬名夢想家在這裡用心堆砌一個七彩夢飛牆。John Lennon 說：「Everything will be okay in the end. If it's not okay then it's not the end」，儘管 Lennon Wall 已變回那道冷冰冰的石牆，金鐘再次熙來攘往，車水馬龍，It's not the en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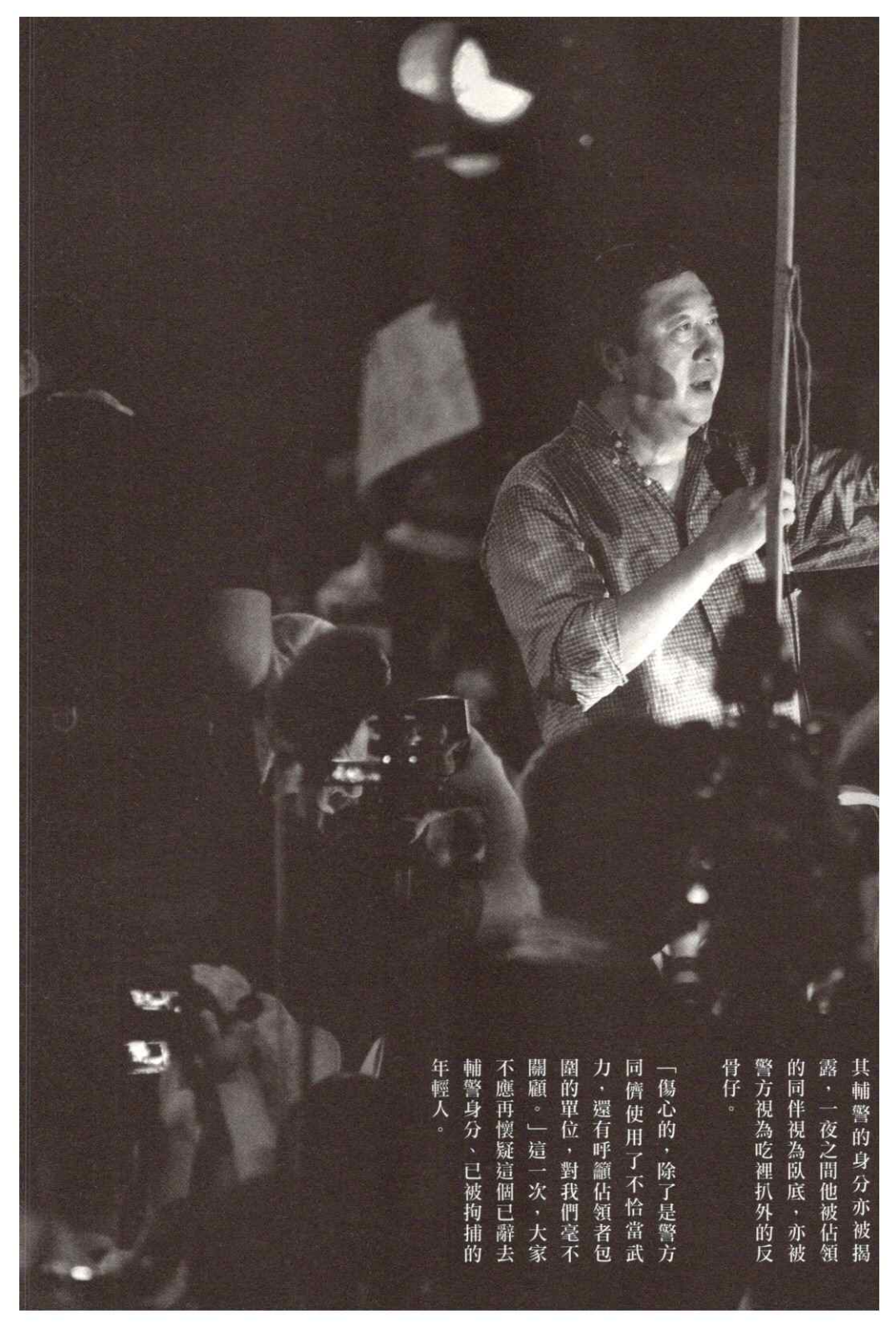
本文作者把黃天朗的 Memo 紙貼到布拉格的 Lennon Wall 上。

兩面不是人

撰文／艾密莉

十月一日，佔領運動氣勢如虹，但政府仍未有任何具體回應，學聯首次發動包圍特首辦，要求包括特首梁振英辭職在內的四項訴求，否則考慮將行動升級，包括衝入政府總部。晚上，約五百名民眾包圍特首辦，曾披上藍色制服的輔警楊逸朗（Joe）是其中一人。

經過一日一夜的劍拔弩張，中大及港大校長親臨現場呼籲示威者冷靜，警民雙方最終沒釀成衝突。但其後，民眾陸續減少，警方又多次以不同手段瞞騙示威者開路。餐風露宿的 Joe 堅持到第四天，決定離開特首辦佔領區。他沒



其輔警的身分亦被揭露，一夜之間他被佔領的同伴視為臥底，亦被警方視為吃裡扒外的反骨仔。

「傷心的，除了是警方同儕使用了不恰當武力，還有呼籲佔領者包圍的單位，對我們毫不關顧。」這一次，大家不應再懷疑這個已辭去輔警身分、已被拘捕的年輕人。



是**警方**主動來跟我們談判，然後卻又**瞞騙**我們。是他們主動破壞警民關係。



Joe / 前輔警



戴著「賊仔帽」，臉上的疤痕仍隱約可見，「是在龍和道衝突時被警察打成這樣的。」Joe在咖啡店苦笑著。

有說「好仔唔當差」，Joe是虔誠基督教徒，談吐彬彬有禮，每晚堅持回家和母親晚飯，這名「好仔」，自小立志成為警察：「我小時候的志願是當警察，與基督教追求正義的理念相契合。父母也覺得警察算是正當職業，沒加反對。」入讀樹仁大學歷史系後，發現「輔警大學生計劃」，順理成章參加。

在輔警的制度下，一年最少接受二百零八小時訓練。隸屬新界的Joe平均一個月只須返一更。主要工作除了日常巡邏，便是大時大節的人群管制（Crowd Management），後者是較能汲取經驗的工作，但每年七一遊行，「我自己都會上街。我身為輔警，但同時亦是公民。我不可能因為我的兼職而放棄公民責任與權利。」

堅持公民身分的Joe，年初已關注「佔中運動」，更參與「佔中商討日」（D-Day）作了解。及至九月，作為大學生的Joe，亦響應學聯罷課，在學生衝入公民廣場後徹夜留守。「當時已經覺得，警方用了不恰當的武力，包括派防暴警察驅散學生，用盾撞、又將學生拉倒在地上。」



及至九月二十八日，警方施放催淚彈，曾經接受催淚彈訓練的 Joe，卻比普通市民更震驚，「在學堂訓練時，我們須走進一間滿佈催淚煙的密室，『跑圈』和除掉面罩等問題。其實我們都很恐懼，因為真的有一種窒息的感覺。而且口、耳、鼻都會感到灼熱。」身體的刺烈讓 Joe 猶有餘悸，記憶猶新，「初時接觸一定會害怕，但正規警察忘記了這種滋味與感覺。警方高層會覺得催淚彈屬於很低武力。但他們沒有將心比心，沒想到到市民初次接觸，會很害怕。而且警察是在訓練時使用催淚彈；但在『928』使用時則是與市民處於對立面，市民不會知道傷害性會有多大。」Joe 更提到，在警方的守則中，施放催淚彈的正確方法是向天投擲或沿地下滾出去。對於立法會議員葉劉淑儀「不扔向人群難道扔去球場」的反問，熟悉警例的 Joe 回應：「如果預測了風向，是不必扔向人堆的……而且，若使用不當，催淚彈在近距離爆開時也有一定危險，在人堆中爆開沒造成意外，是好運，不是理所當然。」

十月一日晚上，群眾開始聚集在特首辦外。直至凌晨時分，學民思潮及學聯號召包圍特首辦，一直留守在金鐘佔領區的 Joe 當時亦馬上跟隨。當時聚集的「黃絲帶」人士，數量遠多於藍色制服下的人。Joe 形容，第一晚，特首辦外坐滿佔領者，那一刻大家都相信的特首辦外等梁振英上班，足以令梁振英回應佔領者的訴求。

但到了第二天，便逐漸出現警民紛爭。「警察想我們開一條路讓他們交更，長毛跟警察交涉，成功開路。本來都相安無事，但卻開了先例，以至之後不能不開路。所以之後又開路給警方的車送飯。很多示威者都認為，既然九月二十六日警方不批准公民廣場內的示威者上廁所，那我們又為甚麼要開路給他們？」雖然示威者希望報復，但 Joe 仍然認同開路，「我覺得不用做得那樣『絕』，既然你們認為警方禁止上廁所的做法不人道，為甚麼又要強迫警察接受同樣的待遇？我自己也有經驗，『陀』著那麼多沉重的配件，同時需要站如此長久，真的很累，也會令腰背造成傷患。」

釋出善意 屢次受騙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Joe 懂得這道理，但警方不。Joe 憶述，一名女督察，沒有採用以擴音器呼籲示威者開路的方式，反而私下游說 Joe，以有警員受傷為理由，勸說他們讓救護車駛入。但其後，女督察口中的救護車，竟然變成警車，Joe 知道，被騙了。

執法者炮製的騙案接踵而來。同一天的下午，警方繼續以「換更」為名，要求示威者讓路。但 Joe 和其他示威者很快留意到，數名站崗的警員離去後，竟有不成比例的大量警員步入，而且還額外附送令示威者擔驚受怕的軍火裝備。「我們很快看到，警察推著大量

鐵罐，上面貼著『BULLET』（子彈），那刻我才知道，我們第二次受騙了。」Joe因而流下這場運動中的第一滴眼淚。「是警方主動來跟我們談判，然後卻又瞞騙我們。是他們主動破壞警民關係。」

除了被對面陣營哄騙，接下來的，還有被己方陣營出賣。佔領的日子愈久，加上政府宣佈安排對話，特首辦門外的示威者漸見疏落。高喊「勿忘初衷」、「包圍特首辦」的學聯及學民思潮，卻最先拋棄特首辦外的示威者離去，更連物資補給也沒有。「我感覺好像被遺棄的孤兒一樣。」Joe幾近「斷水斷糧」，連續多天坐在特首辦外空曠的柏油路，亦無法找到遮風擋雨之處。「我們幾乎是每天日曬雨淋。一次，剛好下大雨，我們向一名學民思潮的成員說，想跟他們討論未來路向，但原來他們主事人都在室內睡覺，而我們卻要在這裡淋雨。」事隔數月，Joe說起來，仍難掩失落。

不想爛尾 卻遭離棄

特首辦外，許多示威者無聲無息離去，「他們走了，有想過留下來的人會怎樣嗎？與其不知道這裡何時會被清場，或人群靜靜地走光，不如我們自己撤離吧。」綜觀整場運動，提倡「撤離」好像是一個大家的共同禁忌，甚至批評為「左膠」，但Joe直言：「既

然現在形勢不利，大家又不敢說撤離，那我便擔當這個『醜人』，提供一個選項給大家吧。我呼籲留守者投票決定去留，但大家卻覺得這是『左膠』行為，諷刺的是，我們爭取的真普選，不就是要為大家爭取民主投票嗎？」Joe說的時候，失望多於怨懟，最後，他和當中的二十多人一起討論，決定撤離。「既然號召的人開了頭，但卻爛尾，只好由我們來收尾吧。」

撤離，可以拍拍屁股、一塵不染，但篤信基督教的Joe仍然相信「以德報怨」的美德。曾經破裂的警民關係，他希望再作補縫，「基督教常言，被人打了左臉，也要給右臉讓別人打。其實這個觀念並非傻，因為這樣才更突顯他人的暴力，加重他們的罪行。如果是警方破壞了警民關係，再由市民主動修補的話，會令大眾市民看到示威者的質素，那我們便贏得很漂亮。同時警方亦會自我譴責，因為即使他們施行許多暴行，但我們仍然釋出善意。」Joe遂向警方伸出友誼之手，被傳媒拍下來，在網絡廣泛流傳，更被鍵盤戰士揭破輔警身分，被抹黑為協助警方勸退佔領人士的「無間道」。良好的本意，換來最惡劣的後果。Joe既惹來佔領同志的猜忌，更令警隊同儕視之為「反骨仔」，本來希望討好兩面，卻令自己兩面不是人。「當時馬上辭去輔警工作，上司不僅沒挽留，更著我趕快處理，說到底，都是怕我成為包袱，讓他背鍋吧。」一場運動，令Joe放棄了兒時夢想。「看過正



規警察有時會偷懶，少做少錯，本想過畢業後考「幫辦」，改變警察內部的不良風氣。但由這場運動的第一天起，警察已不是我熟悉的警察！」稚氣的臉，說得堅定。

對警隊絕望，但對運動仍有信心的他，在十一月三十日，學聯號召再次包圍政府總部，Joe在電視直播中看到行動，覺得可能出現轉機，於是馬上前來聲援。這一次，他已經辭去輔警身分，卻被昔日的同僚打得更狠。再次走進警署，卻已成為被捕人士，身分逆轉了，昔日同僚看到倒戈之輩，自然大加嘲諷：「你不是自以為熟悉警隊條例嗎？不是自詡受過警方訓練嗎？怎麼會被拘捕？都不知道你當年如何 Passing Out (畢業) 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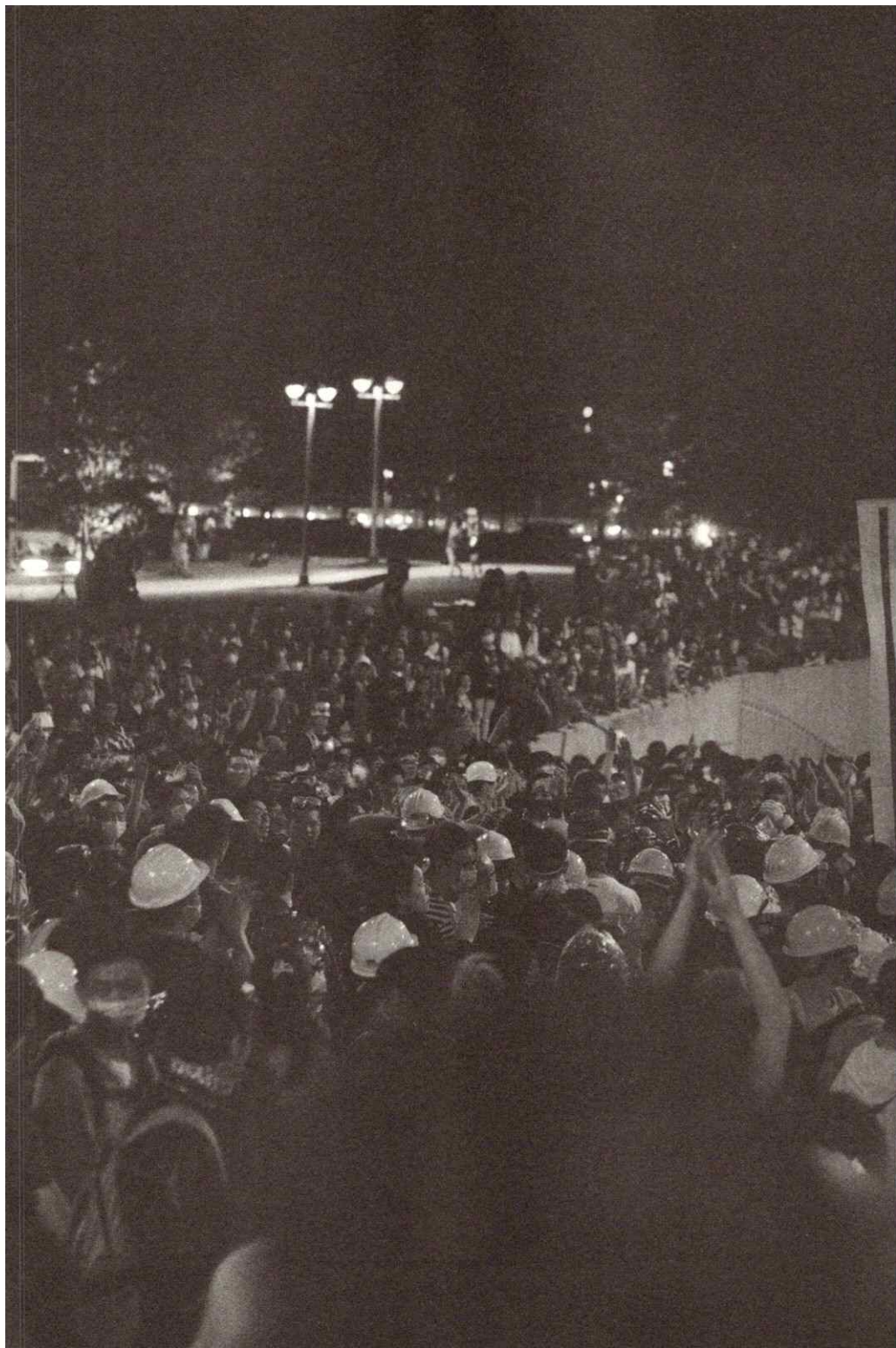
身心俱疲，滿面傷痕，卻到這個落泊之時，才終於洗掉「鬼」之名，還回清白。

不只是學生

撰文／謝蕾

「928」前後，網上和金鐘現場蜚短流長，有傳警方將發射橡膠子彈、又有傳學聯呼籲佔領者撤退……十月二日，學生發動包圍特首辦，有傳警方將橡膠子彈運送入特首辦備用，人心惶惶，氣氛更加緊張。港大新聞系學生設立以「核實消息」為名的 Facebook 專頁，拒絕所有「有傳」，在報道事件時，甚至呼籲不要向公眾散發混淆訊息。

他們用學生獨有的原始質樸，探討學院理論與實踐的可能，言論自由與持平真確的取捨。與雨傘下所有學生一樣，他們既是學生，也不只





VIA · **Verification** 是指消息的核實 · **Independence**
是指沒有與其他利益團體連結 · **Accountability** 是指消息
的可信性。這也是我們堅持要有資訊來源的原因。



Lydia / LIVE: Verified updates — 已證實消息發放專頁發起人之一

九月底，罷課週，烈日當空。

一個個色彩繽紛的帳棚臨時搭建在添馬公園的草坪，各大專院校各學系的學生會旗幟飄揚，當中以新聞傳理系的學生尤其活躍，卻獨欠港大新聞系。相比中大新聞及傳播學院過半世紀的歷史與紮實的理論傳授，以及浸大傳理系仔細專門的分科與實用技能的培訓，港大新聞系這個成立僅十六年的學系低調得近乎隱形，含蓄得近乎沉默，每屆只錄取三十個學生，連學系學生會也沒有，在組織動員的能力上有著先天缺憾。

十月初，佔領開始，有關裝甲車入城、警察開槍的謠言滿天飛，整個城市騷熱迫人。

一個以黑底黃絲帶為頭像，以「LIVE: Verified updates」已證實消息發放專頁」為名的 Facebook 專頁運作得如火如荼，設立短短數天已獲得十萬個讚好，每篇上載的報道皆中英對照，短小精幹，覆蓋何時、何地、何人、如何、為何，僅有事實描寫，沒有任何意識形態的表述，資料來源均為各大傳媒與在場人士。專頁簡介中只寫著，他們是港大新聞系的學生。

十月二日傳出警方將橡膠子彈運送入特首辦，以應對學生包圍特首辦，更加有報章引述「消息人士」證實曾經運送一批橡膠子彈及催淚彈進入特首辦。專頁寫



著：「特首辦現場出現警方部隊，攜同一批裝備補給進駐添華道。（重要告示：由於關於一切武器的報道非常容易引起公眾不安，故此如未經官方或專家確認，本頁不希望向公眾散發混淆訊息。）在充斥著豪情壯語、潑婦罵街和二次創作的 Hit Rate 世界，質樸實在的片言隻語更顯珍貴。專頁發起人 Gloria 和 Lydia，還有管理員 KY 和 Isaac，藉著這個專頁，重新審視時代下的新聞價值。」

再三核實 避免立場

自罷課週，相知而不相熟的四人於不同角落，以不同程度與形式參與運動。他們意識到群眾在面對危機時，對事實的判斷力陷入低谷，例如在 [928] 當天，流言蜚語如何在親友及師生間廣傳。穿著新聞系衛衣的 Gloria 坦言，她當時只是察覺需要有一個負責核實消息的全職記者，並沒有想過自己最終會擔此重任。[928] 當日，她在 Facebook 發表近況 (Status)，提議應由職業記者負責消息核實的工作，擁有相同理念的同學 Lydia，隨即私訊聯絡 Gloria，並向後者提議設立專頁，並由港大新聞系學生一手包辦，KY 和 Isaac 隨即加入。Lydia 說得平淡而純粹：「只想對大家說真話，沒有執著於學生這個身分或與學校的聯繫。」專頁沒有掛上港大的招牌，但穿梭於鍵盤與道路，都是港大新聞系的學生。

學院得知專頁的存在與用意，決定二十四小時開放新聞系休息室作新聞中心，裡頭電視長開，供資料接收發佈、休息及擺放物資，猶如報館和電視台的編採室。前線成員 KY 負責跑現場，接收及核實資訊，人脈甚廣的他解釋運作：「第一，在 Google Form 輸入個人資料，包括電話號碼作核實之用，並形容事、時與地，可附上相片。有些緊急的資訊，如警察行動，我們會直接打電話或 WhatsApp 核實真偽。第二，我們會安排前線同學確認，最高峰時期有四十個同屬港大新聞系的學生在現場採訪。」被稱為統領，寡言務實的 Isaac 在佔領開始後的一星期寄居於新聞中心「坐堂」，負責分工和管理工作，「有人負責地面位置分佈、內部通訊、確保前線同學安全、做 Google Form、核實資訊來源、翻譯、現場的即時通訊，撰稿再經核心成員確認再發佈等等。」

「我姐夫係督察……」、「我朋友做 AO……」等短信於九月底轟炸四方，有傳海關曾禁止輸入眼罩和口罩、政府呼籲職員早退並封鎖大廈商場、演藝對外警員持槍、橡膠子彈只射手腳不射身……這些謠言主要圍繞警方以不同程度的武力應對運動的策略。然而，這群港大學生憑著同系特派記者耳聞目睹的實況，以及向任職政府的有關人士查證等途徑，將傳聞一一推翻。



Gloria形容專頁是個Niche，正好補足了主流與網絡媒體的不足，「現場的人不可能看到電視直播，他們都靠電話接收資訊，我們就可以透過Facebook這個渠道，讓人接收到簡單而沒有偏見的資訊。」專頁的影響力之廣，出乎眾人意料之外，「證明大家對真確的消息都有需求，我們的資訊才得以廣泛傳播。」

不論是「暴亂」、「革命」還是「運動」，定名往往都是一門附有顏色的學問，能夠讓各媒體以選擇性報道左右讀者的立場頓時表露無遺。Gloria指出：「這個專頁不能和TVB或NOW等比較。針對網絡媒體而言，如熱血時報、獨媒，他們很明顯在報道或言語上支持「佔中」、減掉「藍絲」、「愛港力」的聲音。

而我們則比較像港台即時新聞式報道，簡短描述事實。」整合各大媒體的消息，刻意把偏頗、具立場的報道篩濾，只做事實報道，Lydia堅持，「盡量避免令人覺得我們有立場，儘管這是無可避免的。」


在失效的行政、毫無實權的立法、備受衝擊的司法三權以外，雨傘運動亦見證了傳媒作為第四權，對於制衡擁有話語權的人的影響力。他們四人，有人才剛進入大學最多姿多彩的時節，也有人快要踏入社會，於我城最喧囂的時代，共同把新聞第一節

課所學的實踐。「VIA·Verification是指消息的核實·Independence是指沒有與其他利益團體連結，Accountability是指消息的可信性。這也是我們堅持要有資訊來源的原因。」

記者的身分

新聞系教授不時到休息室問候同學，成為這群年輕人的強心針，Issac說得眉飛色舞：「學院從來沒有正式發出屬於港大新聞系的記者證，我們這次卻得到有學院蓋章的記者證，還在立法會得到兩個記者位。」要知道，當讀者群以萬計的網絡媒體都未能申請立法會記者證的時候，以學院之名成功申請的這兩張記者證分量是何等舉足輕重。記者的身分，是他們堅持原則所贏來的榮譽。

記者被捕，工程人員被打，有志者在縫隙吶喊後遭噤聲，香港傳媒經歷了最黑暗的好多好多天。他們四人曾在不同媒體實習，亦都意識到建制中的局限，也深明做記者的潛在危險。KK提出一個他們都要面對的問題，「到底畢業隨便進入主流媒體，抑或自己發掘其他做新聞的可能？」這一役，沒有令他們卻步，專頁的一個個數字：讚好、瀏覽量、分享流傳量都令他們看見新聞價值的存在。對未來，他們始終抱以平常心，Gloria和Lydia親身感受到做新聞的力量與脈動，



勿忘初衷
切忌亂衝
和平抗爭
提防內鬨

明白說話用字必須三思。「佔中」依然興奮，「好玩，那星期過得很滿足，讓我相信我當初想做記者這個決定是正確的。未來我亦會願意為香港的事直播新聞。」十一月底，佔領持續，秋高氣爽。

佔領運動的變化減少，對即時報道的需求也隨之退減。四人重返校園，專頁的運作也隨運動的節奏緩慢下來，只覆蓋重大報道，如重大衝突、學聯上京受阻等。

雨傘由學生打開、撐起，繼而高舉。以學生之名，卻突破了角色上的局限，一次又一次做出超越學生能力可及的事，他們四人如是，雨傘下的學生亦如是，他們全都是一夜長大的孩子，本應是「拍拖、住Hall、上莊、兼職、讀書」（合稱「大學五件事」）的年齡，從前被老師、家人牽著手，蹣跚學步的小孩子，原來，一鬆手，方發現他們早已頂天立地，而且健步如飛。

有淚男兒

撰文／瑋

眼淚，本不該在敵人面前流下，特別是作為堂堂大男人，且身處勇武的旺角。十月三日，反佔領陣營暴力襲擊學生，旺角留守者G流下男兒淚，成為翌日國際媒體CNN的頭版相片。有人說，G的眼淚感動了全球。

謝謝您

讓世界看見

香港人有您

愛



香

港

we



HK



那段時間，情緒拉得**繃緊**。當時不明白，為何香港會變成這樣。何以這群人，為了收這些錢，幹得了這種事。而身旁的肌肉猛男，竟然可以為了這個運動，連一句髒話也**不還口**。



Gala Tse (古)

保護學生的旺角猛男

回想當日情節，彷彿電影橋段：幾名旺角男人堅守最前線，面對比己方多出數倍的敵人來襲，為了保護學生，誓不後退。最後，主角看到身旁的黑幫老大，忍辱負重，打不還手、罵不還口，遂流下男兒淚。而這一幕，恰巧被國際媒體捕捉下來，相片感動全球。

「那段時間，情緒拉得繃緊。當時不明白，為何香港會變成這樣。何以這群人，為了收這些錢，幹得了這種事。而身旁的肌肉猛男，竟然可以為了這個運動，連一句髒話也不還口。」之後，G沒有再流過眼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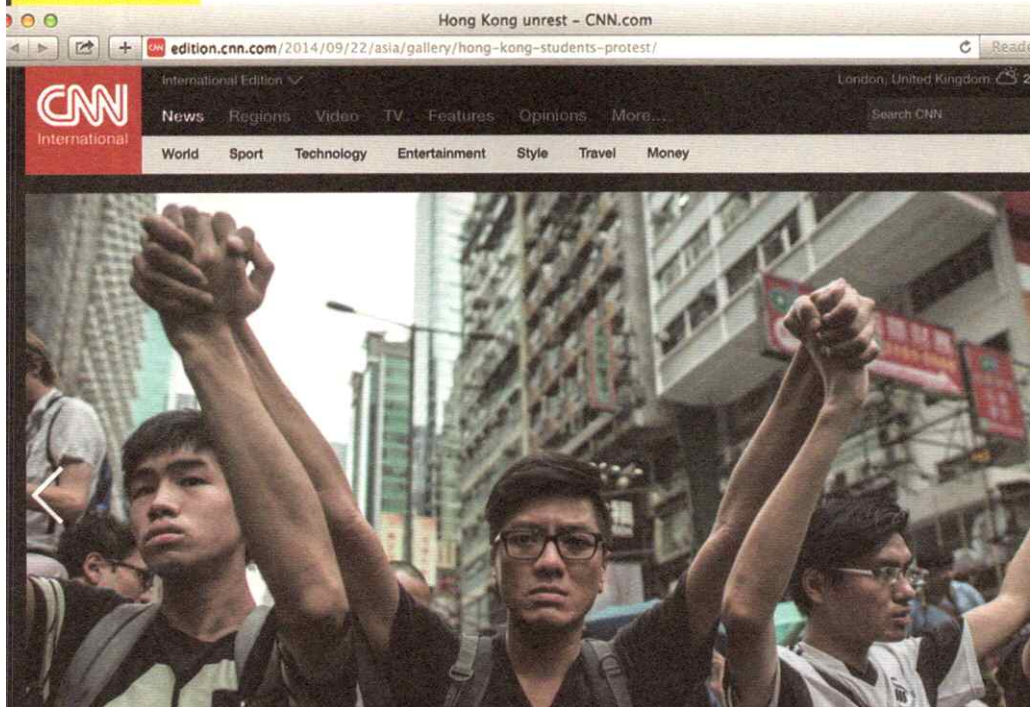
「第二日看到照片，其實很矛盾。我不想出名。但另一方面又會想，可能會有運動的文宣，所以接受了《蘋果日報》的訪問。」當然，這是絕佳的公關材料。一如所料，訪問見報，正評佔絕大多數。網上甚至開始流傳一句說話——「守過旺角先叫真男人」。

男人的使命

37歲的G，早就過了躁動之齡。

他未婚，不用供樓，但要照顧家中早已退休的兩老，站出來抗爭，最初並沒有想太多後果。初期走到前線，只有口罩、眼罩隨身，後期才在背囊加上軟墊及頭盔，作抵擋警棍之用。G因工作需要，近半年來，

截圖：CNN 網上新聞



每星期要往返內地一次。訪問面世後，由於有樣有名，及後好幾次往返大陸，G都會避忌，例如過關前必先「換返套西裝」、「蠟返個頭」，希望不被認出。

作為一個負責任的男人，須兼顧家庭與工作，又何必走得那麼前呢？原因，同樣是那兩個字——男人。

「做男人，就要保護學生。」G老實不客氣地表示，如果當日上演「佔領中環」的劇本，他不會親身上陣。

「由九月罷課開始，學生已做了很多。衝入公民廣場的是學生，被圍困、被拘捕的也是學生。作為成年人，我覺得有責任走出來，守護下一代。」

全力抗爭

學生時代的G，沒怎麼接觸政治社運。父親早年在大陸設廠被無故賴帳，虧了幾百萬而破產。近年的工作經歷，也讓G耳聞目睹不少內地的黑暗面，讓G對內地那一套潛規則非常反感。過去十年，G斷斷續續地參與七一遊行，但目睹議會內外的抗爭，也未能為社會帶來多大改變，令他漸對政治失望。直至二零一二年政府推行國民教育，G才驚覺自己長大的地方，就要被染紅了，於是落力參與反國教運動。

反國教運動由學生帶領，一改以往由政黨牽頭、死氣沉沉的抗爭模式，令他重拾對社運的熱情，覺得可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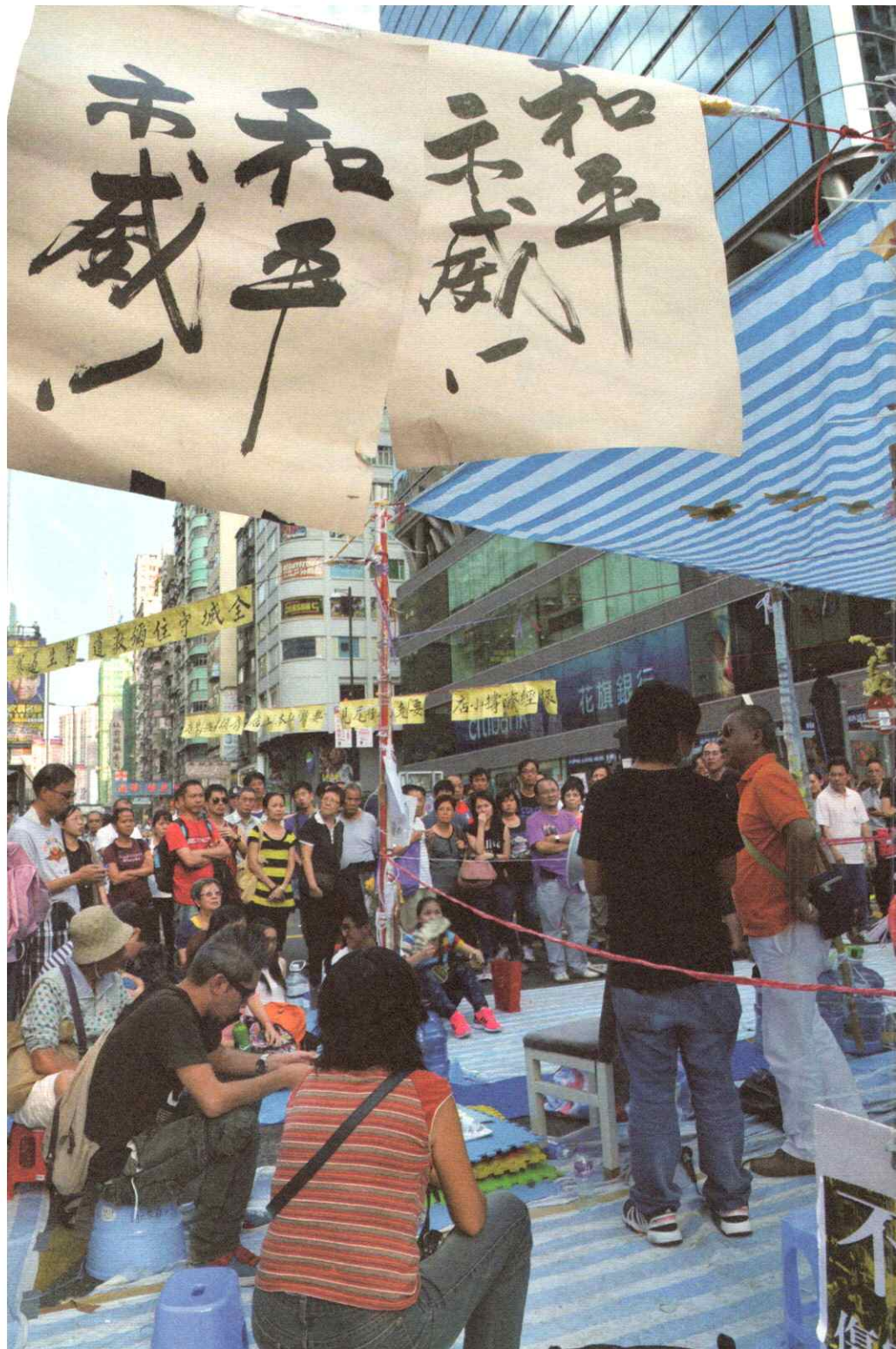
將希望寄託在下一代。「保護學生」四個字，也成為G勇武行頭的最大動力。動機如此純潔，G身在前線，被「藍絲」罵「佔領有錢收」，當然比髒話更難入耳。佔領不單沒錢收，更影響了他的事業。自言是公司「Top Salesman」的G，於佔領第一個星期全力參與，無暇理會工作。

G有一群戰友，主要來自Facebook一個「政治花生」群組。這群人由二零一二年反國教運動開始，每有遊行、社運，都會熱烈討論怎樣參與。這次革命，當然不會例外。「928」後，G幫忙成立了一個Telegram短訊群組，成員除了核心戰友外，還加入各個光譜的社運人士。這個短訊群組儼如一個小型情報中心，各成員就是情報人員，負責點算佔領區物資及核實消息。

自此，G的情報工作幾乎做不停。「之後連續幾日沒有上班。有個企劃要在十月一日出街，都來不及了。」當時流傳，國慶日是政府清場的死線。直至安全過渡至十月二日，各佔領區總算完好無事，G於是安心下來，決定十月三日恢復工作，一早北上見客。當日下午六時過關返港，正慢慢追看短訊群組消息之際，在火車上看到新聞片段，便知道「一大護」。電視螢幕正播出大批「愛字頭」及「藍絲帶」人士襲擊學生的畫面。來不及更衣，G穿著一身西裝便趕到旺角。



和平示威 和平示威



旺角大混戰

當時網上出現金鐘大台呼籲旺角撤離的消息。G的群組，原本也傾向撤退。「物資可以不要，大不了從頭募捐。學生的安全最重要。」G匆匆趕到旺角時，警方已拉起了封鎖線，令他完全不能進入核心地帶，只能在「反包圍」。

G走到朗豪坊的工區之外，身旁站著一位疑似江湖大佬，手下圍簇在旁。G聽到該大佬豪言：「哪裡要人，我們就去！」。據G觀察，當時旺角有很多義憤填膺的市民及各路人馬，不齒學生被下三流手段騷擾，遂到場聲援或反包圍。

打鬧到半夜，全城失眠。那個晚上，很多香港人守在電視旁空著急。同時，旺角街頭仍在上映香港最拿手的動作片。「藍絲」挑釁、「黃絲」起哄；佔領者幫忙捉人、警察卻疑似暗角放人；然後，被捉的人無限復活，又再打過。身處旺角戰場，G與戰友，就如沒有指揮的步兵，只能到處遊走。「看到群組說哪裡要人、在現場聽到哪裡起哄，就趕去增援。」

雖然當晚處處都有記者，但很多衝突場面，還是沒有被攝入鏡頭。由於不忿警方未有妥善執法，當晚很多佔領人士包圍警察、警車，甚至差館。G記得，約凌晨

四時，現場傳聞有市民被打穿頭，懷疑涉事的便衣警察走上警車躲避，近百名市民包圍警車要求解釋。

警車不能駛走，群眾繼續圍堵，形成僵局。一個不知名人士突然向群眾扔水樽，然後逃去，群眾指罵追截之際，另一人又向人群扔另一個水樽，然後向另一個方向逃去。佔領人士被擾亂，無暇理會警車，同一時間，警車起動，成功突圍。G坦言：「若果說只是巧合，我不會相信。」

終於，臨近日出，G回家小睡片刻。翌日清早，G又趕到旺角佔領區。然後，就出現「遇上之不大佬流下男兒淚」的一幕。

最強武器

G回想衝突最激烈的那幾天，守在前線的時候，環顧左右，許多都是女生。現場找到最強的武器，不是眼淚、不是口罩、不是雨衣，而是「和平非暴力」。G笑說：「其實，我不算特別激動。最激動那些，通常被我推到後排。」原因，就是要善用這件最強武器，爭取民意。

G看穿反佔領人士的套路：當時，網上流傳「藍絲帶行動」的獎金，旺角、銅鑼灣集會二百元；金鐘集會



三百元；拆物資站五百元；成功造成混亂一千大元。可見反佔領人士就是要起哄，製造媒體畫面。

G 深明要擊退「藍絲」不可強攻，而要智取，所以每次走近前線，G 都會將情緒激動的「黃絲」勸退到後排，減少衝突機會。有次，一位在旁圍觀的人被「藍絲」摑了一個耳光，正吐出髒話，將要還擊之際，G 匆匆趕到，分隔兩人，然後叫戰友來圍住「藍絲」。如是者，靠人多、靠圍圈，竟然成功擊退反佔領陣營一波又一波的衝擊。

世界沒有兩樣？

打過、捱過、守過、衝過，自言是大半個勇武派的 G，於佔領後期，他看了一部以日本六十年代激進學運作背景的电影《革命青春》。主角（學運領袖）推動勇武抗爭，以為可以改變世界，最後以失敗告終，讓他開始反思「勇武」的價值。

訪問至此，又再回看照片中的 G，彷彿與眼前的他，並沒有兩樣。只不過，當時他還穿短袖衣服；見面時，佔領已經完結，天開始微涼。勇武過、流淚過，世界彷彿也沒有兩樣。

「不管如何，作為男人，下次學生號召，我一定會再



站出來。「G如是說。」

你我非不怕

撰文／東葉

「一起舉傘，一起的撐……」自十月四日開始，這些文字隨旋律傳進耳窩，有人鼻酸酸，有人心戚戚，曲中故事要從「928」的催淚彈說起。他有點害羞，笑起來帶點稚氣，露出了一排整齊的牙齒，他是《撐起雨傘》的曲詞唱作人羅曉彬（PAN）。二十五歲，生於八九亂世，現在又迎來另一個大時代的來臨。

他寫的曲，和林夕一起填的詞，加上眾多歌手合唱，讓這歌注定成為運動的主題曲，就在寒雨洗金鐘、警棍掃旺角，佔領者人心惶惶之時，「一起儘管不安卻不孤單對嗎？」激奮人

疲倦的
帶著著
期



YCAVIII



我心裡在想，究竟我做錯了甚麼？我們
做錯了甚麼？
要用如此手段對待，還是**嚴懲**我們？



PAN
〈撐起雨傘〉唱作人



「你手裡沒有魔笛，只有一支破舊的大旗」，在「928」中午，PAN 哼著耳筒傳來的《玫瑰色的你》，正是台灣歌手張懸的作品。他當時在想，這歌真應景，儘管大家手無寸鐵，甚麼也做不了，但一樣可以走出來，為運動出一分力。

他不想再留在家中看直播，所以約了朋友到金鐘。還來不及與朋友會面，迎面而來的，卻是令人窒息的催淚煙。「我心裡在想，究竟我做錯了甚麼？我們做錯了甚麼？要用如此手段對待，還是嚴懲我們？」他一邊奔跑，一邊喃喃自語，話語中流露了當初對警察執法的信任，此刻警方形象破產，令他絕望。

「轉瞬間好像發生了很多事，接下來的記憶只剩下了『模糊』兩個字。」他娓娓道來：「接下來好像已是凌晨，坐在床邊，拿著結他，是一個無眠的晚上。」跟無數港人一樣，PAN 對「928」心有餘悸，於是用旋律加以文字紀錄。「我立即想到明天要向公司請假，盡量用最短時間完成這首歌。」為嬰孩玩具創作音效的 PAN 決定暫時放下工作，花了一個無眠的凌晨，邊彈邊唱邊譜下旋律。翌日，趕上清晨第一班往錄音室的小巴，握著木結他的手，不禁愈握愈緊。

守護香港 拒絕沉淪



憑歌寄意 盼撫慰人心

「『站在人海，你我非不怕』，本來是曲中第一句，正是在『928』當天站在茫茫人海，一臉茫然的感覺。」他憶述：「後來，由林夕改為『靜坐人海，你我非不怕』。因為時移世易，行動每天都在變化，本來我們在『928』站了一整天，有誰會料到數天後，帳篷漸漸出現，佔領行動啟動，我們決定讓這歌跟著時勢唱下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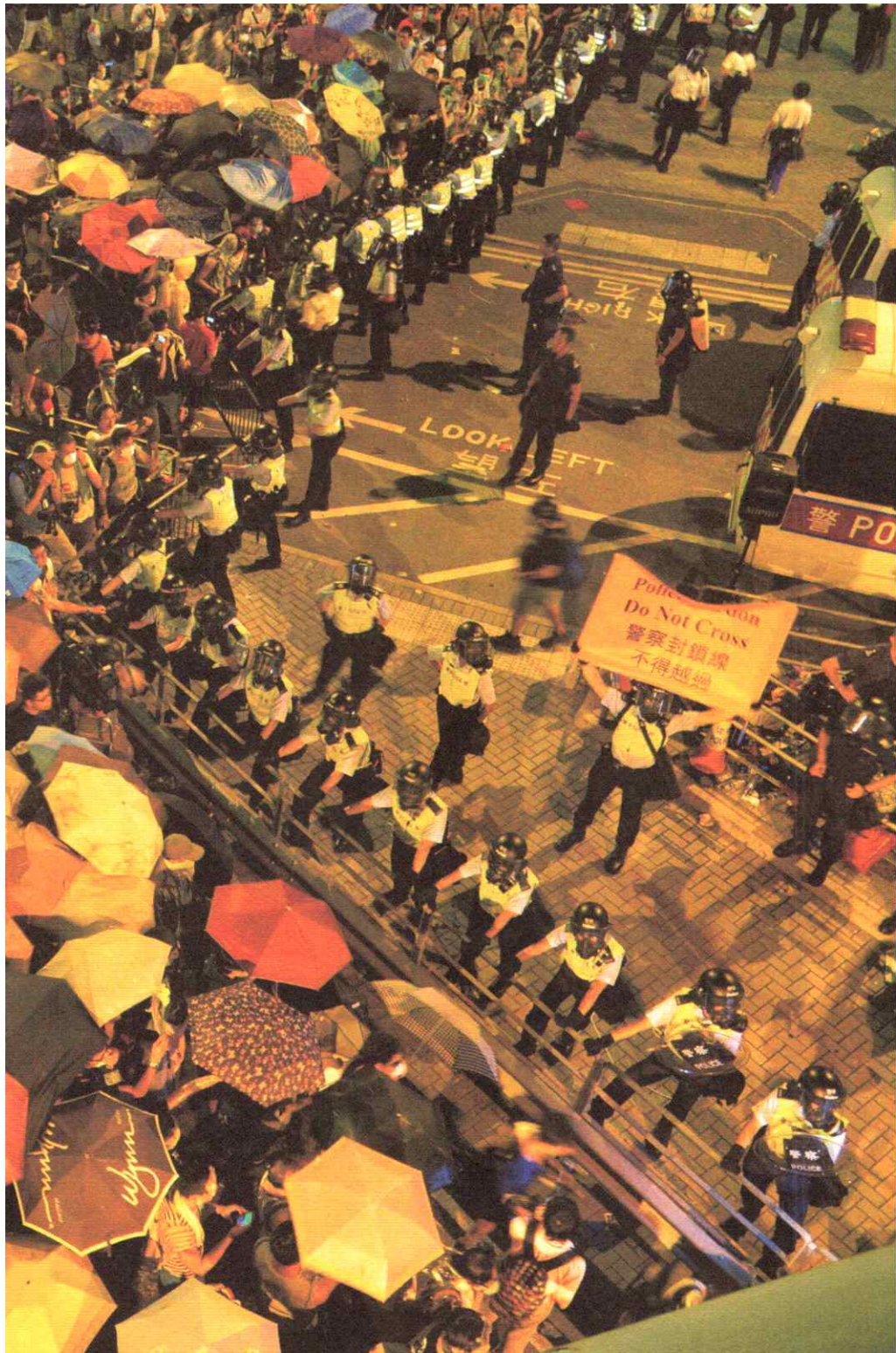
「你我非不怕」，他再柔柔地哼起曲中第二句，唱出了不少港人心聲，他很喜歡這一句。「我想說的是，參與的人並不是想像中那麼堅強，我們只不過是最普通的普通人，我相信很多人，正因為一個『怕』字，沒有走出來。」怕警方濫權、怕被拘捕、怕催淚彈、怕伸縮警棍、怕前途盡毀……一個「怕」字可能使許多港人卻步，然而，PAN卻認為大家雖然害怕，仍然挺身而出，他只望曲中柔和的旋律，能夠安撫他們躁動不安的心靈。

「其實我是憑歌寄意，呼籲一下，就是想大家站出來。」他忽然語帶肯定，音量大了一點，「本來我筆下寫的副歌是『一起出發』，並非現在的『一起舉傘』，後來佔領行動轉化，黃色和雨傘成為主調，我們改為一起舉傘，意義沒大不同吧，只望大家聽得

更有共鳴。」在十月四日晚上，PAN和一眾歌手在金鐘晚會上，首次公開演唱作品《撐起雨傘》，成為繼港人為「八九六四」創作的《為自由》後，另一首開宗明義為政治運動而創作的歌曲。「完全是無心插柳，走出來一心打算聲援學生，創作這歌只是邀請大家走出來，誤打誤撞，卻令我史無前例地鼓起勇氣，把Demo發給現在具名氣的歌手，這真是我從來不曾做過的。」

PAN自懂事以來便熱愛音樂，常以音樂說情感，「可惜樂壇是商品製造機，是這個以金錢掛帥的社會的副產品。」PAN在二零零八年的一個音樂比賽獲獎，開始半隻腳踏入樂壇，為歌手作曲作詞，雖不算是多產，但作品仍獲唱片公司賞識，然而曲目依舊，詞卻一字不留，「我寫盡了工作、理想、現實，卻被換上暗戀、相愛、失戀，《撐起雨傘》是唯一一首最忠於自己的公開作品，不知是可喜還是可悲。」

要趕在十月四日前錄製，很多人都形容是不可能的任務，PAN承認自己真的低估了香港人的魄力。「站在錄音室，我們還在左思右想，『勇氣驅不散』這一句好不好，還是用另一個版本。花了一個凌晨，錄好了，轉眼大家已經站在金鐘的大台上，第一次，看到這麼多人，真的是第一次，現在還清楚記得。」







旋律響起，市民晃動著猶如燭光的手機電筒，漫天星火，動人心璇。有人聞曲淚下，有人憑歌寄意，要讓星火燎原。「一起儘管不安卻不孤單對嗎？」這段日子，港人受傷了，頭破血流的痛，也痛不過心中淌血的傷痛，PAN希望作品能為港人帶點安撫和療傷的作用，「任暴雨下，志向未倒下，雨傘是一朵朵的花，不枯也不散」。

香港變了樣 人心不歸向

「小心被梁振英找上門啊。」PAN媽媽在佔領區廣場一週後，在一段宣傳片中赫然發現自己的兒子，怕PAN被「藍絲帶」認出，或會被標籤成反動歌曲的「幕後黑手」，媽媽雖然擔心，但後來還是加了一句：「仔，你很犀利。」正如曲中提到「你我非不怕」，PAN坦言就連夜深歸家，看到警察也要垂下頭走，「不是我作奸犯科，是因為香港還是那個有法可依的社會嗎？警察還是我們信賴的執法者嗎？」

香港從此不一樣，人心亦然，使國民身分認同又再一次惹起關注。有參與過歌曲製作和運動的歌手，如黃耀明和何韻詩，首當其衝被內地封殺。一直對內地沒太大好感的PAN，被問到有沒有擔心會步他們後塵，他一笑置之。「回想上次回內地，好像是三、四年前去了一趟深圳書城，一直都不喜歡回內地，更沒有想



過到內地發展，還是做香港人較好。」

清場以後，PAN 如常營營役役，早出晚歸，天氣漸冷，徒添唏噓。他有時把自己關在房內，播起《撐起雨傘》，鼻頭一酸，「忍不住也會滴下淚來，心裡想，甚麼時候可以再來一次，浩浩蕩蕩地再佔領多一次，向政權說不，現在一切還未完，不會這樣容易就完結。」

PAN 又再拿起木結他，揮動指尖，再度追夢，他這次要寫「辭職吧，離開吧，這個世界太多荒謬，別要輸給他。」新作叫作「辭職俱樂部」，很容易教人聯想，「我還是樂觀的人，可能一天他也學老董腳痛？」他苦笑了一下。

鳩人鳩語

撰文／艾

如果由林夕參與填詞、何韻詩、黃耀明、葉德嫻、謝安琪等歌星主唱的《撐起雨傘》是雨傘運動的官方主題曲，那麼在 Facebook 瘋傳、唱進你我心坎的《話你嘢怕你嚟》，便是每一個運動參與者的民謠。

十月五日，這首活潑直接、只由數個和弦組成的口水歌出現在網絡。雖然夾雜許多髒話，但讀著一天比一天荒謬的新聞，活在一比一天沉淪的社會，「粗口歌」又算得上甚麼？更何況，在雨傘運動期間，我們早就見識過比髒話更難入耳、更「惹鳩」的說話。

各位市
我係
(借題在)

You  Low B

新一代 YouTube 紅人

0:08 / 1:40

豆系



我相信世界需要兩種**英雄**，一種是曼德拉那種**人民領袖**，
另一種就是**蝙蝠俠**，以制度外的暴力制衡制度所包容的暴力。
如果可以選擇，我會想做第二種。



David

《話你戀鳩怕你翳》唱作人

「引起那麼多人的共鳴固然高興，但是當初創作這首歌只為抒發情緒，我只想成為運動的一分子，並不是想寫歌出名。」當天 David 以個人 Facebook 帳戶發布《話你戀鳩怕你嚙》一曲，純粹希望與朋友分享，沒想到被素未謀面的網民轉載及分享逾萬次。歌曲爆紅的一刻，沖昏 David 頭腦的不是網民的掌聲，而是憂慮怎樣面對歌中的主角——一個相識十多年的「老死」。

歌中所詠為「戀鳩」的朋友叫 K。K 是 David 中學的兄弟，「兄弟即是……我進醫院他會來探望我，他有事發生我無論如何都會支持他，反之亦然。」關於 K 的背景，David 不欲多談，訪問完結之前，David 更再三叮囑不要對 K 著墨太多。這個兄弟，David 輪不起。

政見不同 社會撕裂

雨傘運動一役，David 像很多香港人一樣，意識到親密的人原來並不「啱 Channel」，在大是大非面前，價值觀竟然如此南轅北轍，大家的距離原來比想象中遠得多。「我以為大家那麼要好，頻率應該很接近……」可恨頻率也時有出錯。那天二人在酒吧，K 竟吐出了 David 至今也不能接受的話：「他認為那些年輕人戴著黃絲帶就自覺厲害，這句如此冷血無良的說話，竟然出自我的好兄弟口中，他還竟然走近去撞開他們，我覺得很憤怒、很失望，但可以怎樣做？」





真正的兄弟，應該經得起風浪，任他說了再差勁的話，一日兄弟，一世也是兄弟。縱然David多麼想「爆粗」回應，但為了堅守友誼，只好忍下去。「我對自己說，一定不可以還口，我怕一出聲就忍不住『屌爆』他。」整夜被憤怒、悲傷、失望的負面情緒籠罩，腦海中徹夜浮現的，便是一話你鸚鵡怕你鸚」這句心底話。心中的悲痛冤屈苦無出口，唯有拿起木結他，從音樂中尋找心靈慰藉，把悲痛、失望的心情轉化為成爲歌詞。數小時的創作，就像上了一節心靈治療。

那段日子，大部分香港人也有類似經歷——為守住友誼，立場不同也唯有強忍，無論如何絕不還口，更萬萬不能 Unfriend。這場無形的黃藍之爭把每一個香港人也推向赤裸現實——你們曾經如此親密，但政見立場卻又南轅北轍。有些說話總是如此難以啟齒，尤其是面對親密的人……「朋友你太鸚鵡，但我講出口又怕你鸚，你嘅廢話污染這地球，朋友我好撻難受……」

歌詞「啜核抵死」，可笑之餘，更可悲。「黃絲帶」初聽會覺得歌詞貼切，「抵死搞鬼」，引起無限共鳴。然而回頭細想，如果能瀟灑灑灑地罵對方「鸚鵡」，則證明對方在自己心中根本沒甚麼地位，亦毫無需要掩飾感情。但若然被取笑「鸚鵡」的對象，是你的另一半、爸爸、兄弟、死黨、姊妹、室友……因時局政見而罵最親的人「鸚鵡」，你還笑得出來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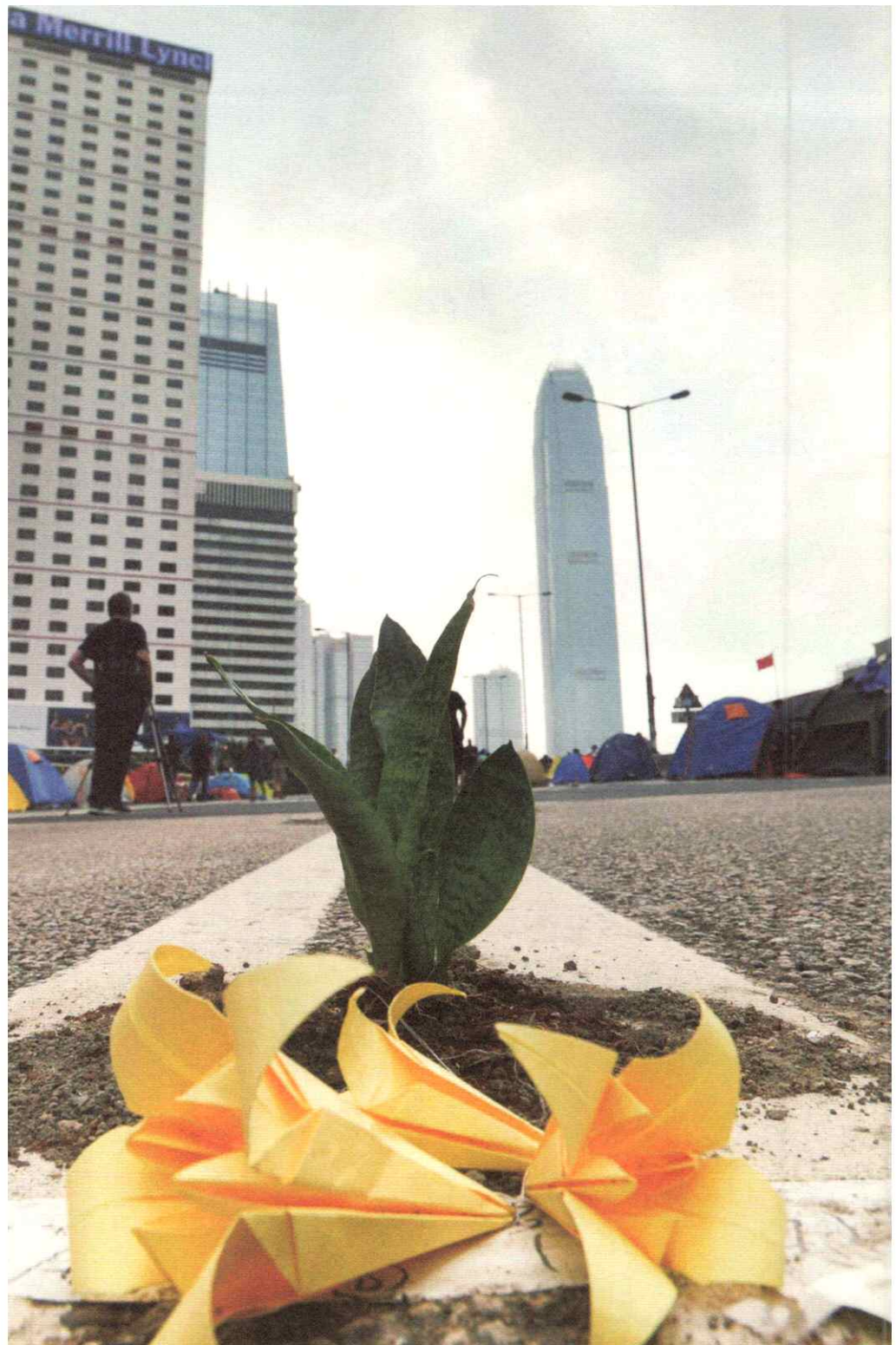
David的友情差點觸礁，幸好愛情和親情卻能倖免。「如果我們政見不同，可能真的會因此而分手。」交往多年的女友立場鮮明，敢於發聲，抱打不平，雨傘運動開始之初早已染黃，多次拉著男友到金鐘佔領區。至於在「左報」任職十多年、位至管理層的老爸，則徹頭徹尾是個「藍絲帶」，對佔領運動自有一番見解，父子立場完全相反，卻無損二人感情，老爸還大方告訴同事，這首歌是兒子的大作。討論運動時，也是平心靜氣，各自交換立場便繼續同檯吃飯。

拒絕登台 不做英雄

十月五日，David正式把《話你戀鳩怕你鬻》的MV上載至YouTube，至於早前上載的Facebook版本，短時間內已累積超過四十五萬瀏覽次數，更被網友瘋狂轉載過萬次，「平日上載的歌曲都是作給女友或好友，主題都是圍繞愛情和友情，或者翻唱Beyond的舊歌，最多只有一百數十點擊率。」上載初期，David一起床便追看新留言，看著網民「簡直大快人心」、「笑中有淚」、「謝謝你帶來正能量」等真情留言，他暗裏高興，自覺為一群香港人疏導了頃刻爆發的負面情緒，算是為這場運動出了一分力。

後來網絡動畫團隊DDED為這歌創作了動畫版MV，把「而家係良知同暴力打緊仗」、「你沒有信念請行

a Merrill Lynch



埋一邊，咪阻擋理想開花那一天」化成黃雨傘遍地開花、主角無奈收起憤怒中指的一幕幕「搞鬼」動畫，把《話你戀鳩怕你騷》的人氣推上高峰。MV被瘋狂轉載，究竟K有否聽過這首歌，David無從得知，亦從不打算與其他兄弟談論這事，「男人之家不會私下討論，而且我不想傷害大家的感情。」

《話》一曲無意間在網絡走紅，被捧為運動神歌，甚至有人邀請他出Show演唱《話》一曲，他卻斷然拒絕，更斬釘截鐵指無意寫任何政治歌，「從來對政治沒有好感，沒想過寫政治歌，無謂浪費我的創意。」他聳聳肩，看來一點也不在乎。他真心討厭政黨「抽水」，討厭口號式政治，即使每年七月一日走上街頭，多是因為陪伴女友，因他始終不相信政治，「各個團體都各有訴求，各自動員上街喊自己的口號，最後還不是『唯鳩氣』！」

這些「唯鳩氣」的遊行示威，他也曾默默參與，隱沒在人群當中，可是這次無論廣度及深度都是史無前例的全民運動，是他頭一趟想走得那麼前。「我很想成為雨傘運動的一分子，很想與這場運動產生聯繫。」他沒有多想站出來會否「唯鳩氣」，只是旺角黑夜那一役，令他知道絕不能置身事外，「黃藍兩邊也有道理，客觀來說都是對的，但現在是良知和暴力打仗，如果這樣都沒有立場，實在太懦弱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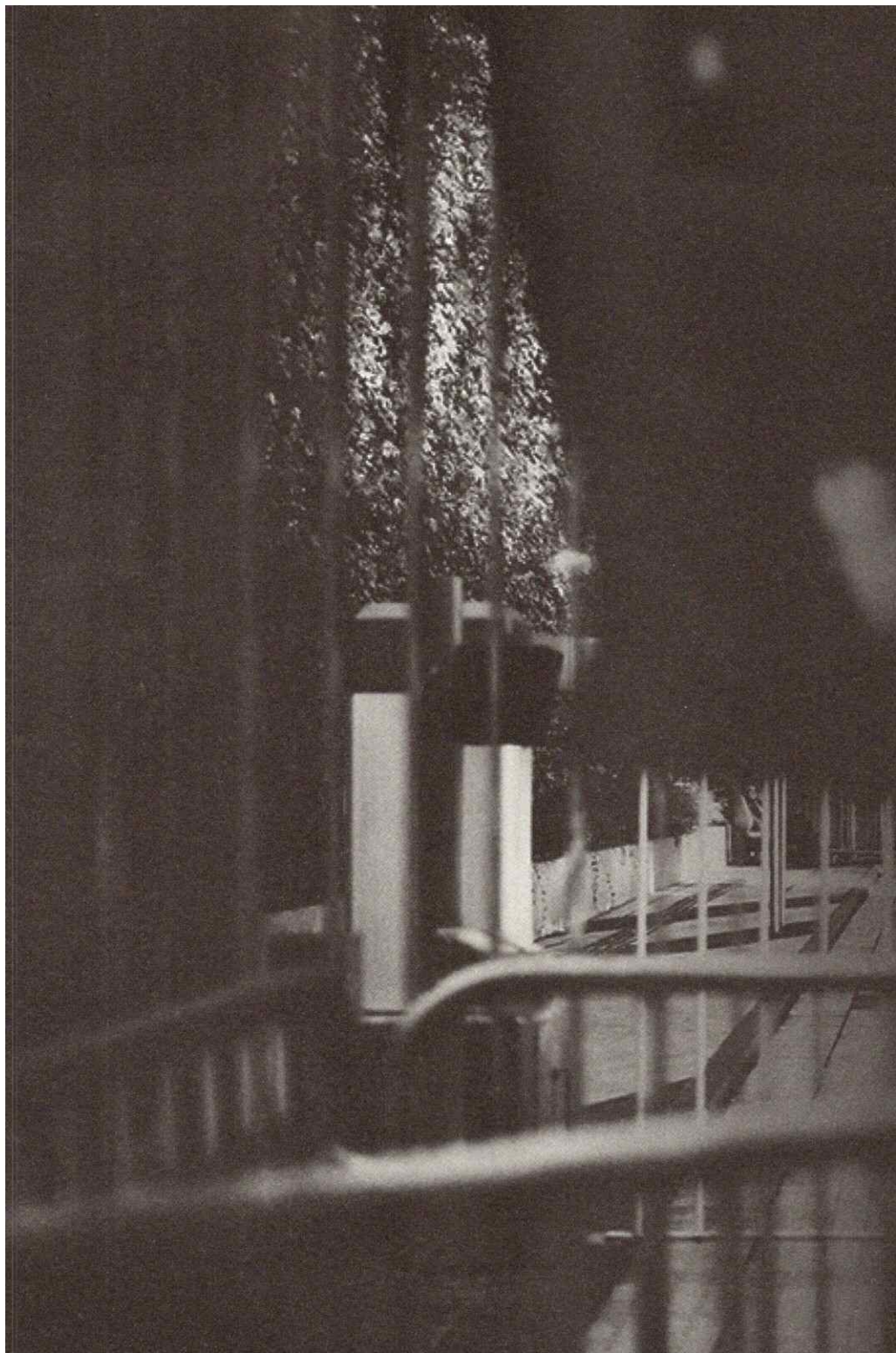
David不想做懦夫，但也沒想過做英雄。他在MV只露了半張臉，也不願意走上舞台演唱這歌，朋友告訴他，獨立音樂人The Pancakes公開翻唱《話》一曲，他當然高興，不過更樂於做掌聲背後的平凡人。「我相信世界需要兩種英雄，一種是曼德拉那種人民領袖，另一種就是蝙蝠俠，以制度外的暴力制衡制度所包容的暴力。如果可以選擇，我會想做第二種。」

粗圓眼鏡框後流露著堅定的眼神，彷彿在說服我，蝙蝠俠下一秒便會出現。然而David也只到過旺角佔領區一至兩次，旺角黑夜那天下午，他路經佔領區，略嗅到暴力的氣息便馬上離開了。他不是那種中堅的「黃絲帶」，沒有選擇留在現場以身體抵禦滋事者或佔領道路，他行使的力量不過是作曲、唱歌罷了。然而，在重大的社會運動中，即使是最小的事，仍猶如雪泥鴻爪，縱使最後煙消雲散，但總會留下那麼一點點痕跡，這不正是雨傘運動中，你、我、他也做過的事嗎？

彼鄰若天涯

撰文／木

十月六日，金鐘示威區的佔領者讓出一條通道予政府總部員工，避免影響公務員的日常工作，讓公務員當日早上得以魚貫上班。重回辦公室的李夢霏，卻發現位於佔領區中央的特區政府，壓根兒聽不到佔領人士的吶喊，政府高官明明就是這麼近，但與佔領者的距離，卻是那麼遠，恍似佔領區根本不曾存在。「如果可以選擇，我會拿著電腦去佔領區工作。」李夢霏說。





其實每晚放工，都很大**感觸**，我們在天橋上往下望，好像

相隔兩個世界。尤其是我坐的位置，可以鳥瞰整個佔領範圍。

感受最深刻的是，為什麼「房尾」那個人，好像聽不到下面的說話，

為甚麼我們做的事，和外面的市民、佔領區的人士，**關係**

也沒有？



李夢霏（化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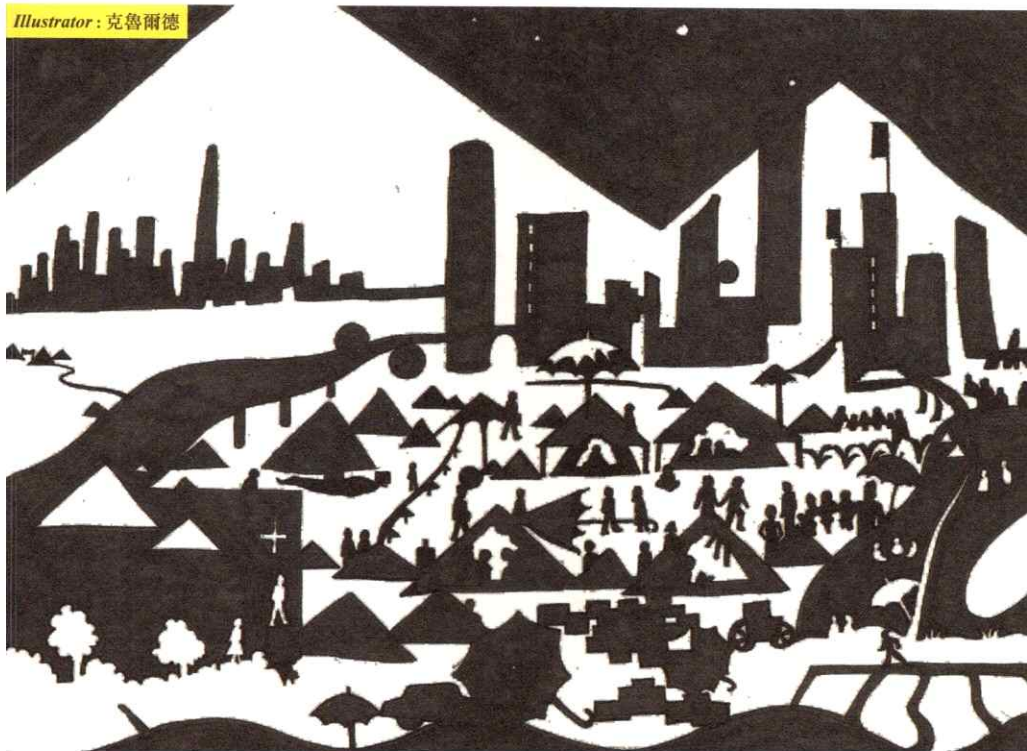
政總公務員

當佔領區不復存在，李夢霏連幻想的權利也沒有，如常在夏慤道的政總辦公室工作。和她相約在灣仔的一家Café進行訪問，趁著她的午飯時間，一切來得多麼的正常。

「我們不像運輸署，入境處，其實我們沒有面向市民的專櫃，我覺得就算封了政府總部，都不是太嚴重。」李夢霏說，在政總內的，全部都是政策局，沒有要恆常接待市民的部門，就算安排了官民會面，也大可改一個地點。而且，所謂的佔領其實都盡在政府掌握之中，因為政府早就料到會有「佔中」發生，早有Home Office的安排。十月三日政總被封，她淡淡然地道來，對比在無綫電視新聞鏡頭前呼天搶地哭訴佔領「阻人返工」的受訪者，她更覺政總開放與否不過是當日輿論的戰場，與政府運作根本無甚關係。

十月六日重新上班，就開始持續感受佔領之苦：「原本是有巴士從我家直接到達『公司』的，但佔領期間就要從灣仔轉折步行回『公司』。」她卻不當是一回事。「如果要被報道，我一定是苦主！我居住的地方塞車情況非常嚴重，如果《東方日報》訪問我，我一定是苦主，但我覺得可以忍受，反而不太好的地方，是警察常常霸佔政總飯堂。」佔領運動讓她最深刻的，反而是在辦公室內偶爾遇上象徵支持雨傘運動、穿黑或戴黃的同事，大家互換一個眼神，是建制內不

Illustrator: 克魯爾德



言而喻的共鳴。她放下刀叉，重演當時的眼色，一個可能你和我在十月初，在辦公室內都可能做過的神情。現在道路回復正常，理應不用再受苦，李夢霏卻搶著說：「現時比佔領時更塞車！」

十月六日起開展的痛苦，其實是在於辦公室內不斷遞增的無力感。「其實每晚放工，都很大感觸，我們在天橋上往下望，好像相隔兩個世界。尤其是我坐的位置，可以鳥瞰整個佔領範圍。感受最深刻的是，為甚麼『房尾』那個人，好像聽不到下面的說話，為甚麼我們做的事，和外面的市民、佔領區的人士，一點關係也沒有？」在建制內，無力感往往更大，不單因為她心裡明白，無論外面佔領區再做甚麼，也影響不到裡面的官員，對政策、社會的改變亦是微乎其微。而且，她更正正坐在佔領者和政府問責官員之間，走廊盡頭是官員，窗外是佔領區，誰是彼鄰？誰是天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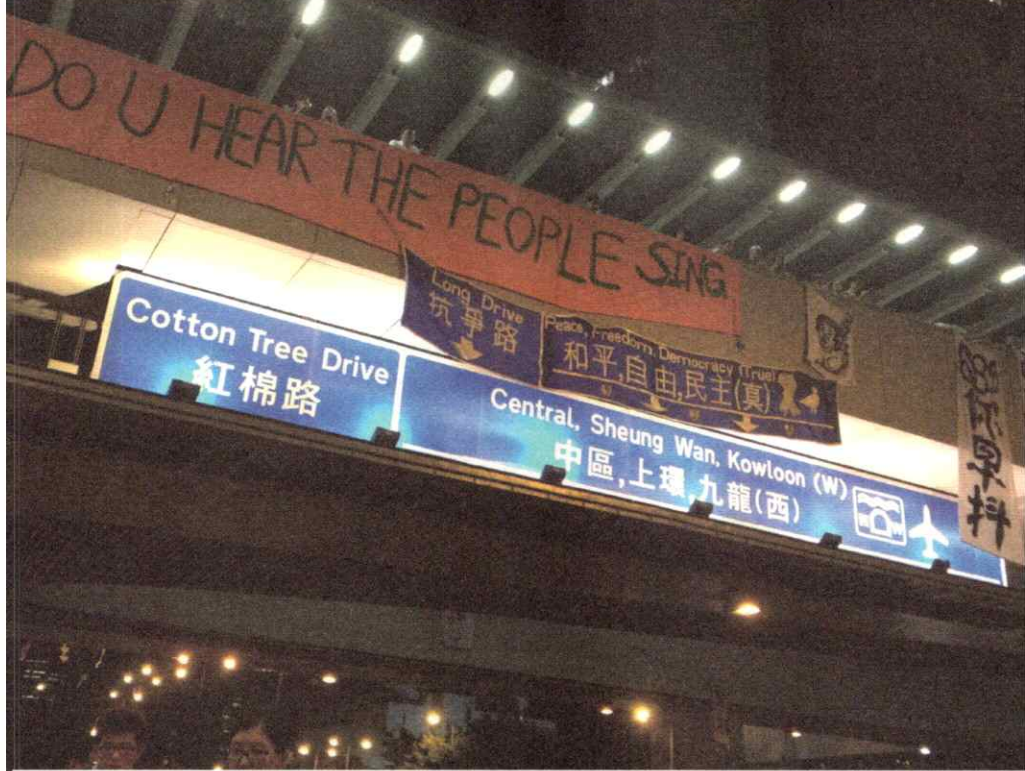
「以前我們經常說，做甚麼政策也好，都會聽外面的市民意見，但經過今次佔領運動之後，真的明白無論樓下的人做甚麼也好，都改變不到政府內的人。這次佔領行動，將這個矛盾更形象化。」她回憶起佔領期間的一個加班夜，遇上大台的歌聲，整個辦公室都聽得到，但她只可以繼續工作：「繼續寫和現實不符合的東西，但是我都只可以……繼續做而已！這個無力感，在是次佔領行動更強大。」李夢霏畢業後就投

身公務員，差不多十年的宦海生涯中，愈接近權力核心，無力感反而就愈強，可能是巧合，也可能是現實。有說加入政府，可改變政府，但要實行又談何容易。

制度崩壞 以人治港

「以前可能說我們這個政府機關全部要有規矩，你如何分配資源，如何制定政策，全部都一步一步，但原來現時最高層那些可以『打橫行』、不跟規矩的，是否要倒退得那麼快？」和李夢霏談及財爺聖誕也在趕工的預算案，她提及資源，的確是政府最能夠隨意利用的。記得十八區區議會每區獲一億撥款，從一開始就有人懷疑是最高層的意思，目的是惠及幾乎掌控全港十八區區議會的建制派，讓後者在區內「成功爭取」，再度鞏固票源。李夢霏從中悟出一個道理：「原來某人一家之言，比一些制度更加緊要。」

反過來，政府要改變加入的每個人，可能更加容易。政府人員協會及香港公務員總工會於十月二十日的一封信《給市民的聯名信》，要求取消所有非法「佔領」行動，讓市民能恢復正常生活。「對我們後生一輩來說，其實極度反感，記得當晚放工後看新聞，見到聲明，我們很多同事馬上反駁說：『那幫人不代表我』。」一眾不忿「被代表」的公務員，除登報紙發聲明反駁外，更有 Facebook Group，掩蓋姓名拍下職員證上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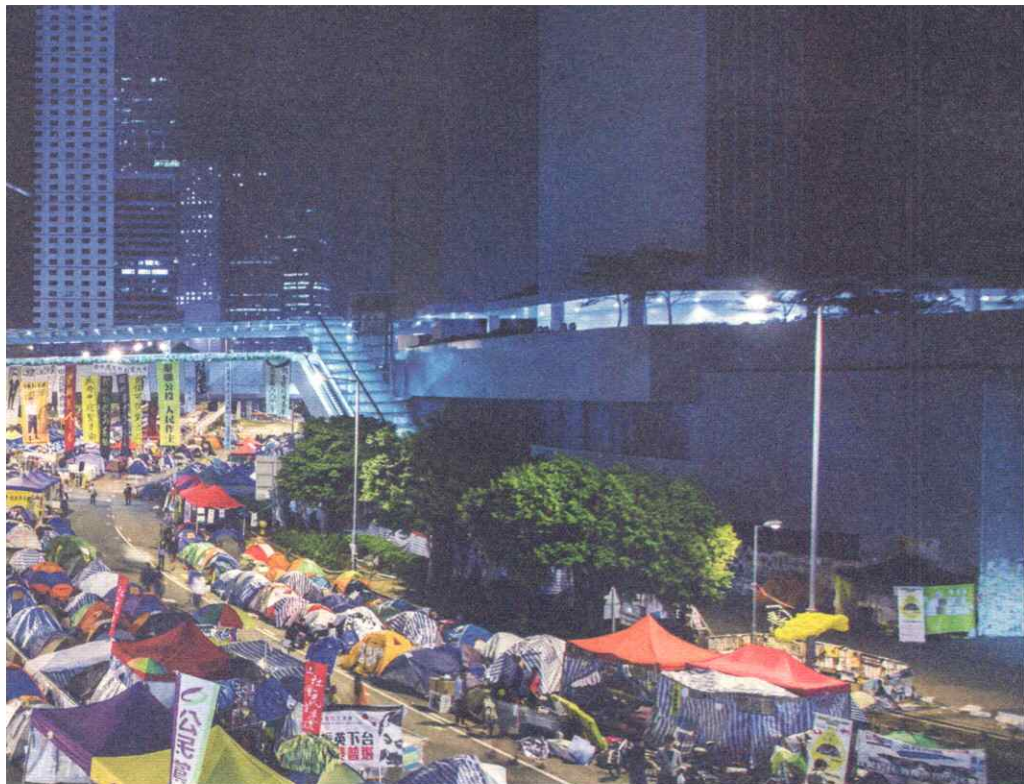
到網絡，幾乎用盡一切方法，只求捍衛個人立場，不被代表。但這些還自己清白的正常行動，卻隨時被秋後算帳，李夢霏也有份聯署反駁：「入職時，已經預料到會面對這些壓力，如果不是『迫到埋身』、『被代表』，可能都未必會出聲，大家都未必會如此憤怒。」今時今日，她和身邊的同事在辦公室連看新聞都額外小心，寧願用個人手機上網看佔領新聞，這大概是現代版的侍君如侍虎。

基本上，我們的崗位要政治中立，但我們發現所有聲稱代表我們的團體都不是！甚至問責官員，都有自己的立場。那便會發現以前要求的政治中立，原來對高級和低級有不同，團體和個人也有不同！「當問責高官、公務員工會都放棄恪守政治中立的正常守則，李夢霏指後果可以很嚴重：「現在只會聽一邊的意見，政策就會向一邊傾斜，資源亦會傾向一邊。」李夢霏提醒政治中立不只是一項對公務員的道德操守要求，更是政府公平分配資源的基石。

李夢霏透露有一次「老闆」們在佔領期間安排了一場分享會：「老闆們一開始就表明自己是『正藍旗』，那我們都心領神會，再沒有甚麼可說了。」政府內盡是「正藍旗」的高官，全力支持警察，資源就自然如影隨形送上。「來年要增撥資源給警隊，政總外面的人會喜歡嗎？」這個資源分配的遊戲，今日的政府，將會繼續毫不避諱地玩下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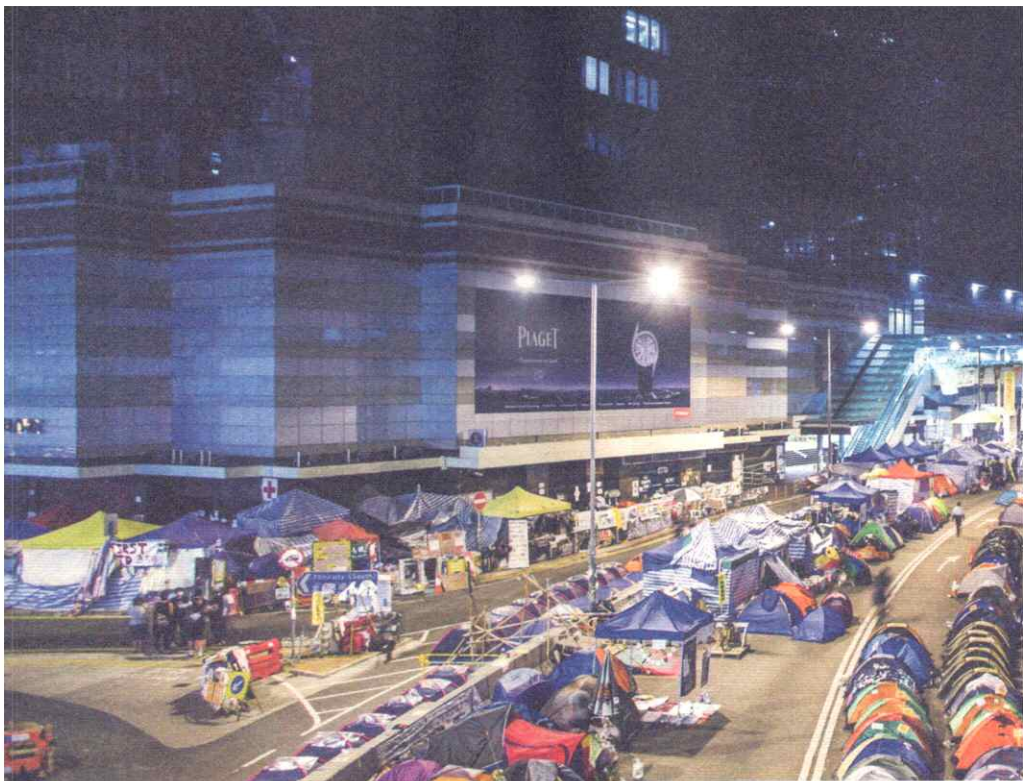
香港沉沒 考慮移民

李夢霏眼見制度崩壞，開始考慮離開，她更強調所謂「走」的考慮，不只是否繼續做公務員，而是考慮是否離開香港。李夢霏打算「返回」英國，一來她是在英國讀書，二來是她先生有英國護照，也許一個熟悉的政府制度，才是她的歸屬感、安全感，甚至是認同感的來源。「一國兩制原來和我們想像中有那麼大的分別，從來沒有想過香港可以如此急速地墮落。」這一刻她是以一個香港市民的身分訴說制度，不再只是公務員：「五十年不變是說司法獨立，但現在市民對司法的信心一直往下跌，當現時這批法官一一老去，香港司法獨立的發展又會如何？」

「我會辦移民，正積極考慮中，其實我已經計劃好如何離開。早在『國教』時已經想過離開，但當時至少還有希望，但這次……」

重返政總上班，卻在政府內與正常的世界失去聯繫。李夢霏與身邊的同事，都有一份共鳴：「我們身邊的人，都會考慮，還待在這個機構做多久？以前，可能是做一輩子，但現在我們的想法未必這樣。」

Cafe 的音樂正好在播放電影《一切從音樂再開始》的歌曲《Lost Star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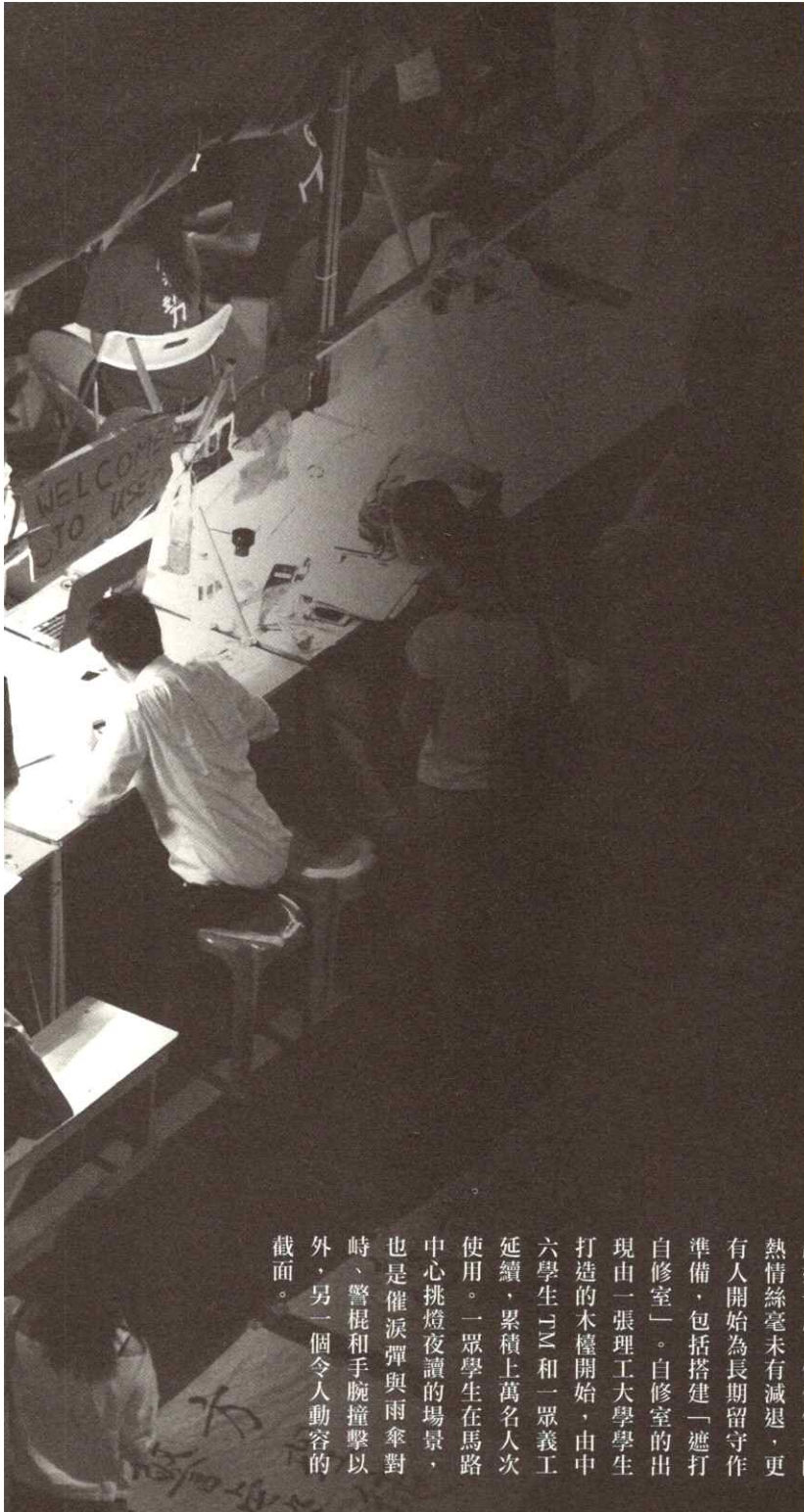


We're searching for meaning. But are we all lost stars, trying to light up the dark.

一夜長大

撰文／梁柏

十月七日，佔領行動已超過一周，但佔領者的熱情絲毫未有減退，更有人開始為長期留守作準備，包括搭建「遮打自修室」。自修室的出現由一張理工大學學生打造的木檯開始，由中六學生「E」和一眾義工延續，累積上萬名人次使用。一眾學生在馬路中心挑燈夜讀的場景，也是催淚彈與雨傘對峙、警棍和手腕撞擊以外，另一個令人動容的截面。







其實我根本不想**擴建**。當時電力全部靠 Power Bank（移動電源），用 LED 燈，我們只得三個人，夜晚到金鐘辦公室為 Power Bank 充電，早上收集回來，逐張拾 Set 好燈、電池，這樣的日子足足維持了一個
月。還要收拾垃圾、分派物資，每晚同義工用膠紙清理地氈上的紙屑
木碎。你知道有多**辛苦**嗎？但突然走，又會被人話「**左膠**」。



FM

「遮打自修室」發起人之一兼室長



「其實我不想做下去」

眼前這個穿著校服的中六學生，說話速度極快，舉手投足充滿自信。十一月的一個晚上，他剛吃過飯盒當晚餐，手裡把玩著寫上「室長」字眼的水杯，一邊和路過的師生打招呼，一邊吩咐自修室義工把物資放到不同位置，神態自若。

不過，每當問起他有關自修室的成立和擴展歷程時，他總是皺起眉頭，重覆道：「其實我不想再做下去。」語氣帶點無奈，還有點身不由己。

「室長」名為「JM」，父母均是「藍絲帶」，就讀的學校有親中背景，他卻自十月初以來，投入打造和管理這個讓中外媒體嘖嘖稱奇的「遮打自修室」，高峰時期每晚有二百多名學生在這裡安靜讀書、安靜抗爭。

JM自九月二十五日學聯號召包圍禮賓府開始，已經流連金鐘一帶，當時他只是個冷眼旁觀的「花生友」，直至九月二十八日，催淚煙紅了他的眼，也熱了他的血，故下定決心留守。「我在政總外面中了兩次催淚彈和一次胡椒噴霧。警隊暴力加上政改爭議，令我覺得要站出來，於是早上上學，晚上來睡覺。」

十月八日，幾個理工大學的學生開始沿著夏慤道馬路

的石學搭建木檯，原本的計劃是木檯會一直往中環方向延伸，上面掛上黃絲帶以示抗爭決心。JM指一指旁邊寫著「學生優先」的木檯，說：「那張是頭幾張搭好的木檯之一，我是第一個用那張檯的人。但我覺得搭木檯搭到中環，有點不切實際。」

隔了一晚，他又來到這裡，遇上同一位同樣來留守的伯伯，不諳木工的兩人找來木條、木板和工具，邊做邊學，廿四小時內加建了幾張矮檯。「很多學生和我一樣，要做功課，要考DSE，所以我覺得可以建造自修室。後來物資站送來一張地氈，我在外面掛起『歡迎使用』的招牌，開始有市民入內，脫鞋之後席地而坐。」人流愈來愈多，JM、伯伯還有幾位義工又陸續搭建些矮檯，加上有金鐘上班族從辦公室送來檯凳，還有從粉嶺、上水送來的卡板，自修室的規模漸漸擴大。

一發不可收拾的規模

「其實我根本不想擴建。當時電力全部靠Power Bank（移動電源），用LED燈，我們只有三個人，夜晚去金鐘辦公室為Power Bank充電，早上收集回來，逐張檯Set好燈、電池，這樣的日子足足維持了一個月。還要收拾垃圾、分派物資，每晚和義工用膠紙清理地氈上的紙屑和木屑。你知道有多辛苦嗎？但突然走，又會被人說是『左膠』。」

讓JM和義工們疲於奔命的，還有十月的兩場大雨。「當時已經有人捐來兩個黃色營帳，每晚可以坐到一百五十人。大雨來到，我們一心以為弄好電力便可，但雨勢太大，物資、地氈全濕，損失慘重。」JM把心一橫，決定撤走地氈，矮檯則捐到旺角和銅鑼灣，金鐘的種子散落其餘兩區，隨即開花，兩區的佔領者「自己的自修室自己起」。「我仍然覺得旺角自修室應該叫『旺角遮打自修室』。」說著說著，眉宇間那份自信又不自覺地展露人前。

大雨過後，熱心市民再度出手，建議向自修室捐出三十個營帳。「我不敢收，太貴重了，幾萬元，但他很堅持。於是我厚著臉皮問，可不可以順便多捐幾塊布來擋風？他又答應。」於是，義工在營帳頂加裝排水位，並重新調整物資和檯凳佈局，自修室得以





安然渡過第二場大雨。

不過，人手不足的問題始終沒有解決，除了管理的工作繁重外，義工是否值得信任亦是問題關鍵。高峰時期，自修室共有六十多個 Power Bank，總值差不多一萬元，每晚都有盜竊事件發生；後來又有人送來數台發電單車，動輒以十萬元起計，因此 J2 對義工的紀律和操守，都有一定要求。

J2 不諱言，當初根本沒想過自修室的規模會愈變愈大，只是市民太熱心，而他亦自然而然地扛起責任。管理自修室的工作吃力不討好，短短兩個月間，這個中六生嚐盡人情冷暖，一夜長大。

能力愈大 責任愈大

有段日子，自修室被指受外國勢力控制，J2 為抱打不平，接受了多家主流傳媒的訪問，豈料樹大招風，適得其反：他被辱罵、被起底，還被指是呼籲參加非法集會。不過讓他最難受的，是家人的冷嘲熱諷。

「他們覺得我自把自為，是賣國賊，覺得我收了別人錢，於是斷了我三個禮拜糧。現在也瀕臨斷絕關係，本來每日一百元零用錢，現在只有二十元，只夠乘車。」他吃著的飯盒，就是由義教老師買來的。為了

修補與家人的關係，他只好縮短留守時間，從十一月開始，每晚八時前離開佔領區。

「民主社會就是每個人都可以發表意見，互相包容、接納，然後得出一些共識，推進社會進步，現在就是大家都沒有這個共識，連家人之間也沒有。」JZ頓了一頓，續說：「我解釋過無數次，但家人一次也沒有來過。連你最親的人，都寧願去反佔中集會而不來撐你，其實很諷刺。」

冷言冷語或可置之不理，學業和前途始終要顧好，而這也成為他另一個壓力源頭：「我也害怕要負刑事責任，怕被秋後算帳，不能升讀大學，或者不能上大陸……以學業來說，我一直覺得只要我認真讀，一定讀得到，但現在落後太多。」為了幫助他追回課程進度，七位義教老師特別組成了一「室長支援組」，每晚只要他踏足自修室，便會被拉到一旁補習。「不過還是未能追上進度，十二月恐怕要閉關溫書。」

從協助成立，到擴建、管理自修室，JZ自覺「犧牲已經太大」，一切無非是為了一句「我要真普選，廢除功能組別」。他說，父母反對佔領，學校對於政改議題討論不多，他又習慣做獨行俠，朋友本來不多，關心政治的更少，唯有自行收集資料分析；愈分析下去，愈體會到真普選的價值和重要性。

修身、齊家

雖然一直是雨傘運動的參與者，但JZ對運動的發展並不樂觀。「第一，香港人不是你想像中那麼團結；第二，這個政府不是聆聽民意的政府；第三，香港人太善忘。」那為何仍然堅持？「香港還有言論自由，可以反抗時，為何不？」

雨傘運動過後，JZ將要準備公開試。他笑言，有熱心市民建議過捐出十萬元，成立一間咖啡室，還原自修室內的桌椅和擺設，「其實考慮過，我連學費都不用擔憂！但我還是想讀大學，想做個有用的人。」

「本來想讀法律，但現在想讀工商管理。你要熟悉商界，才能更了解這個社會的政治和經濟運作。」不過，現在香港商界的形象似乎很一般，「屆時可能已經不是我一個人的責任，還要為很多人負責。那也沒辦法。我現時盡量學，如何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他開玩笑地指著角落的兩部發電單車說：「那兩部單車，有助修身。」那抹笑容，終於帶點中六學生應有的稚氣。



遮打自修室
by Wingkikwok

旺角·傘下留人

撰文／岑悅君

十月八日，三個纖纖少女義無反顧地選擇留守旺角，用溫柔安靜的方式——摺紙傘，來留住人們的腳步。兩個本為中學同學的女生更在旺角佔領區重遇已退休的校工叔叔馮先生，曾經營印刷廠的馮生翌晚就把大量裁好的小黃紙送到佔領區。從此，摺紙傘，落在旺角的街上，滋養佔領者的心。





在我這樣的年紀，和親戚吃飯時簡直是**孤島**（只有自己和太太支持佔中）。他們**反佔中**，我覺得他們沒有為子女著想。



馮先生

前印刷廠經營者

「我是一個很率直的人。」一頓午飯的時間，這句話她說了不下三遍。在職業等如身分地位的香港社會，自由工作者陳微不需要職場身分為自己帶來肯定。她自認不適合應付職場上的複雜人事，去年毅然辭工，展開流浪。整齊瀏海、長長直髮、五官素淨、非常瘦、下巴尖尖，笑容不多但不會令你感到她不禮貌，會穿長裙戴帽子，紅黑白色的組合。中大中文系畢業的她，有時是私人補習老師，有時是各種商業活動中負責打點招待的公關，有時躲在電腦前「嗒嗒嗒」做文字工作。別以為自由工作者的工作時間有彈性，所以參與抗爭的機會成本很低。其實自由工作者的所謂自由並不是「甚麼時候想工作」，而是「甚麼時候有工作」，兩者分別甚大。每天在佔領區留守的她，付出的成本不比任何有正職的佔領者少。

勇武之地 栽出鮮花

雨傘運動自「928」起遍地開花，去金鐘、旺角抑或銅鑼灣就如意味著個人的性情取向。曾經有「守過旺角的才是真漢子」一類的說法出現，彷彿旺角變成戰場，危險得不適合「婦孺」參與，然而織織女子陳微只參與過旺角的佔領行動，她以行動證明「勇武」只是人們對旺角的片面印象。「一般人看新聞的話可能會覺得旺角的佔領者很『勇武』，其實你不親身來旺角看看，根本不會知道旺角其實不是這麼暴力。」





金鐘和中環那些亮閃閃的金融商業地帶並不是香港的全部，在佔領運動中，旺角的土壤就栽種出獨有色彩的花。草根風格堅韌和靈活，只有在旺角才看得見，譬如自由但不散漫的時政討論；也許在家中連家務也沒有做過的「MK仔」拿著掃帚打掃佔領區；在Google Map也能查找到「旺角關帝廟」等等。陳微說，旺角比較適合自己。

佔旺以來，由留守發展成近乎藝術村的環境，吸引眼球的程度絕對不輸旁邊的朗豪坊。陳微在旺角遇上兩個用彩色手工紙摺紙雨傘的女孩思思和婷婷。女孩們說看到金鐘有人在摺紙傘，於是仿效，希望為學生打氣。大約在十月八日左右，陳微坐下跟女孩們學習摺紙傘，漸漸由學變成教，三個女孩一起「開檔」，每晚教途人摺紙傘。摺紙傘本身好像不是甚麼抗爭的門路，可是女孩們察覺到金鐘佔領區的人都是忍耐地躺在馬路上，但來旺角的人總是當作飯後散步般，由街頭漫步到街尾一圈就離開，所以希望用摺紙吸引來人的目光，繼而留住他們的腳步。

以傘留人的策略單純但成功，每晚「擺檔」都維持幾十至百幾人圍觀。聚集了人氣，也就成了人與人之間接觸的開始。女孩們在我面前摺傘，由開始到完成，已經回答了好幾條問題。可以想像在教學的過程裡，大家聚起來又分成小組，邊摺紙傘邊討論香港的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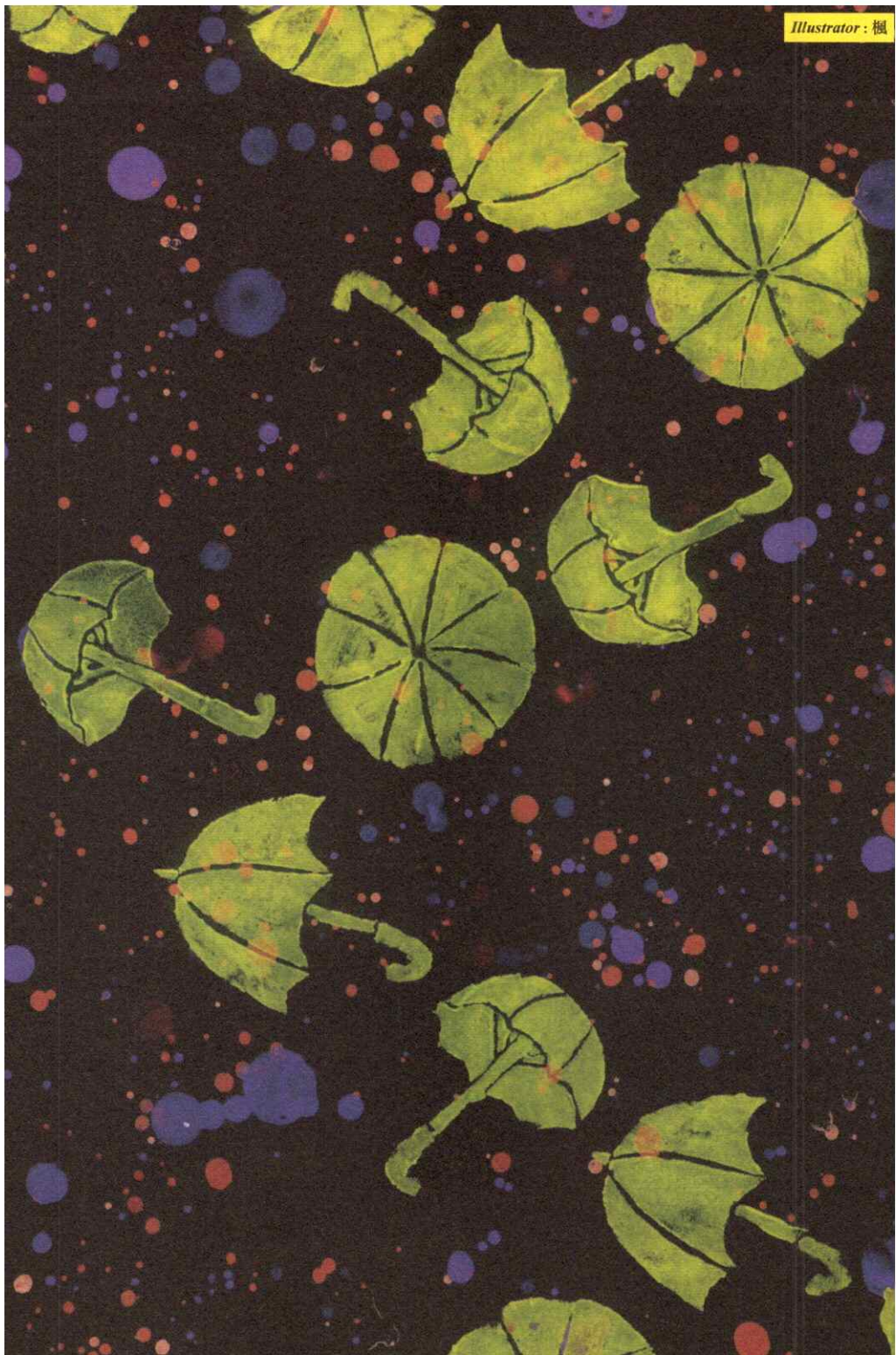
來。小紙傘摺好了帶回家，紀念自己和一些素未謀面的同路人聊過對香港民主發展的渴求，雨傘運動的意義，以紙傘為記，提醒自己勿忘初衷。

愛之深切 成世代之爭

摺紙傘除了吸引陌生人駐足，還帶來故人重逢。思思和婷婷以前是中學同學，在紙傘檔與曾在同一所中學工作的退休校工馮啟泰相認。馮先生早年經營印刷廠，三、四年前廠房結業後剩下大量紙張。他看到女孩們用毫不便宜的手工紙摺傘，便想到廠裡剩下的兩箱黃色印刷用紙，於是翌晚就親自把黃紙裁成合用的尺寸，送到旺角給女孩，還加入了摺傘教學的行列。

雨傘運動發展以來，有分析評論說運動實為「世代之爭」，撕裂家中飯桌，但馮先生的行動，說明並不是所有年長一輩都反對以抗命爭取真普選。訪問期間，摺紙傘檔已經在旺角後繼有人，馮先生也不再每晚在固定地方「擺檔」摺紙，反而隨身帶著一小疊黃紙，隨時隨地拿出來摺紙傘送人，令摺紙傘的行動融入生活當中。

也許以馮先生的年齡層來說，支持雨傘運動的人可謂寂寞的小眾，他苦笑說，在親戚飯局裡自己慘成「孤島」。問他覺得為甚麼同輩的人都不支持抗爭，他只





說了簡單一句：「沒有想過子女的將來。」但父母與兒女血脈相連，怎會真的站在世代之爭的對立面，由相愛變成相爭？大抵父母對兒女的關顧從來都簡單直接：兒女日子過得好，吃飽穿暖就滿足。但是雨傘運動發展以來，孩子們餐風露宿，由晚夏捱到初冬，看不到民主寸進，只見孩子連日受苦，沒有盡頭。也許馮先生的說法是對的，父母真的來不及想子女的將來，因為子女今天對我城的付出，已經令父母太心痛，痛得他們來不及細想，屬於孩子們的「將來」，其實遠比衣食豐足來得重要。

訪問完畢後，我帶了一把由馮先生所摺的紙傘回家。摺紙的手粗胖但靈巧，摺出來的黃色小傘手工紮實，縱然紙造的傘無力擋雨、擋棍、擋催淚彈，可是傘下留住的，卻是顆顆堅定的人心。

很旺角的關二哥

撰文／瑋

十月初，反佔領人士暴力襲擊旺角佔領區，輿論批評警方縱容暴徒，警黑聯手清場之說甚囂塵上。月全蝕一夜過後，旺角竟於農曆九月十六日，即十月九日爆出一座關帝廟，堪稱最具霸氣的景點。很多人慕名來到佔領區，拜一拜關二哥，拍照打卡，一時間，旺角又熱鬧起來。關二哥鎮住黑白二道，彷彿也鎮住惶惶人心。

廟

革命必勝

人
中
香
港

馬
中
赤
兔

THE BLACK REVOLUTION

關帝地不保
助財為害
香港警察

香港警察
不准許此
一連串

喪瀆神靈
必遭天

謝絕
肉類供奉



停止
武力

喪瀆神靈者
必遭天譴



香港警察
不准許此
一連串





只是，現時不夠多人
勇武。而且，香港的抗爭文化還未準備好。



Ming

「旺角佔領現場資訊」Facebook 專頁 Admin

如果請關帝到金鐘，你覺得如何？搭通旺角天地線的 Ming 笑說：「好像……不是太合適。」她的笑容，帶著青澀。

認識 Ming，是因為其 Facebook 專頁。作為個人專頁，有超過四千名粉絲，反映 Ming 的言論得到一定的支持。她的立場：不屑金鐘設大台、設晚會、有明星、有歌唱，即俗稱「打飛機式」的做法。這種看法，頗為代表「佔旺不佔鐘」者的立場。

老實說，未見面，以為 Ming 要不是個鍵盤宅男，就是個「MK仔」。見到面，發覺最多只猜對了一半。Ming 看來二十出頭，女生作男性打扮，穿恤衫長褲，短髮染金，一身「潮人」裝束，只可以說，有少許「MK味」。對答下來，其談吐舉止絕對稱不上「MK」，也不似宅男，宅男們說話時總會附上一堆網絡用語，但 Ming 的說話，直接易明。

Ming 不喜以「旺角人」、「金鐘人」區分佔領者。但她不否認，兩個地區的兩批人，展現了不同的性格，勇武之外，「最大的分別，是義氣」。佔領初期的一個晚上，Ming 與友人走到金鐘佔領區物資站，想索取一個「豬嘴」（N95 口罩），卻不得要領。事後 Ming 估計，可能因為同行友人一身紋身加上一頭金髮，被物資站義工懷疑是「鬼」。自此以後，Ming 更少踏足金鐘，此事也令 Ming 覺得，請關二哥到金鐘，「不是很合適」。





站了出來就是兄弟

那「旺角人」就很有義氣嗎？至少，Ming的前線經歷讓她覺得如是。

旺角清場前夕的晚上，Ming在前線，見不遠處有個小男生，不自覺地走進警察的包圍網，她正要上前著小男生退後之際，自己反被附近的警察撞跌在地，多得其他佔領者拼命將她拉後，才不致落入警方手中。Ming也來不及回頭看，那個小男生，或許早已跌入警方的「黑洞」。Ming說，在旺角前線，「站了出來，就是兄弟」的感覺很強烈。

九月學聯發動罷課，Ming與幾個理念相近的戰友一直蠢蠢欲動。直至「926」黃之鋒率領學生攻入公民廣場的一刹那，Ming與友人立刻行動。他們不是第一時間衝去金鐘，而是趕到深水埗買釘子，準備用另一種方式，佔領串連九龍與香港島的交通咽喉。

兩日後，警方大放催淚彈。Ming與戰友分析形勢後認為，與其全部人待在金鐘捲入同一個漩渦，倒不如拉開戰線，讓警方疲於奔命。於是，他們站在理工大学外的天橋上，把釘子灑落在紅磡海底隧道口的路面，等待路過車輛中釘爆胎。他們甚至拉了橫額，白底紅字寫上「佔領紅隧」，完事後火速衝回理大等好

消息。豈料，「原來現在的車軚很強，可避鐵釘。」待紅隧保安將鐵釘掃走後，一切又回復正常。

旺角關帝廟乍現

一戰未竟全功，Ming立即衝到旺角亞皆老街十字路口，成為第一批坐在馬路堵塞交通的勇士。於是雨傘運動——噢，不是運動，來到旺角就要跟隨佔領人士稱之為「革命」——雨傘革命正式延伸至旺角。

革命開始，Ming一直在旺角留守，並開設Facebook專頁，即時更新旺角佔領區資訊。她接通了旺角佔領區的人脈，可以與各個行動組保持緊密聯絡，互通消息，遂能夠將旺角關帝廟的來龍去脈娓娓道來。

據Ming的回憶，首先出現的，不過是一張關公圖，直到「旺角黑夜」後的一個早上，剛睡醒的留守者赫見路障前豎立了一個關公像，不禁嘖嘖稱奇。原來是有人在清晨時分，將關公像送到佔旺區，希望保佑佔領人士。然後，不同的人自發帶來不同的物資，你建一張檯，他放一塊板，也有人以木卡板為關公像遮陰擋雨，關帝廟於是逐漸成形。甚至連神通廣大的外國勢力——Google Map，也將剛建成的佔旺關帝廟列為可供搜索的地標。

華夏文化？

Ming說，關帝廟曾因為佔領形勢而三遷地點。最初關帝廟出現在旺角道，後來因為佔領區被突擊清場，移至銀行中心對出，輾轉間落戶瓊華中心對出，即山東街及彌敦道交界，「恰巧」與城邦派大本營為鄰。

關帝廟十米之距，就是城邦派的帳篷，晚上不時見到有人在練武。

說「恰巧」，是因為關公像的出現，成為城邦派文宣的一塊上佳材料。陳雲曾寫道：「我們在旺角陣地興建了耶穌曠野教會及游動的關帝神壇，在亂世之中顯示我們香港人的華夏嶺南（關帝）及西洋本土（基督本色化）信仰。」

「陳雲當然不是傻啦！」Ming說，「渲染關帝廟的宗教作用最多者，就是陳雲。上次是大鵬金翅鳥，今次是關公，陳雲一直以宗教、符號、圖騰去解釋或操作他自己的一套政治理論。」Ming的分析俐落，幾乎不用細想就可鋪陳論點，說明她一直都有留意陳雲如何鼓動群眾。「陳雲希望吸引無產階級做信眾。信眾不需有學識，不用理會為何要有城邦自治，為何要講華夏文化，只要相信城邦論述是對的、是道德的，就去做。」簡單來說，這是民俗學。

那關帝廟有否帶來穩定人心的作用？Ming對此有保留，認為只是寧可信其有而已。然而，關帝廟使旺角佔領區成為遊客景點這方面，倒有實效。「自由行，不會過來吵鬧，反而會過來看一看。」內地旅客順便要看一看的，還有出現在關帝廟後的「習總擔遮」人型紙牌。這個，你懂的。

建制 就是江湖

次文化堂社長彭志銘說過，黑白兩道拜的關二哥，有微妙的分別。例如神像的鞋，如果是黑色，那個關公就是官，代表警察。旺角關帝廟供奉的關公像，踏一雙綠色的鞋，亦即「落草」，代表江湖，代表草根。走一趟旺角佔領區就會發現，外表巖巖古怪、來自各行各業的人都有。這種江湖草根味，只旺角一家。

「旺角，是宣洩的地方。」Ming說，旺角人普遍都有很大怨氣，這種怨氣，來自生活的壓力。他們爭取民主，說到底，就是為了改善民生。

能夠將一堆理論名詞信手拈來，Ming的從容，更令人覺得，她是非一般的「M仔」，直至談到教育背景，筆者才恍然大悟：原來她剛於香港大學中文系畢業，她喜歡教書，但不喜歡進入建制，原因是不想受各種束縛，也不想唯別人馬首是瞻。畢業後，她曾豪言不



會搵工，現時一介自由身，全職補習，收入足夠基本用度，家裡不用靠她供養。Ming 最希望的，是買車買樓，但社會政策向權貴傾斜，沒有上一輩的幫忙，車樓只是奢望。她自己，就是因為無法置業而出來抗爭。

「可能要同時間做妓女、販毒、賭錢，才可以買樓。要是循正常途徑，沒有家人支持，又怎能承擔三、四百萬買層樓？」這個說法，可能誇張了。但面對「十四年不玩不吃才儲到首期」的樓價，無可否認，這句話也點出了草根「欲往上流而受困於社會形勢」的無奈。同時間，這句話出自一個非草根出身的港大畢業生，又反映了怎樣的無奈？

關二哥保佑

與很多九十後一樣，Ming 的政治啟蒙是二零一零年反高鐵一役。那一股強大的無力感，伴隨著 Ming 進入大學。由大一開始，她不停在網絡上筆耕，寫宿舍生活，也寫政治，直至雨傘革命爆發，她離開電腦前，勇於站在最前線。

總有人認為，學生普遍更鍾情留守金鐘，畢竟，那裡的名星多一些吧！讀過 Ming 的網上言論，就知道她鄙視金鐘那一套，也不是學聯的粉絲。「金鐘那群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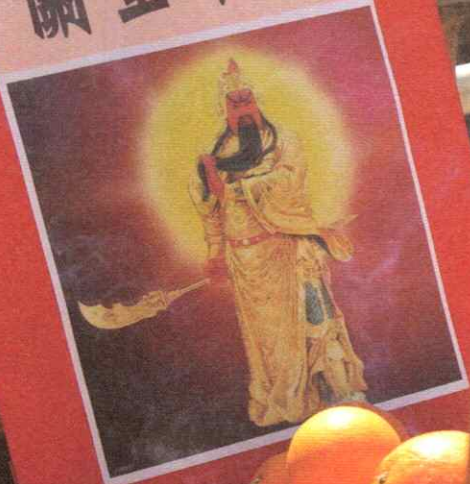
不過在重覆過往泛民的套路。」Ming 認為，這條路，走了三十年，已經證明不能帶來甚麼改變。

那勇武可以是一條出路嗎？「可以！只是，現時不夠多人勇武。而且，香港的抗爭文化還未準備好。」是的，太平盛世數十年的香港，市民看不慣衝突，縱未出現外國社運的打砸搶燒，光是立法會一塊玻璃已引起民意強烈反彈，和理非非是穩住基本盤之道，勇武二字，從何說起？

香港社會猶如積弱病人，佔領運動則猶如一場高燒，提示大家須正視問題，可惜，社會大眾仍是諱疾忌醫，害怕治療時出現的陣痛。惟治亂世，用重典，藥不烈，毒不散，勇武，也許是另一出路？

未來，如何刮骨療毒而不失勇武霸氣，可能要請教關二哥了。

關聖帝君



She now recaps in English.

撰文／梁柏

十月十日，「四點鐘許Sir」第一次缺席，令不少網民由衷懷念。許Sir在幾天內成為網絡紅人，因為他是全港最懂得令市民發笑的警察，其金句「或者我再重申一次」、「多謝你嘅提問」，還有「Pan Fan Thank You」，橫掃網絡世界。掀起這股熱潮的推手之一，正是「四點鐘許Sir」Facebook專頁的Admin——高登絲打Bowie。後來Bowie毅然決定關閉專頁，只因她發現，警察已連被恥笑的價值也沒有。





十月初警察清路障，他說光明磊落，用**語言偽術**包裝事件，已經覺得很憤怒。到七警打人，我真的沒有心情再用這個身分開玩笑，因為這個身分令我感到**羞恥**。





被恥笑的資格

一切要從十月七日晚上，高登討論區時事台的一則貼文說起。這則名為「許Sir呢排上鏡率仲高過(89)」的貼文，甫出現便引發網民的熱烈討論，從許Sir的髮型到他的東南亞口音英語，無不成為討論焦點。眼見許Sir受歡迎的程度在幾小時內急升，有人遂建議為許Sir開設Facebook專頁，並終於在翌日早上五時許由Bowie付諸實行。

Bowie憶述當時討論的「盛況」說：「大家認為他和其他警察不同，比較風趣。記得有傳媒形容他『戀直』，所以一般未至於太憎恨他，甚至會恥笑他。你知道的，有些警察連被恥笑的資格都沒有。」

「許Sir」，即警察公共關係科總督司許鎮德。自九月底以來，警方每天準時下午四時召開記者會，講述雨傘運動的影響，而記者會一般由許Sir主持。Bowie笑言，早在許Sir未成為網絡紅人之前，其實已深受高登網民關注：「當時有位『巴打』好好，會用JTV（影片直播平台）全日在網上直播新聞，大家一邊睇一邊討論。因為他的（許Sir）英文水平比較差，又像錄音機似的，回答記者問題言之無物，所以主要是以恥笑他為樂。」

十月八日凌晨，在一眾巴打絲打的熱切期待之下，「四點鐘許Sir」Facebook專頁正式誕生，讚好數迅速飆升，「本來只有幾百個Like，一起床已經變成三千個」。隨之而來的，是《蘋果日報》的報道，《100毛》Facebook分享專頁內容，還有商台前DJ Leo詹志文「惡搞」，將許Sir的照片配以TVB同時段兒童節目《放學ICU》的背景助興。有賴這些力量的推波助瀾，許Sir在網絡世界極速竄紅，專頁賺得逾萬個讚好。

「網絡紅人」是這樣鍊成的

Bowie當時剛從高級文憑課程畢業，未有工作，所以有較多時間管理專頁，不時以許Sir的語氣和金句「[Out Post]」。「開Page第一天問有沒有人想做Admin，但無人回應，所以主要是我和另一個朋友管理。朋友有時會回應留言，我就負責截圖，想想有甚麼可以寫到Page，Set定每數小時更新一次。」

除了許Sir專頁之外，同時期Facebook上亦成立了「梁Sir陪你談數據」和「李Sir馬路的事」專頁，以和許Sir一同主持每日記者會的消防處副消防總長（總部）梁偉雄，以及交通總部高級警司李國忠為主角。

Bowie不認識這兩個專頁的Admin，但有時也會和他們互動，「例如會在Post寫『交畀你喇李Sir』，會有這種傻氣行為。」

專頁一開始旨在惡搞，豈料讚好的人愈來愈多，一度為Bowie帶來無形壓力。「初期好『Hea』（懶），到人數差不多到一萬時，覺得很誇張，想關掉它。當初無意做得那麼大，但有人Like，不更新又不是太好。」而專頁被主流傳媒廣泛報道後，亦開始引來「黃藍絲帶」人士的留言和批評，例如有憤怒「藍絲」要求Bowie刪除貼文，「不許我取笑他們的偶像」，又有「黃絲帶」誤以為她是許Sir本人。不過讓Bowie最印象深刻的，是專頁得到不少學生的窩心支持。「試過有學生在街頭畫了幀漫畫，拍照後PM（發送私人訊息）我，說多謝Admin為他們帶來歡樂。挺開心，覺得大家很努力，做著同一件事。」

「這個身分令我很羞恥」

有網民形容，許Sir金句帶有「洗腦」效果，令人朗朗上口兼不停引用之餘，無厘頭式的惡搞也為當時前路未明的雨傘運動帶來難得的歡樂。不過Bowie認為，警方在她心目中的形象，從未因為許Sir的出現而改善。





「九月二十六及二十七日，他們用胡椒噴霧對付學生，太過份，根本不應該這樣做，見到『928』放催淚彈就更過份。許Sir出現，的確令我對警察改觀——是變得更差，會問為何這樣的人都做到高層，而且是公共關係科。」有分析說許Sir是警方公關策略的一部分，Bowie對此亦不以為然：「那麼我想是警察誤會了，他們根本不知道時下年輕人的想法。我們只是恥笑他，並不是喜歡他。」

十月十五日，許Sir專頁成立滿一星期，已有逾五萬個讚好。同日凌晨，多間傳媒釋出「七警暗角打人」片段，警方形象自施放催淚彈一役後，再度遭遇重創，而Bowie亦狠下心，決定在當日關閉專頁。

「十月初警察清路障，他說光明磊落，用語言偽術包裝事件，已經覺得很憤怒。到七警打人，我真的沒有心情用這個身分再開玩笑，因為這個身分令我感到羞恥。」

勇武絲打 旺角守夜

在二零零九年成為高登絲打、自認較支持「勇武派」的Bowie，曾在十月初留守金鐘，後來因為金鐘較平靜，相反旺角佔領區不時有黑社會及「藍絲帶」人士出沒，又經常傳出警方清場的消息，故此轉移陣地留守旺角，期間耳聞目睹警察如何對付示威者：「幾晚



總結下來，你會發現他們不時挑釁市民，又偏私，黑社會打人後和警察搭膊頭上的士，真正被人圍毆的反而被拘捕，當下會覺得很憤怒。」

在龍蛇混雜、黑白兩道盤踞的旺角佔領區，Bowie作為一介女流之輩，早就學好防身招數，例如將「縮骨遮」攝入衣袖以防警棍攻擊，又隨身帶備頭盔、口罩和眼罩等，隨時迎接警方清場。要數最驚險的一次，是警察以人多聚集易生危險為由，企圖清走路障的一個晚上。「我和朋友，還有幾個在現場認識的女生一起，大家都準備好。幾個男生著我們退到一旁，不想我們受傷，場面其實頗感動。我自己覺得OK，所以走到前面，但最後都沒有衝擊。」

Bowie說，在高登和其他網上討論區，不少網民都支持雨傘運動轉守為攻，而十月中第一次佔領龍和道的行動，可說是鍵盤戰士們走上街頭的里程碑。她雖然沒有參加，但提到時，語氣還是有點激動：「好熱血！以為網上很多人都只說不做，但原來真的會走出來，所以好開心。」

雨傘運動最後難逃被清場的命運，但Bowie對應運而生的流動佔領「鳩鳴團」則寄予厚望。訪問期間臨近聖誕，問她會否參與鳩鳴？「我還未發薪，下個禮拜吧！可以去買聖誕禮物！」

我有話說

撰文／郁

有人說，金鐘，是在核心商業區的高富帥；旺角，就是在江湖之地的勇武浪子；至於銅鑼灣，卻是向高不成，做不到金融才俊；向低不就，成不了綠林豪傑，最終落成沒人理會的「毒L」。區域決定命運，這裡沒有「黑絲OL」日夜探望，也沒有「金髮MM妹」前來自拍打卡。在崇光百貨對開，人來人往，卻鮮有人駐足關心這同被稱為所謂「三大支柱」的佔領區，就連「被申請禁制令」的資格，這裡也沒有。





大家都坐下來，做生意又可以照樣經營，村民都**秉持**「你唔犯我，我唔犯你」的**原則**，如果在外國，示威者會更暴力。



梁婆婆

銅鑼灣佔領區村民

十月十一日，《人民日報》海外版首次以「動亂」形容佔領運動。這天的銅鑼灣佔領區一如往常地運作著，而銅鑼灣街坊梁婆婆這天也沒有缺席，「動亂」到最後。

銅鑼灣佔領區外，人聲鼎沸，叫的不是「我要真普選」，而是內地旅客在爭辯，哪個品牌的包包比較「高上大」，行李箱粗野地輾過柏油路，水貨客叫賣「艾瘋六」……眾聲喧嘩，年近八十的梁婆婆一瞥，卻又自顧自地安坐在佔領區。

在紛擾亂世，梁婆婆就如銅鑼灣佔領區，都是被遺忘的一群，卻偶然相會。梁婆婆一生漂泊：出生於吉隆坡，曾經到澳洲、英國打工，因為「難以生活」，輾轉到香港投靠親戚，「早知現時這樣，我就不回來。」拿著拐杖、蓄著黑白斑駁短髮的她眉頭深鎖，面上的皺紋更形明顯，都是被歲月無情刻出來的。

回港後，她的故事與同輩港人接軌，靠一雙手養活自己，「甚麼工作都做過，只是未做過乞兒。」曾在屈地街的工廠穿過膠花，在髮型屋負責洗頭，還在酒樓推過點心車。後來，酒樓放棄「推車仔」，婆婆失業，最後只能在街頭賣「手作仔」維生，但早年在街上擺賣時，一堆作品及擺賣的用具被執法當局充公，欲哭無淚更被罰款一千元，自此就靠儲蓄及生果金維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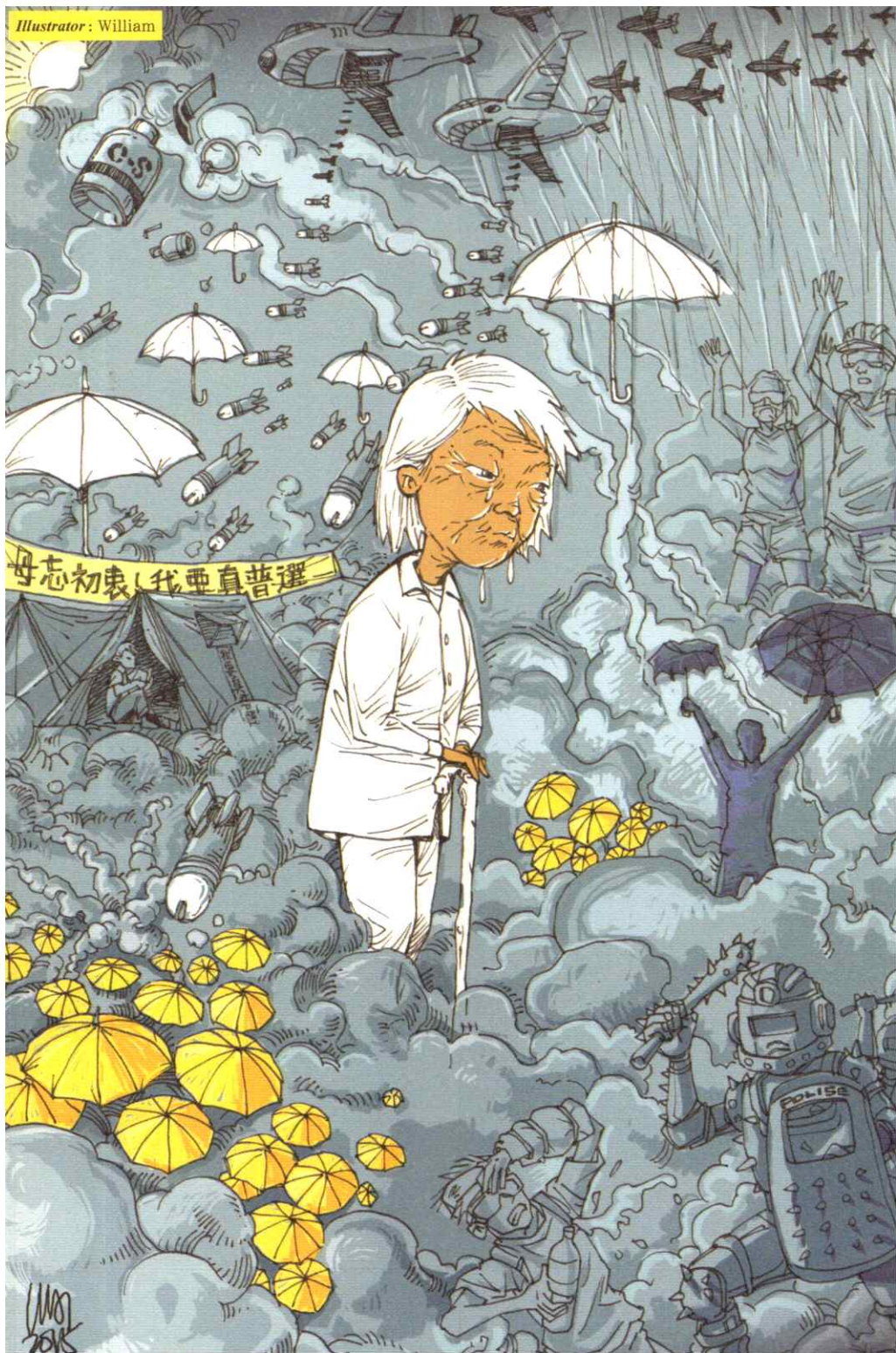
梁婆婆多次強調自己「無拎綜援」，對依靠勞力養活自己的上一輩港人而言，依靠政府，就是罪。

不諳政治 挺身為撐學生

對政權本無好感，及至「028」當日，梁婆婆在家中看電視，看著警察施放一枚又一枚的催淚彈，忽然，對這個既無感情又多怨怼的小島生出同根之情：「都幾十歲了，就是因為催淚彈才站出來！我不忿政府這樣做，只懂得欺壓弱勢！」梁婆婆一提起「警察」就氣憤，大抵是想到，把她的貨物充公的，就是政府的執法人員。

梁婆婆居於銅鑼灣舊樓，佔領運動前偶爾到公園閒坐，消耗本已所剩無幾的時光。她自問不諳政治，卻又會聽學生、村民說政改方案、人大三間，算不算「政治覺醒」？老人家不懂回答，只道「知多一點是一點」，留守的意義，就是「多一個人多一個」：「我來坐就是要表達不滿，而且多個人坐，對家就不敢動手，否則會拉你到一旁，『扑』你個頭呀！」

無親無故的梁婆婆，在佔領運動發生後，卻可在佔領區內找到知音，與銅鑼灣留守「村民」都混得很熟。早前一個學生在「鳩鳴」混亂中跌倒受傷，期間被警棍擊中，躺進醫院，背包爛了，就連手提電話也幾近



粉碎。在這個鎂光燈照不到的區域，只有為數不多的村民，沒有金鐘、旺角的龐大支援，靠的便是村民間守望相助的精神，所以他們發起募捐，希望接濟受傷同學。

經濟本已拮据的梁婆婆，二話不說就拿出錢包僅有的三十元，「能力所限，我不能再出更多了，如果我有錢，我會捐多一點，幫幫小朋友。」村民們面面相覷，但本著佔領區內人人平等的精神，又不敢拒絕，結果激起其他村民的熱心，最終籌得數千元送予學生，當旺角、金鐘開始疑神疑鬼之際，「銅道中人」仍然團結。

「他很乖的，我認識他。」梁婆婆這樣形容那位學生：「香港學生哥真的很乖」。梁婆婆一一道來：面對警察的警棍、胡椒噴霧、催淚彈，學生用以自保的只是保鮮紙和雨傘。對於整場佔領運動，梁婆婆形容香港人已經非常和平地表達訴求，「大家都坐下來，做生意又可以照樣經營，村民都秉持『你唔犯我，我唔犯你』的原則，如果在外國，示威者會更暴力。」曾待在各個城市，天天在佔領區閱報的她如此說。

慨嘆香港今非昔比

「這些電車路是港英政府興建的！」梁婆婆指着腳下的電車軌說，似乎留戀一九九七年前的港英政府。她

直言在港英政府年代，在「樓梯底」擺賣都起碼「搵到餐晏」，生活不像現時般辛苦。看著崇光百貨的內地旅客手持名牌袋子滿載而歸。「過去是香港人經濟上接濟內地，現在？被他們『食返轉頭』……」

所謂的香港自主、市民可分享的經濟成果，猶如居住環境一樣，愈住愈小，「劏房就如棺材一樣」，而且大財團開賣的新樓，機關算盡每一呎，「就算香港人不買，內地人都搶著購買。」婆婆慨嘆今日香港人生活艱難，即便是公共區域，諸如崇光百貨和時代廣場，人，都是腰纏萬貫的旅客；地，就是街頭藥房轉角金舖；物，就是五十元一碗的魚旦河，所謂的繁榮區域，卻沒有為梁婆婆等留下一小塊的立錐之地。唯獨是這一場「動亂」，願意包容同樣被大時代遺忘的人。



十月圍城

撰文／李由之

佔領運動不僅發生在金鐘、旺角、銅鑼灣，還有在將軍澳。準確一點說，是發生在《蘋果日報》所屬壹傳媒大樓外的駿盈街和駿才街。十月十二日接近凌晨，一輛四十呎長貨櫃車橫泊於壹傳媒大樓正門出入口，司機熄匙離去，載著報章的貨車堵在門口直至天明，是《蘋果日報》創刊十九年來，首次被堵塞而不能出報紙。

立場鮮明，支持佔領行動的《蘋果》，遇上以彼道還施彼身的僱傭兵。「那一刻才發現偉雄說的話有道理，當執法者不能執法，佔領者連禁制令都無視的



行政總裁的葉一堅如
是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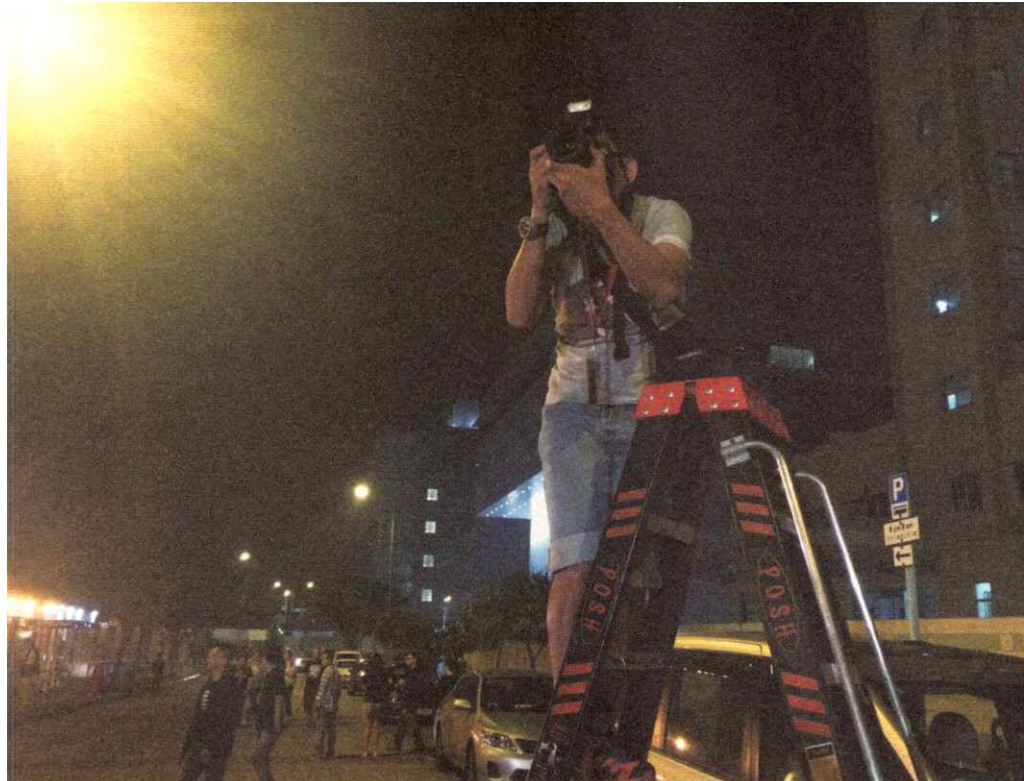


我們的報道方向、用的標題有問題的話，當然可以檢討；但你不可以請黑社會來**恐嚇**我們。我們做報紙，同事父母送孩子來做**記者**，不是來捶拳頭；同事本來**握筆**，現在難道我叫他們握拳頭？



葉一堅

壹傳媒集團（香港及台灣）行政總裁



在壹傳媒大樓三樓有個露臺，煙霧瀰漫，但煙味再濃，亦蓋不過被形容為「令人心曠神怡」的堆填區氣味。在這裡渡過接近二十年的葉一堅（堅哥），抽著手上的紅色萬寶路，指著大樓正門憶述：「那群大媽就坐在正門，搭起了帳篷，後面有三、四十個戴口罩的古惑仔，如何趕他們走？」就在正門被貨車封路當晚，人在台北的他，馬上訂機票，通宵從台灣回來，管理層下令用吊車先把港聞版運到街外，再靜悄悄運出市區，十月十三日下午，《蘋果日報》（《蘋》）重現市區，但只有薄薄的A疊，依舊賣七元。當日印十六萬份，回紙五萬，還有從未見天日的其他版面，過了期，就是廢紙，「很失敗……看著一大堆連賣也沒機會賣的報紙，那些都是同事們的心血。」堅哥慨嘆。

圍蘋晚上，數以百計的大媽和黑漢圍堵壹傳媒大樓，《蘋》全工不甘示弱，互相指罵。正在工作的蘋果攝記動了氣，邊影邊罵，堅哥一聲令下：「冷靜點！」不怒而威，攝影師收口，繼續按著快門。

當時，堅哥仍是壹傳媒平面媒體行政總裁，是圍蘋數晚均出現在馬路的最高層，他一方面照看著同事，一方面又和常被報章批評的警方溝通，猶如「學林對話」的「中間人」，但他在壹傳媒德之厚望之重，又非某校校長可比：《蘋》總編輯「沙膽虹」（張劍虹）在新聞界無人不識，在《蘋》就是百人以上，「沙膽」



二字是堅哥贈的。平日，堅哥叫他「劍虹」；偶爾訓斥他時，公開在專欄上叫他「虹仔」。

佔領運動期間，記者被指罵並不罕見，動真格出拳頭的也有，《蘋》記者固然是首當其衝：「同事們日常工作的冤屈，豈止這些，經常被人當面指罵為『漢奸』、『走狗』，同事都忍到，但你們封大樓門口，不能出紙，他們可能連工作都保不住，如何忍？」

警協助「出紙」

「圍蘋」後翌日，《蘋》上下三百名員工，手持報章，站在大堂合照，全家福中，眾人的面孔沒有一絲笑容。從前在「鋤報會」互相批評的不同組別同事，此時此刻，同仇敵愾。後來，堅哥指示律師，向法院申請禁制令，「都是希望給警方一樣工具，勸退那些圍堵人士。」可惜，疑似受薪的大媽和口罩黨，仍晚晚按時坐在大閘外，甚至有人將法庭禁制令扔在女廁。一紙嚴肅公文，到了目不識丁的大媽手中，下場與衛生巾無異。然而，經常被《蘋》批評的警方，當晚卻反過來保護《蘋》：「當時警方安排了示威區，允許大媽在正門外紮營，範圍要多大有多大；任由黑漢在後面拉橫額、叫口號『交戲』，喧鬧聲中，我們的貨車從後門偷走出去。」堅哥笑著說道，「以前以為很懂得應付『古惑仔』，但警方那套街頭智慧，才是專業。」



為了及早將報章送出市區，管理層下令，截稿時間由往日晚上十一時推前至七時，記者們忙完手上稿件，晚上又走到馬路與示威者對峙。《蘋》中國組編輯主任，拿起擴音器、用標準國語勸大媽離開；往日遊走於「大賓架」的銀行 boss 阿姐，每晚穿梭於黑漢和大媽之間；更有「動新聞」記者用閩南語朗讀法庭禁制令。堅哥在一星期後的專欄中，總結「圍蘋九夜」的細節，讚揚員工克制，並公開讚揚負責指揮警方的指揮官。文章抽用《蘋》員工和大媽的對罵為題，名為《我阿媽個波大過你啦！》，文中輔以很多「X」，以表達雙方對罵的激烈。

以「大波蓮沖涼比阿忠伯看到」說明台灣縣級法院處理瑣碎案件、「阿中強姦阿香」比擬「人大 831 落閩」的堅哥，說起正事來，卻少用黃色笑話。從事新聞近四十年、「狗仔隊」出身的他，架著厚厚的鏡片，對事物觀察自成一家：「『黃絲帶』最蠢是將警員送給對方陣營！在佔領區，日日罵警員，連被人打的曾健超都說，不應該將仇恨發洩在警方身上，若非有警員保護，黑社會打死他們了。」但十月四日，《蘋》報道旺角打鬥事件，標題為「縱容暴徒打擊佔中醫黑聯手清場」。「我也不懂如何評論……」堅哥苦笑說。

報界老行尊說，《蘋》立場過於鮮明，是次招來實質行動滋擾，不應感到意外，亦不應該只以「示威者

收錢做驢」就把報道偏頗的指控搪塞過去。堅哥亦同意，示威者當中除大部分準時收工的黑漢和大媽，不能排除有部分的確是真心討厭《蘋》的，然而，「我們的報道方向、用的標題有問題的話，當然可以檢討；但你不可以請黑社會來恐嚇我們。我們做報紙，同事父母送孩子來做記者，不是來捱拳頭；同事本來握筆，現在難道我叫他們握拳頭？」

四面受敵

《蘋》印刷版受堵塞影響，網上版亦連日來遭受駭客攻擊。早在六月，「和平佔中」發起「GG2 公投」之時，《蘋》網站已飽受駭客攻擊，及至現時仍不斷受到騷擾，「多數來自中國中共」，堅哥肯定的說。美國加州網路安全公司 FireEye 亦發表報告指，攻擊壹傳媒以及高登的，源頭皆為中國駭客。「這個不同於大媽，防不了，我們請了很多專家應付，但駭客今天用這個程式，明天換別個，防不勝防。」

然而，禍兮福所寄，「壹傳媒」於十一月十七日發表的中期業績顯示，備受駭客攻擊的數碼業務收入大升1.6倍至3.33億元，其中《蘋》數碼（手機及網絡）版本，每日的瀏覽人次逾三千一百萬人。點擊率佔整體香港網上新聞市場逾百分之九十，茲證樹不大、不招風：「網上版就是要靠大事件來催谷，就如台灣的

太陽花運動，民眾都等不及看報紙，急於知道消息，『台蘋』網上版在運動期間也迅速增長。」但有所不同的，「有人說我們『台蘋』的紙是『藍色』（親國民黨）的、網上版則是『綠色』（親民進黨）的，總之，《蘋》對台灣而言就是七彩的，好像沒有固定的藍、綠等政治立場，但一定不是『紅』的，所以才會受歡迎，也不會像『港蘋』一樣被圍堵。」早於十多年前到台灣開創台灣《蘋》的堅哥說，「總之，就是一定要站在當權者對面，但不要不分清紅皂白，要罵，就要罵得準、罵得中，不要無的放矢。」

除了大媽和駭客，《蘋》早於去年初，公開被「匯豐銀行」、「渣打」等金融機構抽掉廣告，集團甚至要削減百分之五的開支以抵銷廣告流失。其時，蘋果內部人心惶惶，堅哥專欄中兩句「四面樹敵，八面威風」勸勉同事緊守崗位，成為不少蘋果人聊以自慰的金石良言。該八字現時是否仍適用？「中了前面四個字，的確是四面樹敵，但卻『毫不威風』——連報紙也出不到，還可以說自己威風嗎？」堅哥抽一口紅萬，看著當日被堵塞的正門：「但不是要威風才堅持的，像要求真普選這些原則，是被人打落門牙都要堅持的。」

關心則亂

離港十二年，他坦言，香港的面貌逐漸陌生，連新聞自由亦不復當年：「以前像李嘉誠這些華資「土佬」抽廣告，都算了，但現在連匯豐和渣打這些外資大行都要這樣做，到底我們享受的新聞自由還有多少可剩？」香煙將盡，老人家還是用泛黃的手指緊緊夾著發熱的煙嘴，抽完最後一口：「關心則亂，我愈關心香港，處理起新聞來，愈亂！」這是老行尊欲言又止的反思：「對『深黃絲帶』的讀者而言，《蘋果》是必須要看的，但我們要想的是，如何吸納『淺黃』的，又如何吸納『淺藍』的讀者，走中間路線。」

落日將至，夕陽照在壹傳媒大樓和堅哥身上，傳媒工作者都明白，在香港，紙媒均如夕陽行業。但也許正是黑夜將至，僅殘的餘暉，才會格外懾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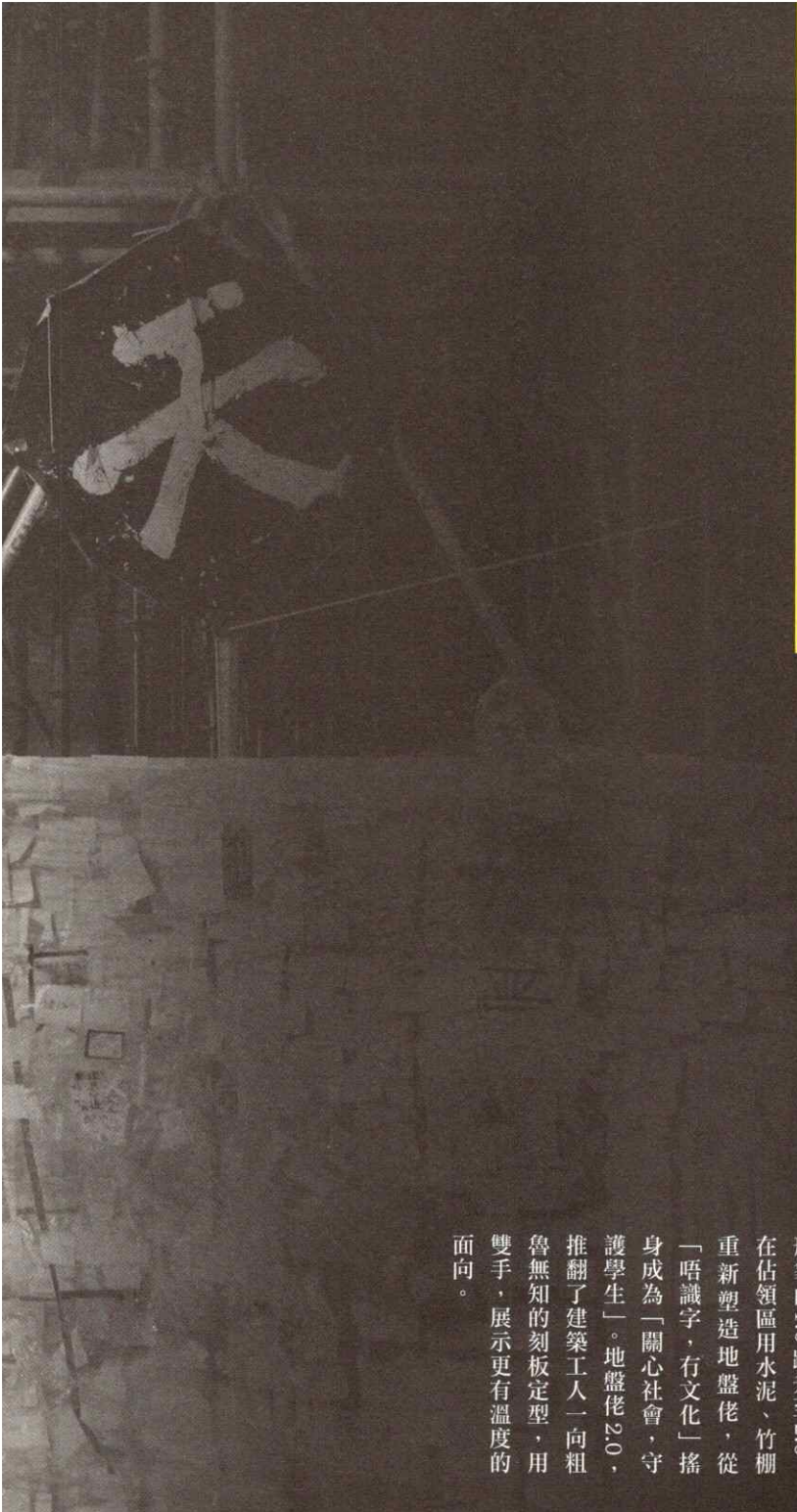
Illustrator: Kit da sketch



地盤佬 2.0

撰文／謝蕾

十月十三日，地盤佬的形象由1.0躍升至2.0，在佔領區用水泥、竹棚重新塑造地盤佬，從「唔識字，冇文化」搖身成為「關心社會，守護學生」。地盤佬2.0，推翻了建築工人一向粗魯無知的刻板定型，用雙手，展示更有溫度的面向。







我們這些愈**低下階層**的人，反而愈**不怕**。沒有孩子，從事手藝工作，被人解僱大不了做第二家罷了，警察又有甚麼可怕。法律責任？我又不是殺人放火。



阿細
建築鉅子



雨傘運動規模之廣泛，社會各階層行業之參與，皆是香港回歸以來抗爭運動之最，體現出公民抗命以群眾為首的重要性。談到「地盤佬」一向被認為不學無術、粗手粗腳的刻板定型，眼前這個半頭錘青，半頭金髮，皮膚黝黑的中年男子阿細習慣粗獷地自稱「地盤佬」、「低下階層」、「以勞力為生」，他把本身已經嘹亮的嗓門扯得更大：「傻的嗎？」「唔識字，冇文化」，這些想法好O.E.了。現在不是六、七十年代了，別開玩笑，現在的地盤佬成份《蘋果日報》都曉背。」

說罷，他彎腰把一疊沉甸甸的筆記端出，說明建造業分工仔細，資格專業，「最低學歷都要中五的，又要上建造業議會牌照課程。這些不過是我一月考試的筆記的十分一。」話雖如此，任職港資建築公司，防水專科的阿細卻沒有在運動中遇上太多行家，「因為地盤佬政治意識不高，始終以勞力為生，只求溫飽。而且有很多都是中資公司，公司也會問有沒有旗下工人參與佔中。」

本土工藝 捍衛戰線

一談到佔中，阿細還是勁度十足。每年七月一日，阿細都會和老婆上街遊行，每逢區議會和立法會選舉都會投票，阿細一直與妻子共同進退，一家全票投予長

毛。九月二十七日早上，警察暴力拖行衝入公民廣場的學生，這一幕令阿細抱著支援學生的心態到金鐘。同日凌晨，佔中三子宣佈提早「佔中」。對此，阿細稍有微言，縱使理念上不全然贊同，但行動上依然留守，直至最後。

兩個月前的事情，阿細如今說起，依舊繪聲繪影，鉅細靡遺。十月十三日，警方開始清理金鐘道和銅鑼灣佔領區的障礙物。在銅鑼灣佔領區留守的阿細，原本翌日要去長洲上班，路經中環天橋，留意到警察佈防，佔領者的防線被拆，阿細立馬請假去幫忙鞏固路障。從中環遊走至演藝道的路上，遇上鐵馬被吊臂車沒收的一刻，也看到靜坐一旁哭泣的小女生，還有咬緊牙關、緊握拳頭，卻懂得忍辱負重的小男生。警察清場過後，阿細看見地下有竹枝，便親身指導身邊徬徨的學生搭起第一個竹棚。後來再到中環方向防線搭建，對抗以「的士聯會」為名，戴上口罩和刀具的所謂「反佔領人士」的衝擊。同日夜晚，回到銅鑼灣，得知有人運來泥沙及水泥，他就再加建防線，灌泥水。行動、話語，同樣快、狠、準。

剛烈男兒粗中帶細，「本身想直接把水泥倒在地上建路障，但最後決定用藍色帆布墊底，避免水泥流入電車軌，影響行駛，也怕干擾電流，所以才把水泥灌入桶，再插入鐵馬。水泥即是粉加沙再加水，所以開水

泥的關鍵在於三者的份量如何調整。」阿細的指甲修得平而短，指頭和手掌厚大粗糙，是一門香港獨有手藝的痕跡。香港享負盛名的鄉土建築（Vernacular Architecture）沒有高樓大廈、玻璃幕牆或摩天輪，看不見大論述下的中環價值，卻看見歷史與民間肆意滋生的智慧，如竹棚架、霓虹燈廣告和唐樓。阿細於佔領運動「動工」初期甚至曾接受《紐約時報》採訪，再次說到老本行，他始終說得頭頭是道，「演藝學院對外的竹棚多數用保鮮紙打結再紮穩。棚架要有多個重疊的支點，竹枝有粗幼長短，都是力學不能計算的，但按經驗就不會出問題。黑色一條條用來打結的叫竹篾（由竹籤撕裂而成的幼纖維），有膠膜塗層，質地防水耐磨，搭出來的棚架才會紮實。」以一技之長為社運出了一分力，阿細卻不以為然，「沒有，答有的都不過是貪圖自我感覺良好罷了。」

銅道中人 不爭光環

相約銅鑼灣，見面之時，已回到特首口中的「日常」。位於購物區核心，社會各階層來回進出，各國遊客往返流連，「銅鑼灣最適合做宣傳教育，物資豐富，人流多。我們會和大陸遊客討論，最緊要讓他們知道有這件事發生，拍照的更歡迎。」長駐銅鑼灣佔領區的阿細，每每說到這個運動邊緣的地區，情感起伏特別大，「這裡的抗爭最純粹、最基本、最勿忘初衷。」



向男人的浪漫致敬

Umbrella Movement 2015

flyingpig.wong



村民從相識到相熟，從炎夏到入冬，和附近小店家都混得熟絡，「村民又會一起到我家吃火鍋。」位於鎂光燈外、政治權力角力的外圍，這裡沒有大台，沒有傳媒關注，「這裡沒有光環，默默付出對抗醉酒佬，『藍絲』挑釁者也沒人知曉，也沒有支援，孤兒感好重。」

反對大台主導、政黨騎劫、勇武派與溫文派的意見分歧等問題，令金鐘、旺角添了不少風雨，暴風眼以外的銅鑼灣反而有另一片風景，「為甚麼我們沒有大台？因為我們希望容納每一種聲音。橫額上寫『勿忘初衷』可以，『保持戰意』可以，『和理非非』也可以。」運動中遇上同行者，眾人計劃組織地區工作，未來為長者修葺家居，讓技能隨雨傘遍地開花。

從日間用毛巾包頭，戴上口罩，大汗淋漓地爬高爬低搭棚開水泥，到入夜邊煲煙邊吹水，還是繼續搭棚開水泥。他不介意在媒體面前曝光，把有形及無形的包袱都擱下，自然能夠釋懷、豁然。「我們這些愈低下階層的人，反而愈不害怕。沒有孩子，從事手藝工作，被解僱大不了就做第二家罷了，警察又有甚麼可怕。法律責任？我又不是殺人放火，成場運動有哪一條罪名是嚴重的？沒有。」

佔領兩個半月，阿細到過旺角前線共三次：十月十八日光復十字路口、十一月五日砵蘭街和亞皆老街衝



突，以及十一月二十五日清場。最終於清場當晚在旺角山東街以「非法集結」罪名被捕，他把每個日子都記得分外清楚確實，「有個群組叫『1125』，全部都是被捕的人。」在這個「品流複雜」的佔領區衝鋒陣過，阿細倒是欣賞旺角的規律。「全部都是一班很堅毅的抗爭者。不論是古惑仔還是地盤佬，都堅守雙學或這場運動的規矩，如果按他們自己的規矩就不是這樣了！兵來將擋，面對警方、黑道攻擊，本來勇武的他們，真的只是得個擋字。」採訪當日大清早，阿細先陪同一眾佔領者上庭提堂，再到警局報到「踢保」（拒絕保釋）。他在運動吃過催淚彈，被警棍打至骨裂，停工休養了兩星期多，被捕再獲無條件釋放，「說真的，我們只不過是整場運動的微粒，那麼多事情發生，不用把自己看得太重要。」

人散，曲未終。要求阿細展示手腕上的黃色普選手帶時，他笑著問：「你有沒有覺得我好O.K.？」按停錄音筆之際，阿細太太來電，著他買一本剛出版，有關佔領運動的書，並叮囑他回家吃飯。阿細用沙啞的聲音說道：「我沒有事，你餓了就先吃吧，我回來時買糖水給你吃。」

地盤佬 2.0，溫柔有時，「雷氣」有時。

日常與抗爭，卻在同時。

新聞部的暗角

撰文／東葉

十月十四日，無綫電視新聞部在暗角中重光，一日而已。一段曾健超被七警拳打腳踢的畫面，為無綫電視新聞部照出一日的光明，更準確是僅僅三十七分鐘的光明。日照轉瞬即逝，接下來又黑，又長的寒冬，猶如極地一樣，籠罩無綫電視新聞部的未來。這位無綫電視新聞部員工不是任何人的肚裡蟲，只是道出自己的心聲，而A的身分，只能肯定不是某高層。





雖然這間新聞室內，有些
界線 我們早已經知道，但以往也能
鑽些空子，現在立場就是反對、反對和反對，大家也會問，
不要這樣「**狼死**」吧？





與A會面，選好了一間意大利餐廳的「暗角」。匆匆來到，除下背包，A不由自主地四處張望。沒兩句寒暄，A直入正題，說一班跟「2014新聞室暗角事件」有關的同事，人人自危，似乎離職潮將會一觸即發，「自己還沒有找到工作，似乎也跟這事有關，比你想像中難」。A是其中一位無綫電視新聞部的前線員工，在不同的傳媒機構工作數年了。在十月十四日的凌晨，發現了香港人不能不知，知道了卻不寒而慄的真相。

那夜凌晨，新聞室內坐著兩位負責調配記者的同事，一位記者，和那位最後被秋後算帳的助理採訪主任。當時警方已經揚言要動用武力擊退每位衝出龍和道上的示威者。記者要趕在凌晨五時前交好故仔，各人金睛火眼地看著直播訊號。在記者交稿給助理採訪主任的時候，負責調配的同事突然有所發現，「很清楚、很多動作」，七警「疑似」向示威者「拳打腳踢」的鏡頭，從前線攝影機直接傳回將軍澳新聞部。恐怕在電腦熒幕看不夠仔細，一眾同事到剪片房逐格觀看，當時各人對「暗角」、「索帶綁手」、「拳打腳踢」等字眼似乎認為沒必要討論，最後由助理採訪主任執筆，清晨六時正首播，六時三十分重播，六時三十七分電話便開始響起。

「不能用這些字眼，不能出街」，聽筒那邊傳來高層要求在網上新聞「立即下架」的要求。（香港早晨）的編輯同時亦收到來電，要求要在早上七時前刪掉部分的旁述，造成觀眾看到只見畫而不聞聲的版本。

「執筆時已想到很有爭議性，能做多少便多少」A轉述該事件其中一位主角的感言，「換了是七位示威者惡打一名警員，一樣應如實報道」。實事求是本應是記者天職，難道新聞主角換了敏感角色，怕得罪權貴便要避重就輕，甚至篡改事實？這件新聞界暗角事件，注定要令這行業風雲變天。

十月十四日前，佔領行動，警民對立已經愈演愈烈，和市民關係變僵的還有無線電視新聞部。A形容，每天登入內聯網，收到的是各「藍絲帶」的投訴信，新聞總監還會把稿件，在台前幕後三百多名同事面前，逐字「鞭屍」，以儆效尤。另一邊廂，前線記者採訪時不斷被指責，批評他們報道不盡不實。「同事開始笑說，工作要帶幾個『老母』也未夠」，A苦笑說著，連攝影機的台徽也要用黑膠紙貼著，記者拿著咪牌穿樓人群也要份外閃縮，「做記者要做得這樣慘，真的聞所未聞」。

「佔領是擾民，是非法集會」A扮某高層，振振有詞，道出一切有關佔領行動報道的核心思想：罷工罷課，

要多採訪受影響的家長，不受影響的，報不得；佔領道路期間，要多採訪的士業界，說他們生意淡薄，示威影響生計，有的士龍頭說生意不跌反升，報不得；十一黃金周，總監推算旅遊業淪陷，零售業百業嚴冬，豈料旅客接受訪問時說毫無影響，一律報不得。「雖然這間新聞室內，有些界線我們早已經知道，但以往也能鑽些空子，現在立場就是反對、反對和反對，大家也會問，不要這樣『狼死』吧？」，A又苦笑了一下。記者，愈戰愈勇，全靠緊守崗位的格言。

面對內地維權新聞時要維穩「河蟹」，在報道香港示威爭民主的消息時，要盡量把暴亂一面展現鏡頭之前，A憶述以往觸及這些被視作敏感議題時，也有些商討空間，但只有佔領行動是徹底的敏感詞，編採方針絲毫不能讓步，A形容是香港新聞「河蟹」，最赤裸的真相。

早上九時三十分，新聞部風雨不改的例會，某高層洪亮的聲音如常傳出會議室外，「警權是要保護的」。這次一眾同事都感受到他的歇斯底里。某高層聲稱因懼怕當前的報道，有機會成為妨礙審訊的理由，「暗角」、「索帶綁手」、「拳打腳踢」等字眼通通要立即消失。把新聞真相「下架」，觸動了一直沉鬱的記者們的神經，這是他們的底線。





拒絕河蟹 新聞真相

下午二時，新聞部前線記者的 WhatsApp 群組響過不停。A 稍不留神便跟不上，「可能是職業病，一聽見聯署的建議，有同事便高速寫了初稿，後來就是靠 WhatsApp 左改一點，右改一點，五時多便是大家看到的這封聯署」。

一封史無前例的無綫電視新聞部聯署，歷史性地「遺憾」了一台獨大的新聞部，比六點半新聞頭條更受重視，意外地為這班前線員工戴上光環。「走到各佔領區，罵聲不再，有人點頭，有人送上麵包，同事們終於感到一點鼓勵。」A 邊說，臉上重現歡顏。

聯署一出，A 形容不只新聞室外，即使回到公司，氣氛也跟以往截然不同，特別在十月十六日，聯署後兩天的會議上。「大概三十人跟那某高層商討，氣氛出奇地好，也是理性討論，那某高層更提到超時工作時薪雙計，更承諾絕不秋後算帳。」A 形容當天在席上感到樂觀，天真以為保持了一點點這裡僅餘的新聞自由，部分同事更直言滿意。

「發夢也想不到網上流傳了這段（較早前疑似高層訓話的）錄音，這的確是扭轉了整個局勢」，A 初次有點怒氣。集團總經理隨即高調發聲明，指這位「害群

之馬」勾結外間勢力，破壞公司運作及聲譽，定必追究到底。

聲帶事件發生後，「涉事」助理採訪主任每天負責的「菜單」（採訪列表），一律與佔領行動無關。「至少兩名記者被列入黑名單，被禁止做任何政治或佔領有關的採訪。」A形容這應該只是算帳的開始。

十月二十八日，聯署後兩週。「以往下令要『整死』某同事，也不曾試過如此明目張膽。」A有點不忿，因「涉事」助理採訪主任被調離前線，帶領四位兼職記者，當首席資料搜集員，明升實降，而「涉事」的編輯主任則被削四分一花紅，縱不是行內人亦清楚明白。「大可一如以往，把涉事者投閒置散，何須如此急就章，令人太多揣測了吧？」事後，亦的確有另一位編輯主任，被調往較少觀眾的互動新聞台負責編排，投閒置散無疑是比較低調的處理手法。

假如命令來自新聞部以外的高層，證明編輯自主已蕩然無存，新聞部再難獨立運作。「也可能是，要為阿爺付出一點，當是還個人情給政府，當作是電視續牌的籌碼」，A再沉思了一會，又說「如果真的如此，你未必會怕。」A竟語帶恐嚇：「但假如命令來自街外人：警察、政府、中聯辦？這次暗角事件就如無綫轉章（一改以往風格），有誰會不高興？」

「傳媒赤化早已是不爭事實，暗角事件卻令新聞機構淪為宣傳機器，操控輿論的棋子，可怕且可悲。」A冷淡地說：「這些話說得多了，慢慢接受了，現在還是在想前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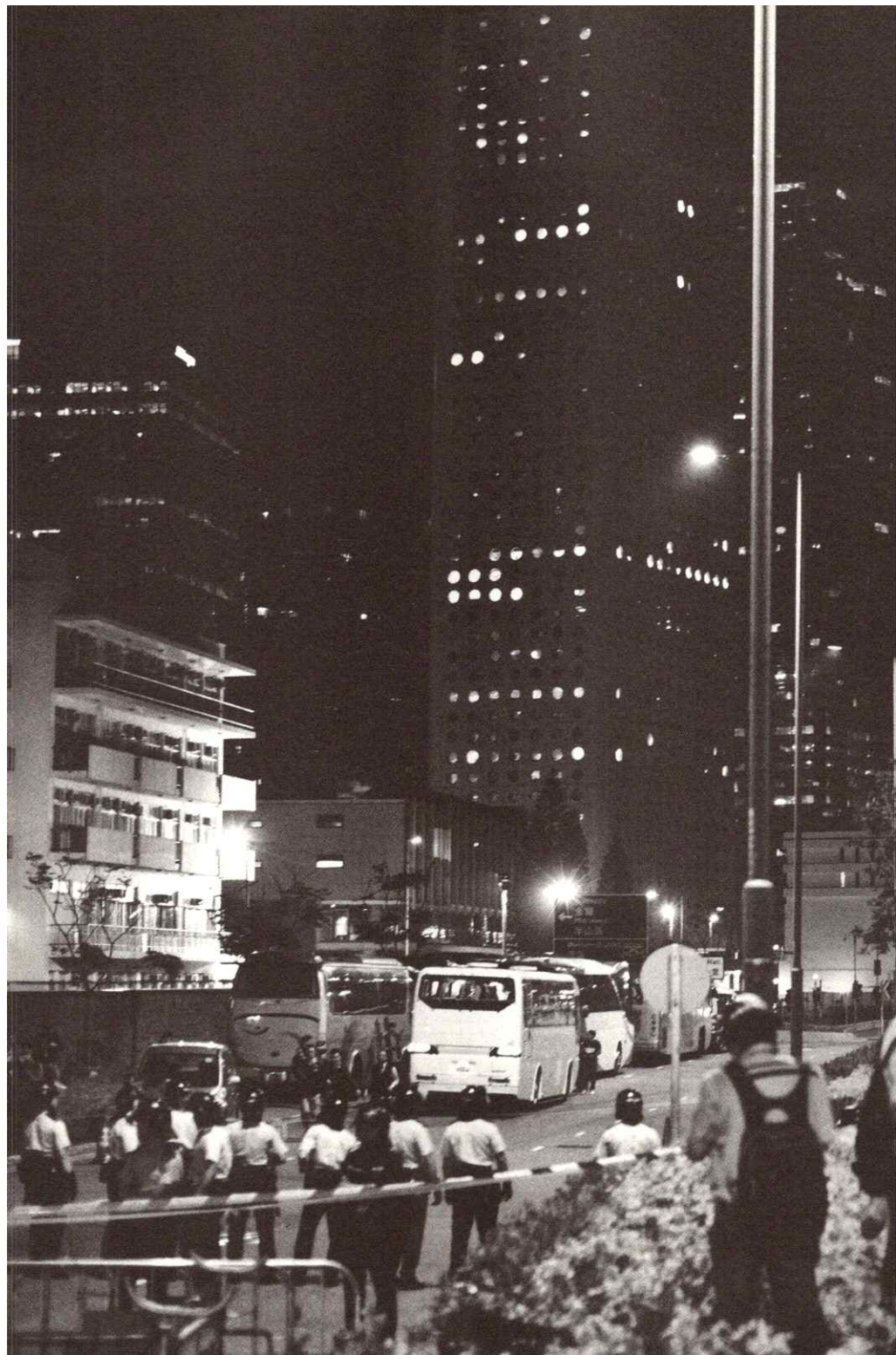
被問到還要當記者的時候，A仍然堅定地說：「一時勢愈亂，更不能死，除了記者，暫時想不到其他想幹的。」對應赤化的新聞界，我們只能以赤戰赤。靠的，便是記者天性的赤子之心，以及心內那團永不磨滅的熊熊烈火。

香港新聞史注定會記下這一天，這一班不畏強權的新聞從業員，「某高層」的名字和所作所為亦定必再交由歷史審判。

暗角的光明

撰文／艾

暗角事件以後，家明再也忍不住，決定要跟兒子告白；警察叔叔不一定是好人，他們當中有人做錯事，爸爸感到很難過。連尚在念幼稚園的小男孩都知道，做錯事便要受罰，警察叔叔濫權打人，自然要承擔責任，受公民社會懲罰。家明連夜和其他社福界朋友商討，如何向警察表達不滿，最終在半日之內成功召集一百一十三位社工，就同儕曾健超被毆一事在十月十五日集體報警。逾百位社工包圍灣仔警察總部，一直從黃昏等到黎明，希望暗角的光明得以彰顯。





警察已經將他拘捕，為何還要這樣
拳打腳踢，以暴力對待
被綁雙手的市民？是非黑白很清楚，這明顯是關於
良知的問題。



家明

策劃暗角報警的社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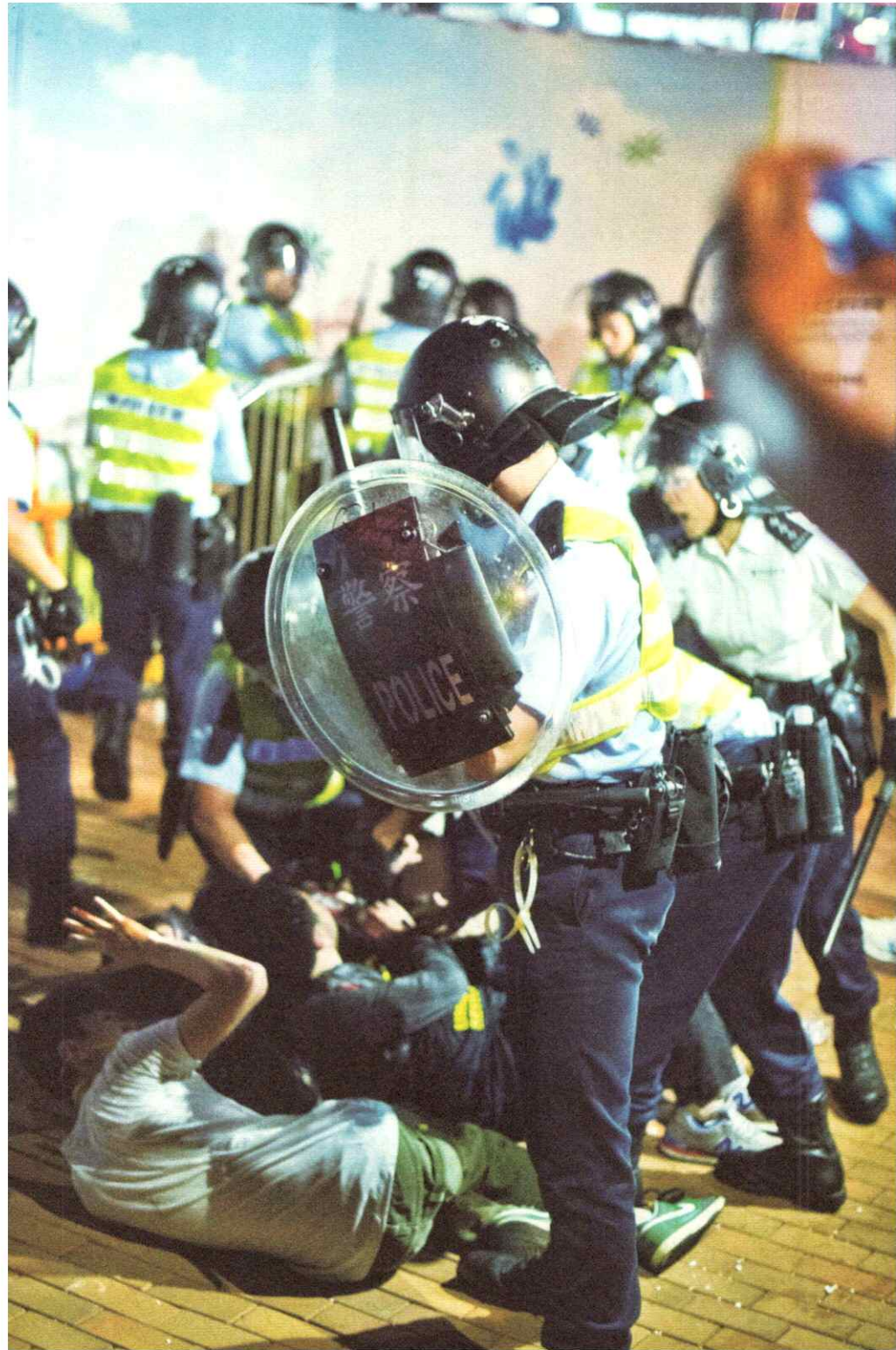
家明還記得，「928」當天在海富中心捱過頭一炮催淚彈後的情景：聚集的人吃過煙霧後雞飛狗走，一個十五、六歲的女生瑟縮一角放聲嚎哭，他雖然也悲憤生氣，還是試著走上前，「我在安慰她，內心卻感到非常內疚，感覺像我也有份兒傷害她。我試著回想，為何我站在社會上比較優越的位置，這些年來卻因為害怕付出代價而噤聲？」

又有一次，在旺角，黑夜來臨前的下午，氣氛繃緊，他趕緊拋低工作奔往旺角。走到十字路口的現場，見著躁動的人群如何毆打一個頭髮染金、打扮時髦的年輕佔領人士，而旁邊的警察是如何地袖手旁觀。終於逃出瘋狂的十字路口，有位年輕的「金毛」男生披著被扯爛了的衣服，一身染滿血與淚的爛布，一臉茫然地問家明：「守在上方的學生，究竟做錯了甚麼？」家明，又哪有答案呢？

他只好擁著「金毛」男孩，雙雙哭成一塊，連他也不知道究竟是誰安慰誰。

連家明這樣一個成年人，也不敢相信世界的荒謬，只有十多歲的年輕人，還能夠相信世界麼？「我是青少年外展社工，常常跟年輕人說，做人要有夢想和希望，但這一刻連我自己也感到沒有希望，還怎能向年輕人交代？」





從小在香港長大，家明成長在公平的制度下，扶著社會階梯向上游——大學畢業、成為註冊社工、建立幸福家庭，這一切都是他憑努力賺回來。當爸爸的，固然也期望尚在念幼稚園的兒子能成長於公平公義的制度下，靠他的一雙小手，活出自己的人生。因他深信，只有活在公平公義的地方，人們才有條件講夢想與理想。如果黑等於白，鹿等於馬，一切建基於公平公義的夢想，便會如泡影破滅。

不忿警行私刑

這些話題對小男孩來說，未免太遙遠。然而警察叔叔經常在電視上出現，爸爸看著那些畫面竟然又會哭，小男孩總會好奇，社會究竟發生什麼事。他對雨傘運動的印象，除了電視上躁動的畫面，還有從家中的黃絲帶角落而來。「他會問甚麼是黃絲帶，真普選又是怎樣的一回事。」他一直疑惑該如何向兒子解釋，而又應該說得多直白，始終，世界的荒謬不應該壓在天真的孩子那薄如蟬翼的肩上，尤其是，要打破警察叔叔作為除暴安良的執法者的角色。

闡明大義的對白，他想好了，又嚙下。家人當中有做警察的，怕因此影響兒子與該家人的關係。直至暗角事件，家明不打算再蒙蔽兒子，忍著淚對他說：「警察叔叔有好人，也有壞人，今次有警察叔叔做錯事，

而每人做錯事都必須承擔責任。」他承認，要向只有六歲的兒子說明這事非常困難，當中經歷多番掙扎，「叫他還如何相信警察叔叔會保護市民、維護社會公義？這實在很難開口。」

一場運動迫使我們直視社會的荒謬，警察在暗角打人是光明磊落、街頭亮刀只因喜歡吃生果、襲擊他人的只要掛著藍絲帶便沒有事，這些無理、可恥、荒誕得過份的事令人難以置信，說出來都自覺荒謬。「正因為這樣，我們更萬萬不能視若無睹，噤聲，只會是瞞著雙眼，成為包庇政權的幫兇。」

「警察已經將他拘捕，為何還要這樣拳打腳踢，以暴力對待被綁雙手的市民？是非黑白很清楚，這明顯是關於良知的問題。」十月十五日凌晨四時多，家明從電視看到曾健超在暗角被警察毆打的報道，氣憤難平，馬上在 WhatsApp 群組和社工朋友討論，如何回應警方。「今次事態嚴重，不可以拉橫額喊幾句口號便草草了事，於是我們想到要去報警。」

號召社工報警

十月十五日黃昏，近千名社工聚集在灣仔警察總部，當中近百人準備報警，卻因為警署只開放兩個櫃檯而拖慢進度，警方並部署上百名警察，於警察總部



外戒備，遠超在櫃檯落案的警察，形成社工包圍警總的詭異局面。「我們本打算下午五時多開始報警，計劃晚上八時便趕到金鐘大台聲援學生，沒料到這報警行動，一報便是十小時。」報警進度緩慢，加上入夜後來報警的人愈來愈多，連帶來聲援的市民，高峰時警署外聚集逾千人，警察劃出的示威區容納不了那麼多人，於是人群開始坐下，變相佔領了部分馬路。猶如「938」下午衝出告士打道的市民，本該不想佔領，但人太多，兼之警方封路，熱心的人擠著擠著，狹窄的地方困不住澎湃的民意，佔領就是理所當然地發生。

「成日講和理非非，計劃報警前，也仔細考慮社工的身分與包袱。怕因而被社會誤會，以為社工堵塞道路、報警是搞事。」直至到達現場，家明才知道這些掙扎是多餘的。警署外有不少來聲援社工的市民，部分更自製「照妖鏡」道具，希望前線警員記住社會賦予他們的權利與責任。

從翌日報章或社交網站獲得的印象多為正面，可見社工報警行動就像暗角中的光明，渾濁流中的清泉，發揮以正視聽、清淨人心、證明社會的正面作用。「讓社會看見，這麼多社工走出來，就是為了履行公民責任，以報警回應警察不恰當的行為。」

刑事檢控變投訴

家明和社會工作者總工會的戰友從早上七時多開始籌備的行動，從黃昏展開，至翌日晨光初露時結束。最後報警的人數遠遠超越期望，他認為行動已引起社會關注，暫時放下心頭大石，在連續工作二十小時後便回家倒頭大睡。

然而，始終暗途險惡，當光明成了少數，黑暗獨大，光天化日下，也可能隨時被黑暗吞噬。警方直至十一月底才回覆，並指個案已轉交警察投訴科跟進，明明白白的報案，本該是刑事檢控，但竟當作投訴，交由警方內部調查處理，家明和一眾社總戰友氣憤難平。

在光明得到彰顯之前，家明堅決守在雞蛋的一方。他和社總戰友繼續監察警察，從記者採訪被襲後聲援記協、警察招聘日發動尋回良知行動，由七個社工穿上寫上良知、正直、誠實等字眼的黑衣，到輔警總部外派傳單，呼籲來應徵的年輕人堅守良心價值。舉辦名為「光明磊落博物館」的展覽，並展出從前線佔領人士收集的物品，包括被警察扯爛的衣物、寫上一警察冷靜「標誌的公仔、用作防禦警察、以水樽製成的護手、救護人員的螢光背心等，把旺角的黑暗、暗角的光明以展覽形式展出。這些行動對大鱷來說固然不痛不癢，不過雞蛋之所以能擊破高牆，並不因為高牆軟

弱，而是因為雞蛋鏗而不捨、團結一致地撲向高牆，以自身的粉身碎骨作代價，雖未必能撼動牆身，但讓自己的破碎及濺在高牆上的汁液公諸於世，期望令高牆不能肆無忌憚。

最黑暗的時刻，也是最接近晨曦的時刻，凌晨的暗角展示了醜之極惡，暗之盡頭，卻預示了真善的晨光，必將照耀這曾經極暗的一隅。



You'll Never Walk Alone

撰文／董小姐

有一種狂熱叫入血，有一種執著叫信仰。十月十六日，立法會議員譚耀宗引用利物浦球會會歌「You'll Never Walk Alone」（YNWA）聲援警察，五千名香港的利物浦球迷四十八小時內，極速籌集七萬元，於《蘋果日報》登跨版聯署聲明，譴責譚耀宗扭曲會歌。那份同仇敵愾，比利物浦對賽宿敵曼聯時，有過之而無不及。





好難離棄球會，就像我好難離棄
生活，香港永遠是我的家。
香港，就算我去了第二個國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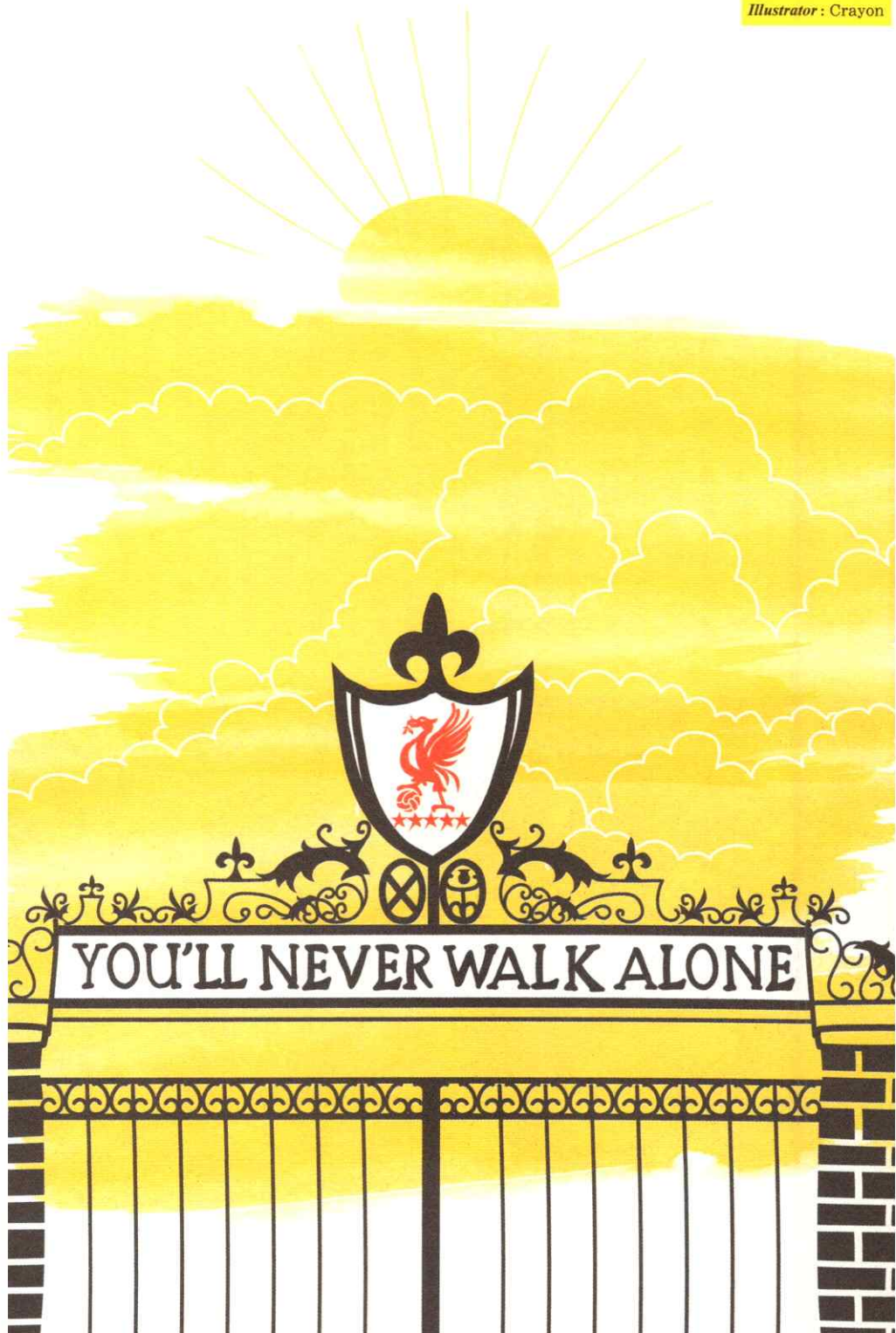


Tony
利物浦球迷

發起這次登報行動的是阿橙，負責後方支援工作的是 Tony，二人出生於利物浦最輝煌的八十年代，卻是在利物浦松柏凋零的九十年代成為球迷。訪問前的一個星期，利物浦於英格蘭超級聯賽對戰曼聯，輸零比三。「哭波喪」是經常有的。」阿橙笑說。這種習慣戰敗的坦然不禁讓人疑惑。在近年，英超愈加資本化，土豪商賈開始大手筆收購或注資英超球會，從前成績一般的曼城、車路士，都因為獲得龐大資金而大肆收購優質球員，反之，缺乏「大水喉」的傳統勁旅如阿仙奴、利物浦則相形見绌，前者被譏「九年無冠」，後者更有「若要生活好，莫買利物浦」之諷。究竟，是甚麼使球迷執拗地與利物浦共度十六個寒暑？「我會覺得我支持的球隊是正義的，帶住公義的……爭取了公義二十五年。」

一切都是由公義說起。一九八九年四月十五日，利物浦與諾定咸森林於英國希斯堡球場上演足總盃四強賽事，不幸發生人踩人慘劇，導致九十六名利物浦球迷死亡。然而，英國警方事後卻刻意隱瞞真相及改寫調查報告，談過於利迷鬧事。其後球隊將「YNWA」(You'll Never Walk Alone) 加入會徽，安慰罹難者家屬之餘，亦提醒大家不要忘記執法者的不公義。利物浦堅持陪伴家屬走討回公道的路，走了二十多年，直至二零一二年，英國政府始公布希斯堡調查報告，揭露當年警隊的醜行，公義得到彰顯，首相卡梅倫就此道歉。





歷史帶來傷口，傷口止血結痂，皮膚便添了一層厚度。此後，追捧利物浦不再只是渴望分享球賽的勝利，而是價值的認同，更甚者是一種信仰。今年是慘劇發生二十五周年，四月時更於晏菲路球場舉行盛大悼念儀式，一眾球迷剛從歷史的悲傷走出來，譚耀宗議員就在二零一四年十月十六日的立法會會議上，以「YNWA」勉勵在雨傘運動常被詬病暴力清場的警察。這刺痛了很多球迷的神經，認為與「YNWA」涵義相違背。「我們會以兄弟姐妹形容罹難的九十六人，不能接受家人被譚議員這樣胡亂引用，完全是一種侮辱。」Tony 氣結地說。

忠於信念 一呼百應

率先反擊的是利迷「獅子」，當日他在本地利物浦球迷網台「Make Us Dream」，登了一篇譴責譚耀宗的聲明，另一名球迷阿橙看在眼里。「那篇聲明寫得很好，雖然已在網上廣泛流傳，但印在傳統紙媒上面的威力仍是存在的。在九月三十日，我的母校保良局李城璧中學在《蘋果日報》登了一版廣告，譴責警方於『928』對市民動武。那我就想，既然師弟妹亦能登廣告，那我應該也可以做到。」心動不如行動，於是阿橙在得到原撰稿人「獅子」首肯後，便開始了他的四十八小時登報游擊戰。

戰場由球場換紙張，阿橙由塘邊鶴成了落場踢的人。十月十六日晚上八時左右，他聯絡了《蘋果日報》廣告部的職員，知道登廣告成本約三萬五千元，便著手在網上籌款。「那時朋友怕未能在限時內籌夠錢，我就說若真的不夠我自己補貼吧。」阿橙事在必行。約在凌晨十二時，阿橙的利迷朋友迅速將認捐表格上載，並透過各網絡平台將籌款登報、留名聯署的消息發佈出去。

那是個不眠夜。阿橙待在電腦旁，看着實時更新的捐款表格不斷跳動。三個小時後，籌款總數達標了；再過四小時，天亮了，共五千人留名認捐，金額是目標的兩倍，約七萬元，款項由二十元至二千元不等。再過兩小時，銀行開門，阿橙陸續收到四方八面的WhatsApp及過千封電郵，告知他已入數。

不足十二小時，七萬元，五千個聯署，面對這一堆數字，阿橙的第一個反應是：「呆了，我真的是呆了。」除了驚訝於網絡動員力量的強大與迅速，也來自一份被信任。「突然間要拿幾百元出來，捐去一個陌生人的私人戶口，全都是講個信字。有很多網友還特地WhatsApp問我，『我捐這筆錢夠不夠，若然不夠，你告訴我，我放工後再去捐』，這是最可貴的。」而在芸芸捐款者中，約有一成人傳短訊時告知阿橙，他們是其他球隊的支持者，包括利物浦的死敵曼聯。同

仇敵愾，就是當互相競爭的對手，看到有更值得齒冷的共同敵人以後，忽爾化敵為友。球賽以外，大家不過都是一個個追求公義的人。

鑑於捐款以及聯署數目遠超預期，阿橙與朋友決定刊登跨版廣告，而《蘋果日報》亦很爽快答應。料不到價錢方面還可斟酌，「我問職員能否給予折扣，五萬元以內可以嗎？他表示要與主管商量，過了半小時便回覆我，拍板收我們成本價四萬五千元，最後還加多了一句『從未試過賣得如此便宜！』」原來當時阿橙已盤算着能否有剩餘款項捐去「希斯堡家庭支持組織」(HSFG)及支援「雨傘運動」，最後得《蘋果日報》成全，如願以償。雖然加碼至兩版，但版面始終有限，最後只能刊登二千個聯署，佔總聯署人數僅四成。

整理好聯署名單、排好版、讓律師過目後，已是晚上七時，《蘋果日報》傳來初稿，惟排序雜亂。在平日，更正問題毫不困難，但那時期《蘋果日報》大樓每晚十一時便會被大媽圍堵，為確保能夠順利運送報紙到市區，蘋果日報管理層就把截稿時間由每晚十二時提前至八時。所有事都是一環扣一環。阿橙心急如焚，擔心未必能在一個小時內把稿件修正，「接下來的一小時，我的視線未離開過電話，希望獲得廣告印版，但不知《蘋果日報》甚麼時候能傳來更新版本。」最後有驚無險，兩版廣告順利付印，排序清晰，於十月十八日成功刊登。

家是香港 不言離棄

兩頁紙，輕飄飄，飄到每個利迷心坎裡，開花。「有不少利迷曾問我們是否特意將這件事政治化？但當他們細心看了聲明內所說的原因，就開始了解，重新認識那段歷史。」阿橙說。而其實政治從來都是眾人之事，追求公義這普世價值更是沒有邊界的。

價值沒有邊界，那麼支持度呢？我好奇問阿橙，發生甚麼事才會離棄利物浦？「不會呀，如果沒有『打假波』，沒有甚麼特別事發生，是會繼續支持的。就好像香港那樣，以前威風八面，現在很平淡，但大家仍然都在，不會做『勝利球迷』。（如果真的打假波呢？）會失望吧！」他還是捨不得說出「離棄」二字。Tony 搭話，「不過其實打假波都是球員層面的事，我又不曾失望，球員犯法，不關球會事。好難離棄球會，就像我好難離棄香港，就算我去了第二個國家生活，香港永遠是我的家。」

香港，就如利物浦，曾經輝煌一時，現在雖說不上沉淪降班，但面對強大的紅色資本流入，本土的一切，都處於捱打狀態。在全盛時期的大勝變得理所當然之時，在逆境下穩守我城再伺機反擊，打出一場漂亮的逆轉勝更能振奮人心。香港，You'll Never Walk Alone

認真做膠事

撰文／郁

十月十七日，一群香港中文大學學生為迎接李偲媽到中大抗議，非常認真地為她準備了一個被不少成年人認為不知所謂的迎新營。無論是認真地「膠到底」，或者「膠爆」地認真到盡，反正世道荒謬，又有何不可？



抗命捉賊擒



其實**李偲媽**等人是 *Attention Seeker* .

如果真心要向校長反映意見，有大量其他方法，例如寫信，這樣闖進來是有心「**搞事**」吧。



S

中大新聞系學生

S是中新聞系學生，帶著同為校友的筆者走上「NANCAN」後那條已經變得很安全的樓梯時，指著欄杆上本來代表新聞自由的藍絲帶，感慨地說：「這些藍絲帶是我們在年初時繫上的，代表對我們老師，即《明報》前總編輯劉進圖當街被斬的憤怒。但如今卻在雨傘運動被用作支持警察執法的象徵，真是……」

作為反對佔領陣營的其中一個象徵人物，李偲媽擊敗黃之鋒進佔「Google 香港二零一四本地時事人物搜尋排行榜」的第四位，僅次於周永康、周庭和岑敖暉之後。她在十月中高調預告要「踩入」中大及港大狙擊兩院校長及「佔領」發起人——中大社會學系副教授陳健民及港大法律系副教授戴耀廷。S和中大同學都覺得要在主場「賀一賀佢」，就在WhatsApp群組討論，並發現已有中大人自發在改Beat詞。由於理念相近，兩夥人一拍即合，決定與其他三人在「踩場前」成立「偲媽迎新營」的Facebook群組跟進此事。

荒謬對策 周詳計劃

「其實我們是貪玩，發揮一下幽默感。『迎新』要有好客之道。」S等把「迎新」概念於「踩場」一役發揚光大，她自稱為「OC」(Organizing Committee)，負責接待「偲媽團」的「Freshmen」(新生)。在籌備「迎新」的過程中，S與一眾Admin亦有思想上的

掙扎，例如堅持不用有髒話的Beat和Slogan，也嚴禁用人身攻擊的字眼，例如不可取笑李偲媽的身型。她們認為如果這樣做，就與「藍絲帶」攻擊黃之鋒一樣。「我們特別為這個原則發了一個Post，帶幽默感地講解『理念』，因為髒話和人身攻擊會模糊焦點，不能讓他們甚至大眾覺得我們是一群不尊重別人、野蠻的大學生！這樣的話，誰人理虧，自有公論」，S與同學認真整理收集得來的Beat和Slogan，亦與中大學生會通力合作，一同修訂用字、印Beat紙，會長張秀賢亦答應幫忙「迎新」。

「其實李偲媽甚麼時間來、會去中大哪個地方，我們事前是不知道的。本來打算跟著她，如果她要向校方遞信，我們沒有理由，亦不會阻礙她。」S說為了應戰，有同學「馴身」做Soy(即「放蛇」混入偲媽等人中)，事前報名參與「偲媽團」，十月十七日上午在旺角中旅社附近集合，發現真有其事。S與該名同學緊密聯繫，包括了解團友的數目、車牌號碼及最新動向，即時在「偲媽迎新營」的Facebook專頁緊貼報道。

早在上午十時許，已經有不少中大同學自發到位於大埔道的中大正門恭候。在接「新生」前，「大會」分發印有Beat和Slogan的紙，一同練習。「大家都認真對待此事，其實中大有很多有心人自發做很多





事，例如我看見有人手造了一條用簡體字寫的『熱烈歡迎偲媽同志蒞臨中大』的紙橫額。」

以禮相待 反被辱罵

「偲媽團」第一站先到訪港大，在東閘宣讀了聲明後，很快便離開，驅車直往中大。下午一時多，姍姍來遲的「新生」終在中大正門現身，當時已有過百中大大人聚集，蓄勢待發。旅遊巴士一駛入，大家拍著手一湧而上。「李偲媽下車時看見我們過百人出迎是很興奮的，頻頻說『多謝你們』，又多謝我們為歡迎她而設立Facebook專頁，哈哈！」得李偲媽親口道謝，S笑言：「值得了！」她又形容，李偲媽初時春風滿面，以為大家真心歡迎她，「一眾中大人其實拿著『佔中間責校監下台』的紙牌，她初時不以為然，後來才發現『唔對路』，開始黑面！」

李偲媽山長水遠到訪中大，當然要發表一番偉論，內容有點冗長，不過眾人非常有耐心地讓她說完，亦有人主動「Shu」聽得不耐煩的人，示意要尊重說話者。當中李偲媽有些言論涉及校長和中大教授陳健民，眾人想立即用理據反駁，於是一直拿著咪箱的中大學生會會長張秀賢就嘗試與李偲媽對話，卻多次換來「走開啦」的呼喝，說「今天不是來找你」，甚至有「西合U」（疑似Shame On You）等不明所以的斥罵，

又不問情由地指控以三千四百多票當選的中大學生會內閣「不代表學生」。

S形容李偲媽「很無禮，我們只是要求對話而已。」面對李偲媽的不禮貌，眾人開始自發「Dear Beat」（即拍手、踏地、叫口號），又有同學舉起「停止搗亂否則Dear Beat」等模仿警方警告標語的自製橫額。S說：「李偲媽一行人終於知道校監是梁振英之後，開始黑面和很憤怒，說『你地班學生乜乜乜』、『讀咩書』之類充滿敵意嘅說話」，眾人就以「回應學生」、「食宵」、「夜話」、「金鐘見」等反擊。結果李偲媽一行人不敵群情洶湧，逗留約二十分鐘就在中大保安組護送下敗走。

在他們等車離開期間，一名中大校園電台記者在採訪時被這群「偲媽團」圍堵並辱罵是「廢青」，更出手拉扯這名記者的衣服，令S非常氣憤，「其實李偲媽等人是Attention Seeker，如果真心要向校長反映意見，有大量其他方法，例如寫信，這樣闖進來是冇心『搞事』吧。」有人說無視才是對付Attention Seeker的最佳方法，S卻認為「藍絲帶」爭取曝光，「黃絲帶」一方亦不能放任捱打，應該更主動搶攻，甚至要爭贏！「只要講道理、和平理性，有何不可？」





秉持著主動出擊的心態，結果「佻媽迎新營」專頁上載的其中一段「迎新」片段有超過十八萬人觀看，超過二千個讚好及逾六百個分享。雖然為李佻媽「迎新」只有一天，不過S與一眾Admin也沒有荒廢近二萬讚好的「佻媽迎新營」專頁，繼續不定期發放與雨傘運動有關的資訊，包括分享早前有人在大學畢業禮撐黃傘的照片和政治新聞等。

「我覺得應該繼續做該做的事，例如宣傳、社區教育等等。十月二十一日學聯五子與政府五人對話，我們有做文字直播，透過專頁發放資訊。」S表示一眾Admin很重視「核實」資訊，「這是新聞人的基本操守，運動初期謠言滿天飛，我們堅持核實過資料才發放，如果有消息真的核實不了，就會在前面加上『有傳』、『求證實』等字眼。」

S坦言除了李佻媽一團以外，不時亦有些大媽和「藍絲帶」到中大「搞事」，例如破壞廣見於校園各處的「我要真普選」橫額，甚至曾有傳會圍堵中大學生會，一群中大人都很團結自發保衛。值得慶幸的是，中文大學的學生一直很有骨氣，在這次佔領運動中，新聞系的同學更「走得很前」。九月二十二日學聯發起罷課一周，S形容她們一級「罷得好多」，而且罷課者通常都到了政總外的集會現場聽大專教師義教，或與其他院校的同學合作，負責這些「課堂」的音響、錄

影及製作文字版本等。「『926』學民思潮、學聯帶頭衝入公民廣場，現場其實有很多中大學生，其他人知道之後由中大『飛的』去支援。」S慨嘆自「926」以來，「再荒謬的事都見過，例如催淚彈，一個李佻媽不足為懼。我們整代學生都不一樣了，可惜是被逼出來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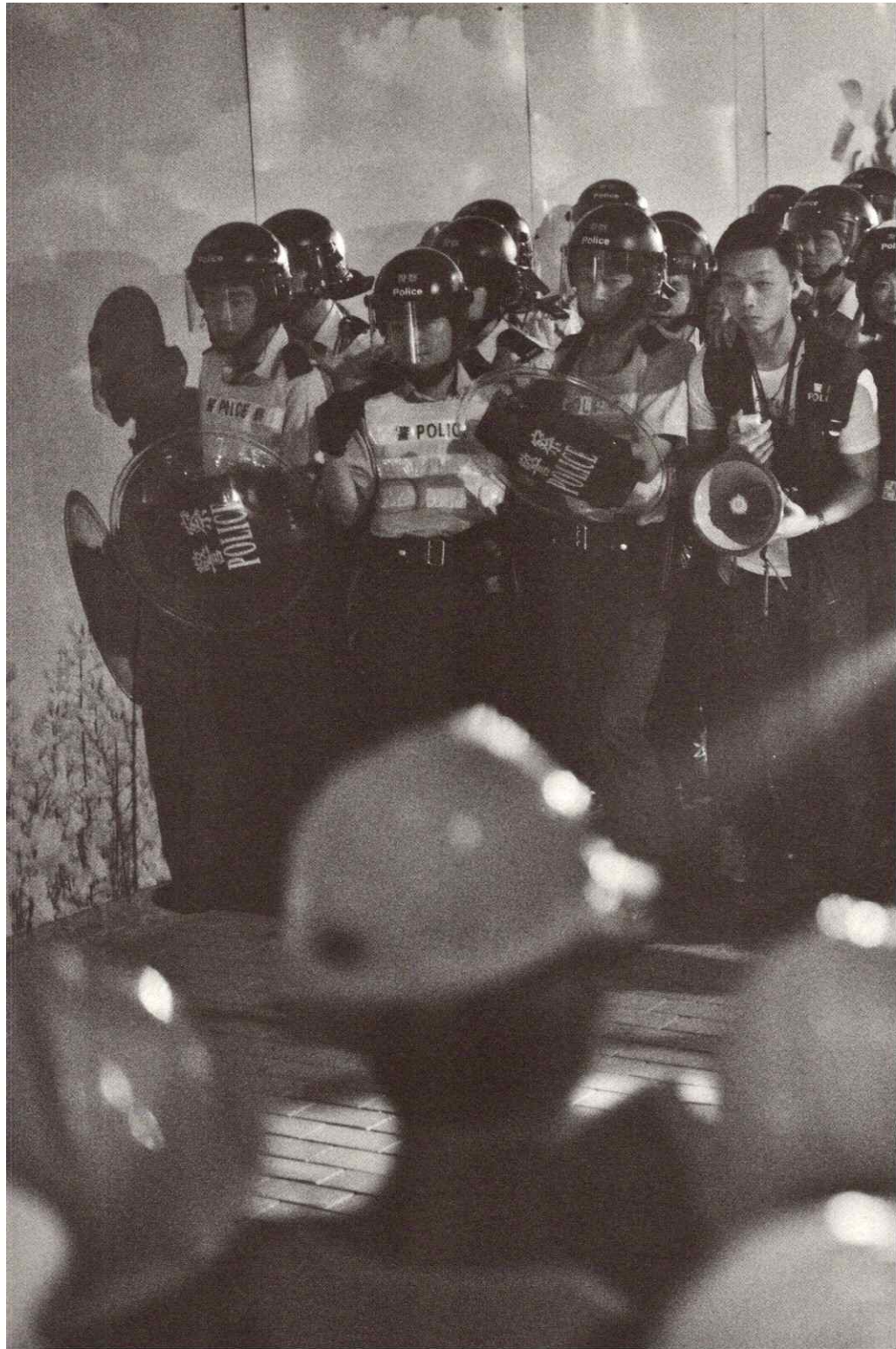


紅色暴雨

撰文／木

十月十八日凌晨，警棍雨下。警察終學懂了拆解傘陣的最有效方法——「打」！用最原始的警棍，由上而下打落每一把傘，比「928」對抗撐傘學生，更不留情地揮動警棍。這一夜，警棍如雨下。運動的第一場雨，就是一場紅色暴雨，是從佔領者頭腦散出的紅色暴雨。而急救員阿四，就在暴雨中用盡一生所學，盡力救援眼前每一位傷者。







成年人都坐在較後的位置，反而是學生或年輕人站在最前方，這是政府和警方都**清楚**看到的情況。我不會體諒警察使用**武力**的原因，因為他們沒有想清楚站在前方的是什麼人，他們只想到用**武力驅散**人群。



阿四
旺角急救員

警察在十月十七日一早就清空了亞皆老街與彌敦道的十字路口，雨傘卻在深夜再次在旺角聚集。警察於十字路口戒備，也在心中的十字路口徘徊：每個警察都有一支棍，一念天堂，一念地獄，全在持棍者之念。

「所謂適當武力是要有Standard的，包括用棍的姿勢、力度，甚至如何使用，作為紀律部隊，要有訓練，『唔可以令人死』。但從傷者傷口的部位及流血量，看到警察是『冇留過手』，毫無餘地，用盡全力打。」身為急救員之一的阿四，憶述當晚趕回旺角，檢視每一名傷者後所得的結論。當晚他由十一點，一直忙到凌晨四點，血如雨下，天堂地獄，不言而喻。

當晚他們三十人的急救隊，本來因為旺角清空十字路口，已打算回到金鐘落腳，豈料晚上旺角佔領者人數急增，他們隱隱料到大事將至，就立即飛車返旺角。阿四回想當晚在旺角一帶的情景：「兜兜轉轉才入到旺角，有無數的警車、警察，『村民』亦戴上了裝備，但都是雨傘、眼罩和頭盔，雙方已經在對峙。」而他們的車尾箱，盡是醫療用品，當晚大派用場。

三十人的急救隊在簡介基本的計劃後，就立即分成三隊，每隊有一位醫生隨隊，分別進駐山東街、鼓油街、登打士街三個十字路口。反應快，只因他們十月初就已經全天候留守惠豐中心，一起食飯、宵夜、洗



A person in a blue uniform and helmet is holding a large red sign with both hands. The sign has white text in English and Chinese. The background is dark with some blurred lights and other people in the distance.

*Stop Charging
or We Use Force*

停止衝擊
否則使用武力

眼、止血、留宿、派藥，團隊的默契就這樣一點一滴建立。阿四亦慶幸佔領初期衝突不太嚴重，有時間培養默契，因為團隊最初未磨合好：「急救站在初期作用不大，沒有幹太多實事，急救站的存在對學生而言反而只是一份安全感。」

肆無忌憚 殺紅了眼

警方大概於晚上十一時開始不斷警告示威者即將使用武力，幾分鐘後，就開始用警棍打人。而他們的隊伍，就選擇在衝突後方進行急救，阿四當晚就在潮流特區外：「我第一眼看到的就是棍傷，在現場，我看不到警察怎樣用警棍打人，我只看到有五、六個人突然流著血走進來。」他們當初只預期兩、三人受傷需要急救，豈料不斷送進急救站的卻是六、七個一批，再另一批的傷者，阿四無奈地表示他們一隊人根本無法應付，絲毫沒想過要救這麼多人，一開始便「冧檔」。

「眼前的傷者全部都是頭破血流、血流披面那樣子，非常震驚。」那一刻，阿四置身的急救站猶如「戰地醫院」：「當刻我以為正在看電影，有些傷者既要洗眼，又要止血，原先我們分成小隊分別負責洗眼和止血，但那時我已被震撼得『斷了片』，沒有辦法判斷傷者需要那一種急救服務。」胡椒噴霧刺眼，令傷者無法穩定地止血；血流不止，又沒法子不立即施壓

處理。這是急救員也難以處理的問題，阿四只能夠承認自己經驗不足。

阿四在雨傘運動前，曾經在加拿大做了一年急救輔助員，一個類似輔警的角色。只因自己對急救有興趣，就修讀比較專業的急救課程。回港後，在工餘時間就在社區中心為老人家提供義務的護理服務，根本無法想像在雨傘運動中，自己會面對一個如此嚴峻的情況。「無辦法，面對這樣的場面，無論有多少年經驗，都無法處理，因為傷者不斷湧來，而且很多都是很年輕的傷者，他們的朋友都圍著痛哭。」紅色，是血；暴雨，是暴力化落的警棍，雨傘實在無力擋下。

當晚大概有六、七十人湧到阿四的急救站，其中一個頭部有三處傷口都需要縫針，在急救站抽搐，要立即安排到廣華醫院作進一步治療，相信他就是高永文口中五百六十多名到公立醫院求診者之一。但五百六十這個數字，就如二零零一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 Joe Stiglitz 所言：「失業與貧窮的痛苦不是數字所能表現的，正如一個從五萬英尺高空投下炸彈的飛行員不會體驗戰爭的恐怖一樣。」五百六十又如何表現佔領者所面對的恐懼、痛苦和憤怒呢？

當晚警察於凌晨三、四時換班，旺角終於平靜下來。「把傷者逐一醫好過後，和其他急救小隊吃夜宵，



二十幾人鴉雀無聲，因為大家都沒有想過會有這樣激烈的衝突。」無言，是因為難以置信。這份體驗是當晚有一覺安睡的香港人無法想像，不論「黃絲」、「藍絲」。「藍絲」，也許會拒絕相信真有其事；「黃絲」，也許會悔恨自己無法並肩而上。

警察濫權 罔顧人命

「成年人都坐在較後的位置，反而是學生或年輕人站在最前方，這是政府和警方都清楚看到的情況。我不會體諒警察使用武力的原因，因為他們沒有想清楚站在前方的是什麼人，他們只想到用武力驅散人群。」所謂的警權大小、有否濫用，在每個人心中都有一把尺，今次的佔領運動，警權只不過是一次過全面釋放，挑戰每個香港人，每個警察，每個醫護人員心中的那把尺。

「你用胡椒噴霧去驅散人群，我覺得合理，但你要流血，我覺得不公平、不合理。因為在一片混亂的情況下，試問警察能夠有膽色說出『有一個人會死』的話嗎？如果他打中了頸呢？傷者有可能會即時死亡。警方可以保證沒有一個警察會一時不小心嗎？」美國警察在簡單如制服小販的過程中，都會一不小心奪去了一條生命。回想當晚在鏡頭前後，無數次的揮動警棍，大概只可以慶幸沒有出現「一時不小心」。

地獄天堂皆在人間，紅色暴雨下，有人在救人，有人在打人，一念之間。阿四訪問過後，剛好約了義務急救隊的成員吃火鍋，在十字路口告別，相信今晚的聚會，他們不會再無言以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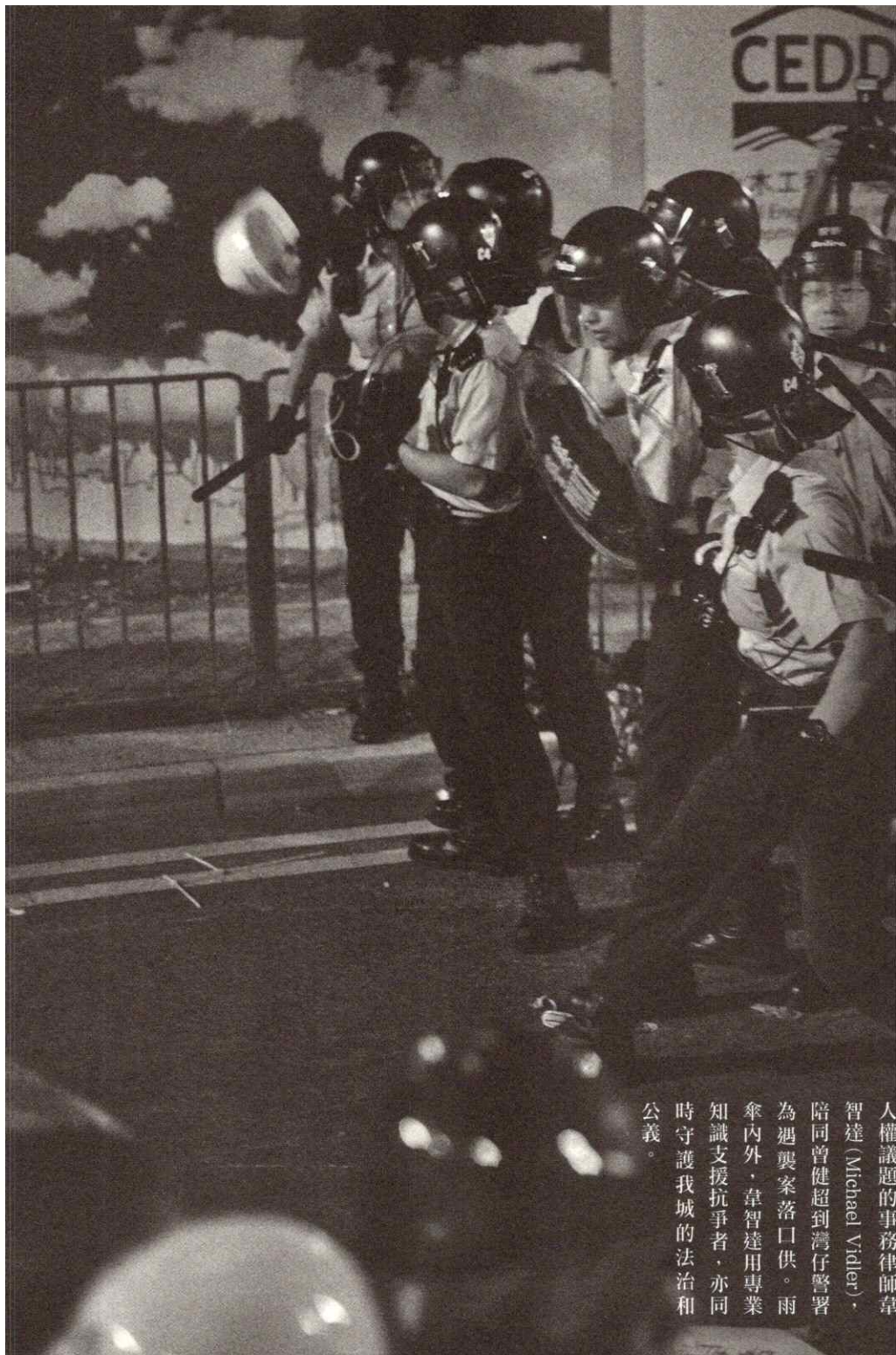


The End of the Beginning

撰文／謝蕾

運動初期，黃之鋒被拘留逾四十小時，及後申請人身保護令；曾健超被毆打，隨後更面對不公平的認人程序；私人運輸公司申請「禁制令」……雨傘運動除了啟蒙政治覺醒，也讓束之高閣的法律條文被廣泛引用，市民、大眾、佔領者，都被時代引領，上了基礎法律課。

縱然政府沒有法律闡釋權，但仍然能夠憑藉其輿論機器，就敏感的法律議題作「官方」卻沒有法律約束力的表態。這些「立場」往往影響著普羅大眾的觀感。法律之下，看似人人平等，但事實卻是：誰有資源搬弄法律，誰就比



人權議題的事務律師韋智達 (Michael Vidler) 陪同曾健超到灣仔警署為邝震家落口供。兩傘內外，韋智達用專業知識支援抗爭者，亦同時守護我城的法治和公義。



外面有一整個世代的年輕人，都經歷 **政治覺醒**。都回不去了。

政權如何努力也無法扼殺已萌芽的思想，市民會審視政策本身，然後明白派錢根本無助解決制度上的不公。一個以既得利益者與大財團為依歸的政府永遠無法辨識及解決問題。這只會是一個被動的政府，只有一個 **主動** 的政府才是有效的政府。



章智達 (Michael Vidler) / 曾健超代表律師



筆者作為法律系學生，刻意把與韋智達的會面訂於溫習週，訪問兼作期末考試的溫習：《查問疑犯及錄取口供的規則及指示》闡明的法理枝節：拘留、起訴、搜證、審訊的步驟都清晰而符合人權標準，但若被當權者歪曲使用，則能衍生嚴重落差。

「公民抗命的關鍵在於和平抗爭，我們旨在為被捕的示威者提供法律意見和支援。」於香港定居並執業超過二十年，一直關注人權議題的律師韋智達理所當然成為「和平佔中」律師團的一員。韋智達的律師事務所位於灣仔，地方雖不至狹小，但業務規模無法與中環、金鐘租金呎價數千的事務所相提並論。九月底黃之鋒被拘留，十月中曾健超被拉至暗角圍毆，法庭對金鐘、旺角佔領區頒布禁制令……韋智達奔走於法庭、警局、事務所，法理鬥爭捲成暴風雨漩渦，他沒有選擇獨善其身，反而撐起雨傘，走入風眼。

從「暗角」到程序不公

傳媒對暗角事件廣泛報道，圖文並茂地展示七警容貌及事發地點。然而，紀律部隊內部傳言，曾健超被反鎖，面向地下，根本看不到施襲者容貌。若他承認曾翻閱傳媒報道，辯方可以傳媒報道影響證人辨識為由試圖為被告開脫。亦有傳言指陪審團有機會受傳媒報道渲染，令他們對被告或受害人存有偏見而無法作



出公平公正的判決，辯方或可藉此申請永久終止聆訊。作為曾健超的律師，韋智達卻不以為然，並以專業一一反駁：「這種說法是荒謬的，首先，曾健超本人能否辨認警員未必重要，控方可依靠新聞相片及影片作證供。另外，普通襲擊等罪名不會在高等法院審訊，更不會有陪審團。」

但從十月十九日曾健超到灣仔警署落口供開始，警方就費盡心思，操弄刑事訴訟程序，偏袒肇事警員。

「警方用卑鄙的態度處處阻撓，整個報案過程花了九小時，等待了三小時。他們以錄影訊問證供（一般只適用於性虐待罪行中的兒童受害人），問不必要的問題，耗損精神時間。」鐵證如山的錄影和照片，大規模的報道，換來涉事警員即時調職，再停職。韋志達代表曾健超，循正式途徑多次遞交書面申請，「六星期後，我們透過新聞得知七警被捕，卻從未獲正式書面通知。」

史無前例更改認人程序

圓渾的眼睛即使隔著厚厚的眼鏡，仍透射出點點火苗，韋智達繼續覆述程序上的不公。警方慣常使用的列隊認人（Identification parade），聘用演員公司，由若干身體特徵相似的人與被告排列成行，讓證人辨識被告。但警方於曾健超案中，改用集體認人（Group

Identification），要求曾健超從一眾警員中辨認出肇事警員。為抵抗程序上的不公，曾健超未有參與認人手續。「我在香港執業二十年，參與過五十個列隊認人程序，即使沒有足夠小數族裔或身體特徵的演員也會堅持列隊認人，哪怕演員重複再重複。這（改變認人方式）是史無前例的（Unprecedented），理據不足亦不合常理。」被告沒有法律責任參與列隊認人，法庭也不能憑被告拒絕參與認人而作有罪的推定。然而，列隊認人是對控辯雙方最公平、也是最可靠的認人方式，如今警方作為執法機關卻為被告改變這個程序。黃傘外，我們見到有些人比其他人更平等。

「現在市民普遍對警隊抱有極大的不信任，批評他們濫權，使用過多武力。只有一個高度透明的執法機關才能得到公眾信任。」二零零九年成立的監警會專責監察和覆檢警務，但成員全部由特首委任，有欠公允。今年中接任監警會主席一職的事務律師郭琳廣，其內地業務及前廣西省政協身分，令監警會的公信力備受質疑。

監警會的調查工作一般依賴警方。在程序上，投訴警察課會先進行調查，再將「投訴成理」個案轉交監警會。但此做法被批評為「三無兩缺」：無調查權、定案權、懲處權；缺人手、資訊。「我們需要一個調查警方的獨立機構，不是政治委任的委員，而是專業調查員，不向權力妥協。」

私法與公法的逾越

縱使警方多次嘗試清場，但佔領區始終團結，而警方的過度武力亦引致民意的反撲，清場始終不得要領。執法者投鼠忌器，延緩清場，先待中信、潮聯及跨境全日通等商業機構申請禁制令，再由執達吏監察他們清理物資路障，警察在後協助驅趕不合作的佔領人士。公司、法庭代表、警方兵分三路卻目標一致，似是理所當然，但韋智達一語道破當中的權力關係：「警察從第一天起就有權採取行動清理街道車路，但他們沒有選擇這樣做，反而經由私人企業（中信）把定對錯的權利推予法庭。」法庭於鬧哄哄的時刻介入如此一個敏感議題，涉及私法（Private Law）與公法（Public Law）之間的權衡：私人企業的物業權與市民遊行示威的權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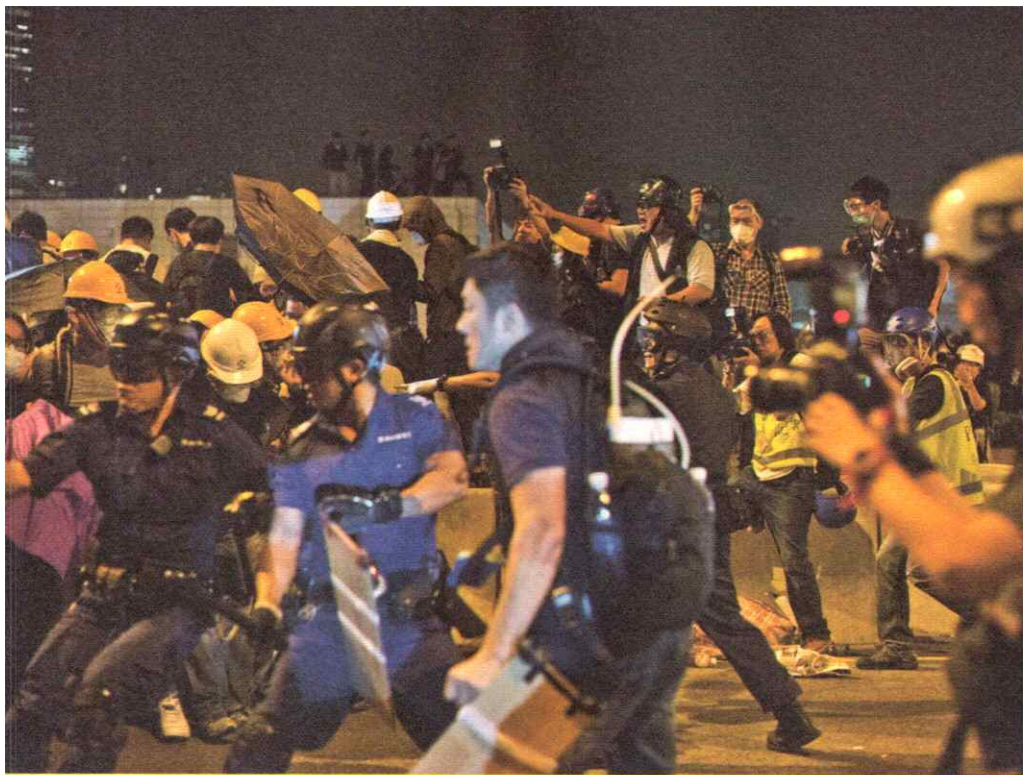
古語有云：「公義要在日光之下被彰顯」（“Justice must be seen to be done”），換言之，就是法律不能「離地」，需要符合社會大眾的現實情況。在此前設下，所有法律體系都無法擺脫意識形態的束縛，都涉及不同的政治取態，法庭闡釋法律條文的空間就是令法律、令公義活在日光下。顏色如光譜，法理如天秤，都是相對，都有被闡釋的空間。而今次，法庭就要在私人企業的物業權與市民遊行示威的權利之間，權衡輕重。「法官也是人，我曾目睹法官把個人的宗教或

政治理念凌駕於案件之上，這是無可避免的。」是次雨傘運動，政治漩渦席捲法庭，更被當成解決政治問題的工具有，只因為法庭肩負起不斷闡釋法律的責任。每次法律的闡釋，都難以盡如人意。韋智達義正辭嚴的表態：「當不同權利之間產生衝突時，所有對公共權益的侵犯，都必須符合比例（Proportionality）。我個人認為法庭踐踏了公眾利益，藉詞傳遞政治信息，以執行私人權益為名，回應公共法律有關的議題。」

誰在闡釋「一國兩制」

法治備受衝擊，繼香港拒絕英國議員來港調查《基本法》落實情況後，中方官員宣稱《中英聯合聲明》已隨回歸失效。隨後，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譚志源更補充《聲明》已「完成了歷史任務」，韋智達這個居港廿載的英國人，視之為一國兩制的墮落。從床位奶粉學位住屋，到「一國兩制，高度自治」般口號式的主張，香港人多年來念茲在茲的主體性被一點一滴的磨蝕，不能逆轉。「唯有辨別出這些細微的入侵，然後用盡全身的力氣去抵抗，才能避免所有權利不知不覺地在眨眼間消逝。」說起來，擲地有聲。

面對雨後的香港，韋智達卻依然保持樂觀，淡褐色的瞳孔這一次亮起希望，「外面有一個個世代的年輕人，都經歷政治覺醒。都回不去了。政權如何努力也



無法扼殺已萌芽的思想，市民會審視政策本身，然後明白派錢根本無助解決制度上的不公。一個以既得利益者與大財團為依歸的政府永遠無法辨識及解決問題。這只會是一個被動的政府，只有一個主動的政府才是有效的政府。」從選民投票權，到區議會工作的虛實，立法會功能組別的存廢，他深信傘下的年輕人把理念能拓展至社區，再滲入建制，逐步帶來改變。「回溯歷史上重大的社會運動，改變都不是一朝一夕的。這不是結束的開始，而是一個歷史進程的落幕，現在才剛進入第二階段。」

應考刑事訴訟程序的那個早上，警方展開金鐘清場行動。我牢記課堂筆記的內容，同時牢記韋智達的一字一句。


給校長

撰文／艾蜜莉

十月二十日，是學聯代表和林鄭月娥等幾位高官的「世紀對話」前一天，嶺南大學舉行畢業禮，同樣兩個重要活動，主持人，都是嶺大校長鄭國漢。

在大學生最重要的一個儀式——畢業禮舉行前，嶺大學生會在Facebook上發起「畢業禮齊撐傘」活動，同學們有備而來，紛紛撐傘，或繫上黃絲帶以表立場。

畢業禮上預演體制與學生的角力。哲學系應屆畢業生Samuel，選擇以更直接的方式明志——替台上的鄭國漢校長貼上黃絲帶。



這樣做不夠誇張，還可以更明目張膽、光明正大。」他說。



失禮說句，我們讀那麼多書，是**社會棟樑**；但問題是，
現在社會不給予我們去做社會棟樑的機會，我們才要這樣

宣示立場。



Samuel

嶺南大學應屆畢業生

嶺南大學應屆畢業生，在畢業禮上舉傘、喊口號。但校長依舊默然坐在台上，翻看手中的場刊。在他跟前，穿著黑袍的畢業生魚貫上台，有學生撐起黃傘，校長卻一如往常，彷彿，前面有道無形之牆，阻隔他與其學生。

突然，Samuel 伸手為校長貼上代表學生的黃絲帶，打開了台上校長與學生之間那道牆的缺口。

「當時輪到我上台，便走近校長，其實我大叫了一聲：『校長，我送點東西給你』，不過可能沒有米高峰，大家聽不到。他呆了一下，聽到我說『校長』二字便舉頭看一看我，而我已經隨即將黃絲帶貼上去。我猜他以為我想用什麼刺他，暗殺他，所以便馬上用手隔開我。但他老人家功夫畢竟不夠我好。在來回之間，我便用另外一隻手將黃絲帶貼了他的心口。他當時才發現原來並非匕首，才沒有那麼害怕。」 Samuel 說話迅速，句句粗口，字字鏗鏘，混雜嬉笑怒罵。「其實我本來都好『湊底』，因為開場時一直都很平靜，直至我上台前的四、五個人開始撐起黃雨傘，為我壯了一下膽。心想：貼就貼吧。」

完事後，校長低頭不語良久，最後在辭詞時道出：「感謝同學送上黃絲帶作禮物。」Samuel 不以為然，「我猜他當時看到黃絲帶應該覺得比匕首更糟糕，



因為不知道可以怎樣交代。我貼在他心口後他整個人已經『震震地』，好像想跟我說多謝又不敢張口說。我貼黃絲帶之前，校長仍若無其事地翻閱那本場刊，又左顧右盼地看看同學，臉帶微笑。但後來貼了黃絲帶之後，我在台下看見他全程垂頭，好像非常專心地冥想一樣，至少半小時，我覺得他應該在沉思如何解釋此事。」

宣示立場 衝擊規條堡壘

Samuel本來沒有詳細計劃，甚至是在畢業禮前一夜，經同學提醒才記起翌日舉行畢業典禮。「我本來想製造『我愛民主』、『我要真普選』的牌，送一塊給校長。」父親開車牌製造公司的Samuel，因為沒有材料，唯有另謀別策，他留意到在父親公司裡平日製造車牌時用到的強力貼紙幾乎難以除下，於是便萌生以貼黃絲帶這種方便快捷的方法。「後來我回想應該做一些更能Catch Attention的舉動，但礙於我當時真的太『湊底』。結果很多人都不知道是我替校長貼上黃絲帶，連我身旁的同學也問：『噢，原來校長戴了黃絲帶』，但其實我真心得這個舉動無意義，因為根本影響不到任何事情。」

他頓了一頓，續說：「不過，其實貼黃絲帶製造出來的效果也是厲害的。因為它代表學生，而鄭國漢身為

校長，又是『學林對話』的主持人；當他貼上黃絲帶，便予人感覺很撐學生。所以在客觀效果上是好的，在形象上是有意義。」他天真的認為。

第二天鄭校長是否恰如其分乃見仁見智，但「時間掌握得好好」一時成了金句，為嚴厲的對話加添了一點笑料。然而，嶺大學生的舉措，對雨傘運動其後再向各院校擴展，猶如薪火之於野草，經過嶺大畢業禮後，其他大學往後的畢業禮，都有學生以不同形式表態，引發校方和學生的衝突。其中，浸會大學校長便公開拒絕將畢業證書頒予撐黃傘的學生，並呼籲同學自重。亦有個別畢業生和家長認為，在典禮上作政治宣示，褻瀆了典禮的莊嚴，也扭曲了畢業禮的意義。「失禮說句，我們讀那麼多書，是社會棟樑；但問題是，現在社會不給予我們去做社會棟樑的機會，我們才要這樣宣示立場。」如果說上一代人固守秩序與規條的堡壘，學生便以公義與理想，嘗試衝擊，希望引發改變。但年輕人由空有理想至實質行動，又是一番經歷。

義教英文 戰場成為教室

九月二十八日，催淚彈擲下，自言一向只是「鍵盤戰士」的Samuel亦走上街頭，最初本是觀摩心態，但最後卻是持續了七十多天，天天留守旺角。「旺角比





其他佔領區更加需要人，而且旺角常有事情發生，我都可以幫手。」Samuel 每天由晚上六、七時待到翌日中午十二時，旺角經過第一個星期的緊張猛烈，漸漸復歸平和。漫漫長夜，Samuel 百無聊賴，以「義教英文」打發時間。他在 A3 畫紙上寫下「義教英文」，貼在地上，於是「彌敦道義教英文」便誕生。「開始的時候平均每天有一個人來找我。每次有人來找我時我真的很開心，因為第一，他們可以幫我解悶。第二，我是真心很喜歡教書。」

一場運動，有人找回失去的香港、失去的街道；Samuel 就在旺角，覓回失去的自己。他大學時期本來就經常為學生補習英文，既是興趣，也是賺外快的方法，可謂樂在其中。佔領期間，每晚都會到旺角義教，從未歇息。「後來每一日增加至四、五名學生，每天都不同。於是漸漸便聚了一班人，一直到最後。後期真的有五、六十人來聽課，我便能夠動員這五、六十名學生到佔領區，這亦形成了一份責任感。」相對金鐘與銅鑼灣，旺角更加讓人感覺「接地氣」。Samuel 長期在旺角義教，只能靠物資渡日。他曾涉足「富貴充裕」的金鐘三次，「在金鐘義教真的有光環，我山窮水盡，無錢吃飯，便到那邊義教，順便吃免費飯。」原來在金鐘義教，也是另一種賺外快的方法。

雖然金鐘「好食好住」，但他卻堅持回到被指是一勇武派「陣地的旺角，原因是，認為金鐘趨近「和理非非」的取態，與其支持「勇武」的取態不同。「既然試過『和理非非』是不行，那就要試其他方法。往後的發展應該會出現三批人。第一是真正支持民主的抗爭者；第二是阻止別人抗爭的人；第三是阻止第二批人。我便屬於第三批人。」Samuel 很少將「真普選」掛在嘴邊，他直言，自己既然不熟悉，便乾脆不說。隨著旺角清場，Samuel 亦停下義教，回到父親的車牌廠幫手。但他依舊會在週末回來「鳩鳴」，旺角的佔領區，始終沒有上演一個圓滿的畢業禮。

法式旋轉型政治

生活網上雜誌

撰文／岑悅君

一向以生活為題材，走搞笑幽默路線的雜誌《100毛》，在「928」事件後，臨時抽起原有的封面和專題，改以黃絲帶做封面，一改輕鬆搞笑作風，面向當下的抗爭浪潮。直至十月二十一日全城焦點的一場「學林對話」，一條「流氓華」的 Post，八千多個 Like。

狗改不了吃屎，《100毛》用回最拿手的詼諧語言，率領旗下浩浩蕩蕩的毒L豬妹兵仔娘娘粉絲團，踩入莊嚴的政治。「如果避開政治話題，我們可以說變成『冇嘢好講』，以前政治和娛樂本來是兩回事，但現在在香港，



政治和生活本來就分不開，「學林對話」雖未能為真普選開關道路，卻為香港人多添「毛孩」式嚴肅地幽默的抗爭新起點。



在**大是大非**面前是不應該嬉皮笑臉的，但長期的嚴肅只會令人疲累以至麻木，所以要用點**幽默**，令戰線拉長。



Johnathan

《100毛》主編



《100毛》的辦公室，好像樓上Cafe或西餐廳，一張張黑色長桌，一盞盞昏黃吊燈，不像是習以為常的辦公室。道明來意之後，我被帶到辦公室一角燈光昏暗的地方，接待的人說，「噢！他們打完這鋪機就會做訪問的了，請稍等」。打完機，三位負責經營《100毛》Facebook專頁的「毛孩」Yan、Alison和Jonathan正襟危坐，和上一秒的「打機樣」截然不同。

大人們發起的「佔領中環」，轉化衍生出年輕學生主導的「雨傘運動」。年輕一代不再純粹埋首讀書考試或沉迷戀愛耍樂，他們的生活，添加／被添加了政治一環，心靈某一部分成長了，不如說是蒼老了。主打年輕人市場的雜誌《100毛》，風格輕鬆搞笑，內容圍繞潮流和生活點滴。當毛孩Yan論及雨傘運動這些嚴肅話題時，還是洗不掉面上身上那種諧星的味道，以及與其文筆相應的喜感。然而，在九月二十八日那天，八十七枚催淚彈卻將政治炸進香港人的生活，無論你對香港政治抱甚麼立場，甚至沒有立場，你都無法再笑，無法逃離這心痛的一晚。

當晚，《100毛》在印刷前即時抽掉原定歌舞昇平的主題公園封面，改以黑底黃絲帶做封面；《100毛》的Facebook專頁，在金鐘、中環仍是煙硝味的九月二十九日，嚴肅寫道「香港，是香港人的」，六千人讚好。多還是少？要對比，回看二零一三年底，同一個Facebook專頁向讀者送PS4，都僅得三千個



讀好，由《100毛》養熟的「毒」與「豬妹」，原來關心香港多於打機。而《100毛》Facebook專頁當時並沒有乘勢進擊，背後的年輕編採員工亦進入「自由罷工」的狀態，跑到佔領區去。

及至十月二十一日學聯和政府進行「世紀對話」，《100毛》又重新用其幽默風格，在嚴肅的對話中加插笑料。「那天老闆沒要求一定要發，但我坐在辦公室，看著直播，心想這麼大的事，沒理由不參一把。」當日的Admin、九十後編輯Alison重操「毛孩」故業，用「康康同暉暉未講嘢已經好型喇！加油！」為對話熱身，超過四千個讚好。「學林對話」明明是一次極度嚴肅的政治對話，涉及基本法、選舉制度、高度自治權等的政治概念。看著學生和政府官員唇槍舌劍，Alison縱使想介入插科打諢，都要苦尋靈感。幸好，劉江華的出現——準確一點說：是似有還無的出現，為Alison帶來機會。「劉江華=垃圾桶」的改圖被瘋狂傳閱、發揚光大。「垃圾桶」的幽默，未必有效拯救世界，但可以令人更容易關心世界，更影響著佔領區：《100毛》續用「愛將」劉江華，再配以「佔中」主題曲「試問誰還未發聲」戲謔他在對話中一言不發，在金鐘大台的學聯常委張秀賢即場引用，引來人頭湧湧的佔領區一片笑聲。「我們用幽默來說荒謬的事，有些你會笑，但笑一會，便感覺到那份荒誕，就會哭。」眼前的Alison，放下毛孩身段。劉江華作



為一個以公帑支付年薪二百五十四萬的副局長，在世紀對話此重要關頭，不過是人肉布景版，大抵，這就是會令人想到會哭的所在。

佔領實苦 嬉笑延承

原本以為只會曇花一現的雨傘運動，隨著對話結束，學聯宣布不撤離，堅持佔領而變成最終持續七十九天的長期抗爭，《100毛》Facebook專頁於是調整風格，繼續關心雨傘運動發展，直面政治話題之餘，重新加入幽默元素，給讀者苦中一點甜。主編 Johnathan 說：「在大是大非面前是不應該嬉皮笑臉的，但長期的嚴肅只會令人疲累以至麻木，所以要用點幽默，令戰線拉長。」他們在 Facebook 專頁扮「藍絲」扮「愛國愛港人士」的立場出 Post，諷刺當下政局令社會撕裂、是非顛倒的慘況。「化為『黨的毛毛』，將好多荒誕和『鸚鵡』的事合理化了。」經常瀏覽「微博」和「Twitter」的 Alison，要用黨五毛的語言，駕輕就熟。輕鬆的手法亦令向來政治時事冷感的人都開始留意和關心社會。本來是輕鬆消閒的媒體，政治立場忽然這樣鮮明，會否擔心在這個社會嚴重撕裂，政見立場非友即敵的情況下流失支持者？「其實都很開心，發現我們大部分的讀者對時事很有觸覺，也關心這個社會的變化，會留言多謝我們，甚至為我們提供有關雨傘運動的資訊，幫助了我們。」有讀者

讚，當然也少不了被激動的「藍絲」留言痛罵。他們不介意被罵，有時甚至把留言轉到 Facebook 專頁上公諸同好，變成另類笑料。例如《100毛》另一愛將，資深「藍絲」Jerry Chau，私信毛孩，表達欲與毛孩母親發展肉體戀愛的訴求，被毛孩轉載於專頁，Jerry Chau 繼而飽受粉絲圍轟炸，不得不轉名。

《100毛》一向用幽默搞笑的方式演繹港人生活，偏遇上港人吃盡苦頭的大時代。迴避政治繼續搞笑，抑或勇敢面對政治，和港人休戚與共，他們選擇了後者，用《100毛》的幽默本領支持讀者在艱難日子走下去。Yan 說：「如果避開政治話題，他們可以說變成『冇嘢好講』，以前政治和娛樂本來是兩回事，但現在在香港，政治和生活已經不能分開來。」

雨傘運動經歷七十九天後清場結束，縱有「鳩鳴團」在鬧市流動不息，但再掀不起所謂港人關注。在元旦當晚的樂壇頒獎禮上，歌手們唱著「不枯也不散」，但社會大眾很誠實，歌唱完，翌日起床上班返學、吃喝拉撒，一切如舊，《100毛》Facebook 亦順應大勢，減少政治笑話。「都會很失望，怎麼一下子就完了，香港人，真善忘。」彷彿懷念那個毛孩身分的 Alison 皺眉。「但偶爾還會再發有關垃圾桶（劉江華）和暈暈的 Post。」那高喊「暈暈你餓嗎，吃我吧？」、自稱「Hehe、鬼仔性格」的「男 Admin」又出來了。



100毛 美術部華哥 2015

如煙

撰文／李由之

政府與學聯的「世紀對話」落幕，學聯成員代表站上金鐘佔領區的大台，面對逾千群眾，猶如紅館偶像。整個廣場充斥著擴音器的聲音，以及佔領者的歡呼聲、掌聲……容不下其他聲音。即便有，在喧鬧的廣場，也聽不到。

一夜過後，十月二十二日，被學生在廣場上數落的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召集幾名促成對話的「中間人」，當面抒發失望之情，當中的那段對話，史書不會記下，猶如「世紀對話」薪火盡燃後的一縷輕煙。



政府官員與學聯對話 (直播)





我常跟同學仔說，你們要贏的不是金鐘、旺角、銅鑼灣，是全香港市民。當社會大眾都期望大家坐下來討論的時候，你被政府強大的

輿論 機器渲染為 **不合作**，就違背了 **民意**。





「學林對話」結束後，晚上十時，金鐘佔領區萬人空巷，大台上的學聯秘書長周永康拿起咪高峰問現場群眾：「政府提出的民情報告和多方對話平台，大家說，收不收貨？」群情洶湧：「不收！」「為了真普選，我們是否要堅持？」「是！」

事隔兩個月，大台，以至周邊的自修室、帳篷、物資站，任由警方狂風掃落葉，化整為零。同一個秘書長，身邊只剩下百多名等候被捕的佔領人士。而當日要求的「真普選」，毫無寸進，All or Nothing 的博弈，以其終極目標「真普選」作衡量，最終得到的是 Nothing，二個佔領區的汗水、血水、人力、物力，重如山，最後，卻化為輕煙。

「當然是浪費了，那麼多人出來，撐了這麼久，卻連丁點甚麼也換不到，如果還有第二輪對話，結果會不一樣。」負責促成學林對話的「中間人」說。

促成世紀對話 雙方早有默契

「中間人」在回歸初期，已經走在社會運動的前端，曾以學生身分單挑政權。如果說「保衛天星皇后」、「反高鐵」等，是回歸後初代的公民覺醒運動，那他就是在眾人還熟睡的時候，早已醒來，邊拍打鐵屋子邊和政權對奕。自九月二十一日罷課開始，他暗中協

助學聯，在九月二十六日學聯多名常委闖入公民廣場被捕，群龍無首之際，「中間人」便協助編配糾察隊、急召增援。過後，「就將運動交回給同學仔，我沒有身分，不應也不宜參與他們的決策。」他確是說到做到，不像那些日夜纏繞在學生左右，猶如奶媽、保鏢，希望留名的所謂幕後軍師。他在今次雨傘運動中，刻意低調：「其一是，為了不影響家人，我不可以被捕；其二是，我在機緣巧合下成為了促成雙方對話的『中間人』。」

雨傘運動初期，每晚逾萬市民、學生留守、聲援，夏慤道水洩不通，網絡超載。政治的殘酷在於，各有主觀意願的逾萬個體，在政治博奕桌上，終究是籌碼。

「那天是十月五日，星期天，我難得放假處理私務，突然接到學聯秘書長（周永康）的電話，想我幫忙代表學聯跟政府商討對話的事情。」就此，「中間人」開始傳話和斡旋的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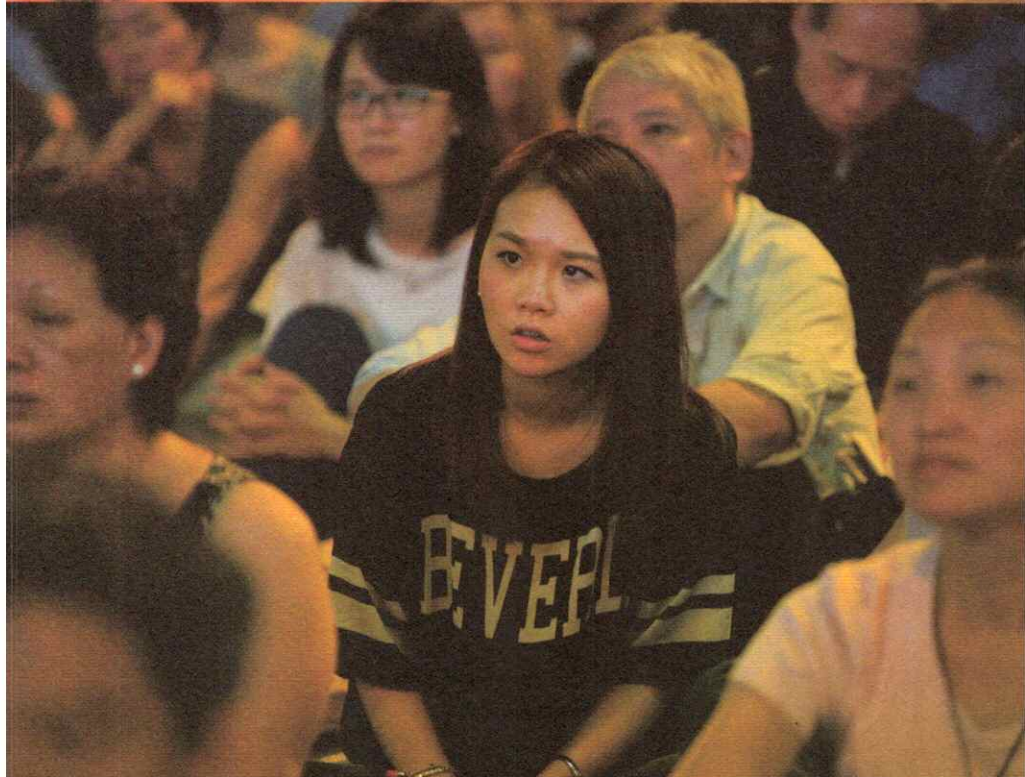
幾經波折，終於敲定了十月二十一日「世紀對話」。政治就是劇本，牽涉愈高層的政治，劇本就愈鉅細靡遺，容不下突發意外：「學聯與林鄭月娥對話前，其實已經互相了解，對話內容七至八成都預先知道了，還包括政府提出的四點，即提出多方對話平台、民情報告等等……」有沒有條件，譬如，退場？「有，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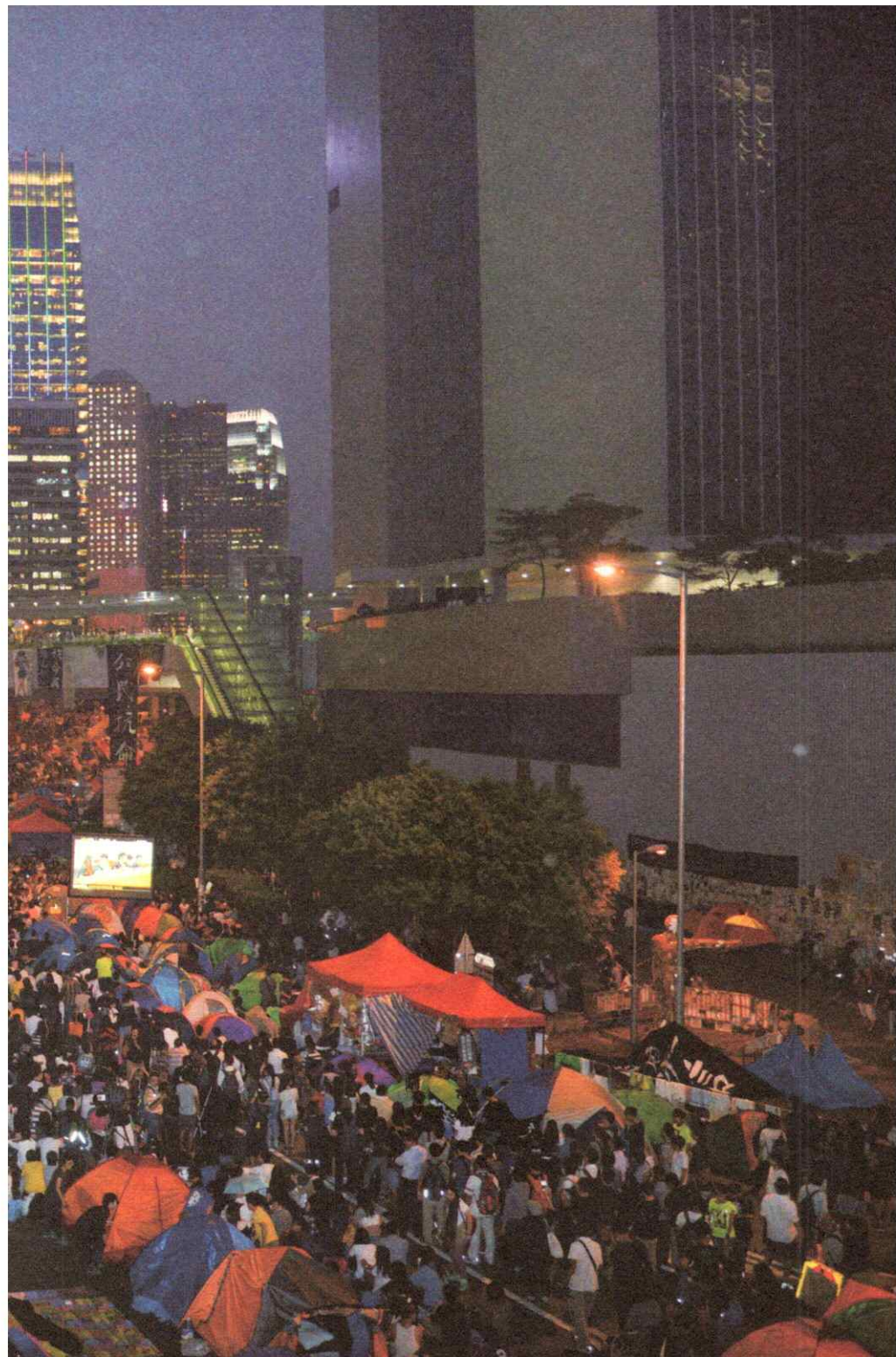
不是退場，雙方都知道光靠該四點不能令佔領者自願撤離，但雙方的默契是：這是一個開始，學生要給出一個『Mixed Response』，就是我非常完全擁抱你，但我也會 Discredit 你。不會退場，但亦不能保證有次輪對話，實際情況要待對話後再決定。」政治操作複雜而紛亂，運動要將籌碼昇華到政治博奕，是截然不同的哲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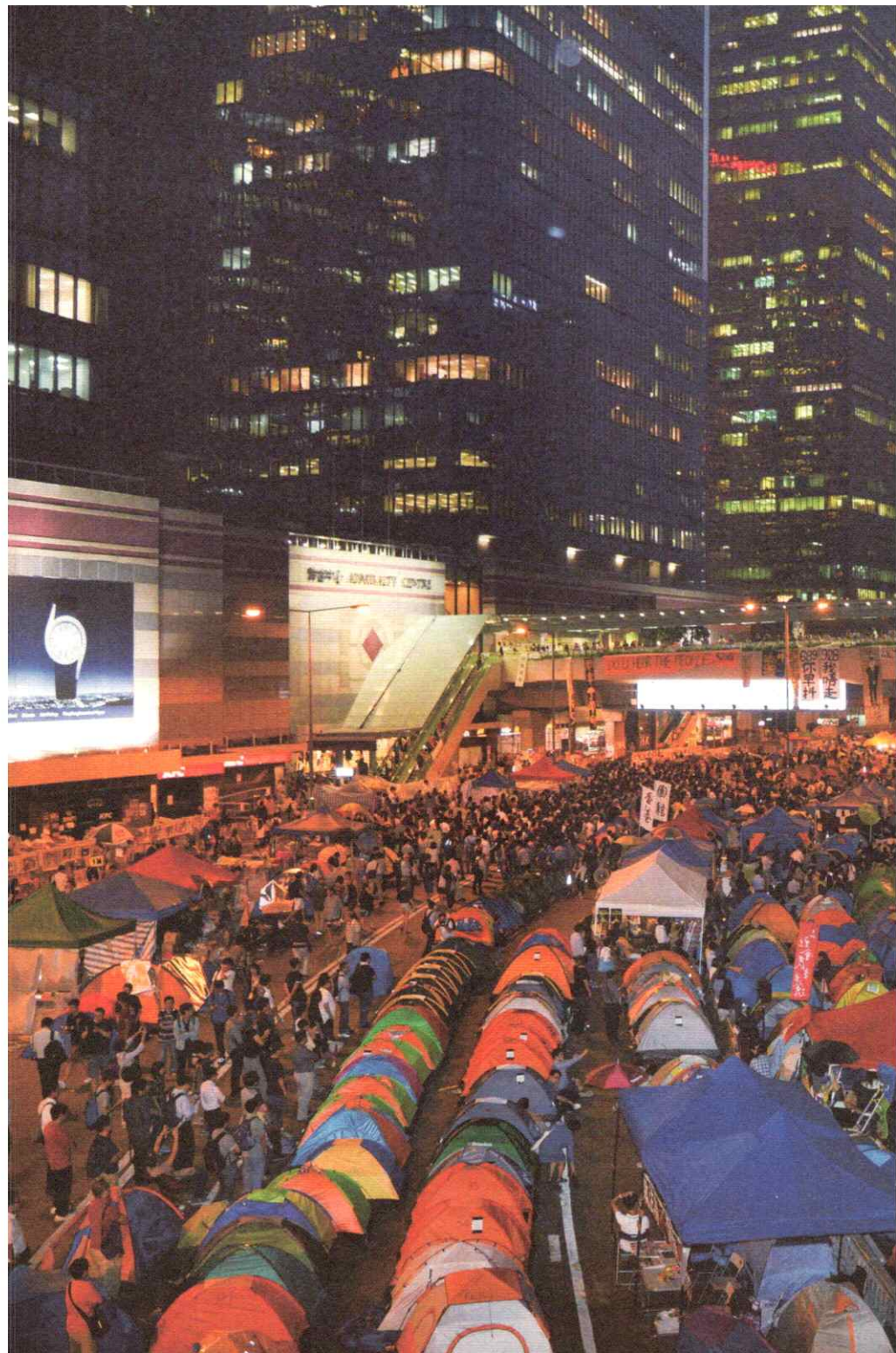
落實所有枝微末節後，十月二十一日，學聯五子與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為首的五名政府代表，於黃竹坑醫學專科學院進行世紀會談。近二百名中外傳媒抵達現場，亦只能在會面房間下層的記者室觀看直播。學生們不亢不卑，獲佔領者激烈讚賞，政府代表既是刻意回避，又是刻意忍讓。要知博奕，從來不是窮追猛打。

學聯違反協議 政府拉倒對話

一個小時後，世紀對話結束，「中間人」也鬆一口氣，繼續看電視直播，晚上十時，學聯五子抵達金鐘大台，台下人山人海，萬民簇擁。「政府一而再、再而三遊花園」、「漠視民意」、「你說這個政權無恥不無恥」，都是出自學聯五子之口。「那一刻，我呆了，」「中間人」重演了「O咀」動作：「不是承諾過給予『Mixed Response』的嗎？你怎會不斷 Discredit 政府代表的，這就是違反協議中不批評對方的默契。」









這是政治現實，也是政治道德。雙方在對話前已協調過的，現在不見了。一定出事！」

恰如所料，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於翌日急召各「中間人」到政府總部，林鄭月娥聲稱受到「老闆」質疑對話成效。在港府一人之下的政務司司長，其老闆是誰，不說自明。而「中間人」與林鄭的對話，沒有直播，沒有鎂光燈，也沒有記載。

「中間人」強調：「林鄭還有兩柄小刀在背後，在協調時曾提出過會盡量向中央爭取，即使不能拉倒人大框架，但希望能讓同學覺得政府和中央是認真處理學聯的意見。在正式對話時林鄭並沒有提出這些較具體的操作，或許正是這樣令同學覺得『遊花園』。但從政府的角度，這些細節留待首次對話之後才提出，也是不難理解的，至少也要讓社會慢慢消化，或再做些周邊的放風工作，才會真的向學聯提出。」

然而，歷史無法重來，學聯和政府內部也認為沒有第二輪對話的必要。「如果大家心水清，可以看見當日學聯沒有發聲明，原因是，那份聲明都是重覆廣場上追打政府的話，繼續說政府『遊花園』、『漠視民意』，我們收到那聲明，便激動得向學生力陳利害，勸他們收起聲明。」聲明可擱置，但在金鐘大台說出去，去的豪言氣語，覆水難收。「對話前，雙方協商，有

些默契，得出承諾，但學生沒有做到，亦很快關上第二輪對話的大門。即使可能還有機會再討論一些細節，也很難操作下去了。沒有後續對話，所謂真普選，似乎與我們愈走愈遠。」

「政府在對話前，對普選框架還是留有空間的，但學生在廣場批評政府，多次嚴厲地說『人大框架不能撼動』，然後繼續Spin傳媒，引用我們『中間人』批評學生。我常跟同學仔說，你們要贏的不是金鐘、旺角、銅鑼灣，是全香港市民。當社會大眾都希望大家坐下來討論的時候，你被政府強大的輿論機器渲染為不合作，就違背了民意。」按中文大學民意調查，自對話後，反對佔領的民意由十月份的35.5%升至十一月份的44%；支持佔領的，則由37%下跌至34%。簡單一點說，就是民意逆轉。

事隔一個月，政府手上的籌碼比學生多，自然財大氣粗，再沒有熱面貼人冷屁股的必要，縱使學聯負隅頑抗號召包圍政總，引致衝擊者頭破血流；學民思潮發動絕食，要求啟動第二輪對話，政府仍是無動於衷。但「中間人」仍繼續爭取在棋盤上的一口活氣：「我們有想過叫其他學者牽頭，叫學生授權和政府繼續第二輪對話，逼他們亮出那兩柄小刀，但都是徒然。學者都怕學生不肯承認他們，更怕被指責是『騎劫』，不敢出頭。」在十二月寒風吹襲的咖啡廳外，「中間



人」珍惜地用雙手捧著熱茶：「以前做學生會，有很多其他團體來幫忙，我們都很歡迎的，反正自己是學生，真的會有不懂的地方，有人來幫忙，便一起把事情做好，不用分主次，又或許以前的情況沒現在的複雜。」中間人彷彿在懷念沒有「騎劫」這個敏感詞的昨日。

背負沉重責任 體諒學生決定

批評是便宜的，但眼前的這位「中間人」，對學生的批評，是舊堡壘走出來的反戈一擊，但當中包涵更多的是體諒：「學生們在是次運動，已經是不可多得的，眼見我們上輩做了數十年，都是無甚聲氣，他們不理解我們，也是情有可原。而且，是次運動的規模之大、面對的敵人——不是港府，是北京——也是前所未有的地強大的，他們已經盡全力，做到他們可以做到的。面對大台的壓力是會「上身」的，而且學聯內部也有鷹、鴿派等不同意見，以他們的年紀、歷練，是很難應付的。而且……運動後的創傷，也是很難平伏的。」

尼采的「永劫輪迴」：一切事物以固有發生的情景在眼前無限重演，縱知道改變細節能夠改變整個大局，但你就只能眼巴巴看著逐個細節和結局，以不得不如此的狀態發生，每一個細節，化為回憶當中，輕如煙，

但卻是昆德拉的「難以承受之輕」。學生們就在時局的錯配下，背負了香港的未來，還有運動過後的這一種「輕」。

中間人對一眾後輩只能溫婉勸道：「如果大家覺得要毋忘初衷，那運動過後，便找一個自己舒服的崗位，繼續做你們想做的事，逐少逐少地去做，縱使你們心灰意冷了，不想再堅持了，沒所謂的，放下包袱，做自己想做的事，沒有人會怪你的，也不要難過、不要自責。傷心過、哭過後，便要思考前路。」

在清場當日，不僅周永康，金鐘現場處處都有流淚的年輕人，不忿、不捨、兼而有之。那滴淚，不能洗掉後悔，「也不能化成大雨降落在回不去的街」，我們沒有機會將故事改寫，只因每個決定已如煙消散，追悔莫及。煙輕，悔恨卻沉重，壓負在所有參與者身上，我們必須念茲在茲，有傘，就有聚，下一次，必定不要讓故事這麼的後悔。

不是蜘蛛俠

撰文／李雨夢

十月二十三日，一行十四人，自稱為蜘蛛仔的爬山愛好者，在獅子山掛了一張「我要真普選」的直幡，引來廣泛討論。是次行動，除了以另類方式表達對於佔領運動的支持，也是一次對於獅子山下精神的重新詮釋和演繹，同舟共濟，不再是活在過去的口號，而是在佔領運動中，確實存在過的互相守望。

伞
我要真普選
MARABELLA
FORNEMENT



我們是一群**普通**到不行的香港**市民**，想起自己懂得四處爬，
便爬著去支持 **Umbrella Movement**。



P仔

蜘蛛仔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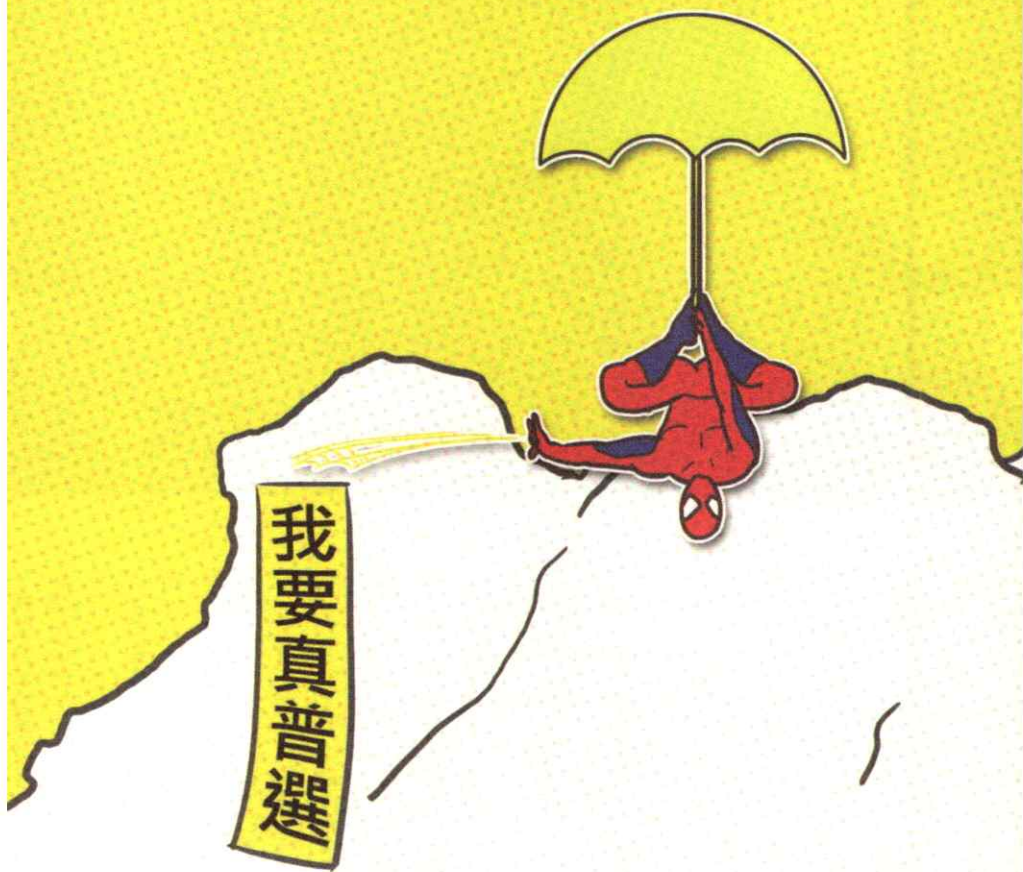


「我哋大家用艱辛努力寫下那，不朽香江名句」——
《獅子山下》

黃霑與顧家輝，寫下了一首家喻戶曉的作品，傳唱了近三十年之久。《獅子山下》原為香港電台同名電視劇的主題曲，無論是歌曲或劇集，裡頭描述的，都是香港人胼手胝足的拼搏精神，尤其在那個貧富差距仍未嚴重不均的年代裡，如同吳楚帆在電影《危樓春曉》中所言：「人人為我，我為人人」。物換星移，隨著香港轉型至商業社會，特別是一九九七年後，這支歌仔彷彿愈來愈難唱，同舟共濟的「獅子山精神」，從基層民間的共同回憶，逐漸轉變成官方及建制嘗試操弄及規訓人民的意識形態。

獅子山上 香港精神

符號裡的意義並非一成不變，總是可以有新的詮釋，而二零一四年版本的獅子山精神，非「我要真普選」莫屬。黃底黑字的直幡，印著五個鮮明的大字，掛在獅子山。掛幡的人有十四個，他們都是爬山愛好者，自稱為「蜘蛛仔」，事後他們上載了兩條短片，其中一則名為《獅子山為基層撐起雨傘》，一個身穿蜘蛛俠裝束的「蜘蛛仔」，蹲在印有「Umbrella Movement」的橫額前，帶著輕微的懶音，既說出是次行動的意義，也嘗試重新演繹近乎被濫用的獅子



山精神：「獅子山精神不應只談金錢，更不是不說政治，連日來在不同位置爭取真普選的香港人都很『堅揪』，這種為公義拼搏、逆境自強的態度，才是真正的獅子山精神。」

選擇獅子山，是沒有更好選擇之下的選擇。其中一個「蜘蛛仔」P仔說起當初的構思，是源於在金鐘現場看見很多的橫額與直幡時靈機一觸，覺得可以把這些移師至佔領區以外，「我們最初考慮過很多地標，例如摩天輪，但都認為不合適，最後選擇了獅子山，因為意義好像更大，效果更好，而且觀眾是一群住在屋村的人」。

從籌備至正式行事，過程不過短短一個星期，學聯五子跟政府的對話是加快是次行動的助燃劑。「看到他們的對話後，擔憂運動很快就會完結，所以覺得應該要盡快完成」。早上七時，一行十四人浩浩蕩蕩地前往獅子山，那十層樓高的直幡，需要三個人合力才能揹上目的地，沿途經過的人看到他們也感到好奇，「你們這群年輕人竟然這麼早就來行山？」

到達山上，十四個人分工合作，直到把直幡順利地掛起來。掛完之後，得知警察正往山上進發，蜘蛛仔們匆匆收拾行囊，裝作互不認識，趕快下山。沿路不免遇上迎面而來的警察，被盤問幾句，裝作若無其事，

十四人最終也平安無事地回到獅子山下。一事前有徵詢過律師朋友，做過風險評估，如果被逮到，會被告違反《郊野公園條例》，最高會被罰款二千元及入獄三個月。雖說當天逃過一劫，但P仔也自言難保日後會有被秋後算帳的可能，畢竟清場後警務處處長就立刻高調地露面。

獅子山下 繼續抗爭

下山之後，各人都趕回自己的工作崗位上班，回到日常。只是，在獅子山上面的「我要真普選」，卻引來巨大的漣漪：洗版式的討論、分享、二次創作……既攻陷了網絡世界，也成了媒體爭相報導的新聞，簡單一句「我要真普選」，成為雨傘運動最簡單、最純粹，但卻又最為廣泛流傳的口號，這遠遠超出了蜘蛛仔們的意料，因為，這個是他們絞盡腦汁也想不到更好、「求其」定出的標語。

「其實能夠牽起如此廣泛且熱烈的討論，某程度也多得梁振英。是他令我們的行動變得更『實淨』和更有團結人心的效果。」在掛幡行動前，梁振英在接受外媒訪問時稱，若沒有了提名委員會，透過公民提名而選出來的特首候選人，其政策必會向窮人傾斜，因為月薪少於一萬四千元的人，佔了香港的大多數。這番言論，惹來社會強烈的批評，亦可見梁振英所代表

A photograph of a protest site at night. In the foreground, a black umbrella is open, with white Chinese characters written on it. The background shows a large group of people on the ground, some sitting and some standing, under a blue and white striped tarp. A white bag with a red triangle symbol is visible on the ground. The scene is illuminated by artificial light, creating a somber atmosphere.

在沒有英雄
的年代裡

我
只
想
做
一
個
人

的政府是如何偏袒及討好有錢人。現今向富人傾斜的政策、官商勾結等事跡屢見不鮮，反觀一眾的基層市民，捱貴租、捱貴樓、捱貴米……基層所承受的生活困苦，是居住在僭建大宅裡的特首所難以體會的。

乘著「萬四元」言論的餘波，蜘蛛仔重塑獅子山下精神的行動就更為激起港人的共鳴，在這貧富差距愈漸失衡的社會，政策的傾斜導致公平競爭無從談起，更遑論向上流動的機會。我要真普選，說的不僅是政治上的民主化，同時也是經濟上的民主訴求。如果民主化後的社會能夠讓大部分月薪低於一萬四千元的人選出心中的特首，能夠改善基層在生活上所面對的問題與壓迫，制定更為公平的政策，未嘗不好。

直幡掛了，短片上載了，接受了一些訪問，蜘蛛仔從此消失於人前。P仔說，曾經有人聯絡過他們，希望蜘蛛仔能夠在金鐘大台發言，「我們還是拒絕了，蜘蛛仔的出現是希望為當時陷入膠著狀態的困局，注入一絲能夠鼓舞人心的力量，之後大家也不想再利用這個光環，所以後續的事情都比較低調地處理」，換句話說，蜘蛛仔已經完成了他們的「歷史使命」，變回真實身分，繼續參與這場佔領運動。

記得看《蜘蛛俠》時，電影中一句對白令我印象深刻——「能力愈大，責任愈大」，小時候並不是很懂

得這句說話的意思，人漸長，便愈能體會這到底意味著甚麼。想起運動之時，另一句被人廣泛引用的說話——「生於亂世，有種責任」，兩者似是遙遙呼應。「我們是一群普通到不行的香港市民，想起自己懂得四處爬，便爬著去支持 Umbrella Movement。」回看短片開首，他們是這樣介紹自己的，P仔說，蜘蛛俠太「型」，所以他們取名蜘蛛仔，比較親民，也不會顯得太英雄化。

「我並不是英雄
在沒有英雄的年代裡

我只想做一個人」——《宣告》北島

不正直的人 最坦白

撰文／梁雪怡

十月二十四日，中大新聞與傳播學院舊生健吾發起募捐，成立「正直的人」獎學金，至今已籌得三十萬。

三十萬，已是本地建築商俊和集團每年向「各家大學」發放獎學金總額的十倍，浸大教師、理大、港大及中大的校友相繼發起募捐，全部都籌得更豐厚的獎學金。

是的，作為大學畢業生，我們也許賺不了大錢，我們不一定大富大貴，在往後險峻的環境更未必能獨善吾身，但我們，縱使剩下一副賤骨頭，備受權貴土豪嘲笑愚弄，但我們，也會



你有機會守著自己的
腰骨。

畢竟，我們的腰骨，不
懂彎，縱懂，也做不
出，天性如此。



我只想提醒大家如何做一個
正直的人，大家步出課室後，最重要
的還是自己那條
腰骨。



健吾

「正直的人獎學金」發起人

健吾一向「百足咁多爪」，電台節目主持、專欄作家、大學日本研究學系兼任講師，在雨傘運動中又多了「一個身分」：「正直的人獎學金」（下稱「正直的人」）發起人。

建築商不滿佔中叫停大學獎學金

雨傘運動，就是逼使全城都靠邊站的催化劑，也為健吾逼出這個新身分。官方《新華社》曾發聲明，譴責在港囤積財富的富豪商賈不就佔領運動，表達他們「應該要」表達的態。卻早於《新華社》發稿之前，本港的建築商俊和集團，早已於十月二十四日公布，因不滿個別大學的學者及管理層對佔領運動的處理方法，決定撤銷向「各家大學」發放的獎學金，聲明中未有公布金額和院校名稱，可憐餅屑也分不到的中文大學同日發表聲明，指俊和沒有向院校捐助任何獎學金。最後，綜合各院校消息，所謂的獎學金，是向香港科技大學及香港大學發放每年各一萬及二萬元的獎學金。

事緣今年九月已將46.7%的股權售予中資機構的香港建築商俊和集團(0711.HK)因不滿佔領運動，去信四間大學，包括港大、理大、中大及科大，指大學學者及領袖在佔領運動中的表現令人失望，決定終止向大學提供贊助及獎學金。



一石激起千重浪，自俊和集團去信四大院校後，來自大學舊生及市民自設的獎學金驟然湧現，例如浸大教師、理大、港大及中大的校友相繼發起募捐，在短時間內，各家籌得數萬元的獎學金，不少發起人都表明不齒俊和因政治問題而終止獎學金的做法。雖然中大發言人其後表示沒有獎學金是由該公司名義發放，但中大校友、新聞與傳播學院畢業生健吾還是在網上募捐，成立一個專為新聞系學生而設的獎學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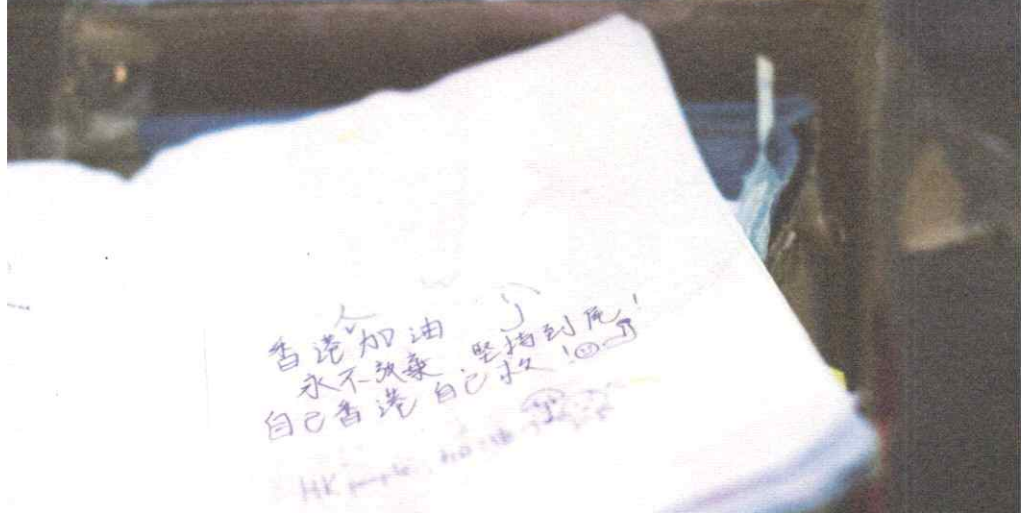
食風……骨的新聞人

健吾曾在網上說過：「做新聞的人，是食風……骨的，是不會肚餓的」，他指新聞界一直沒有很多獎學金，並指行內很有名望的人權新聞獎為例，去年獎品是某餐廳的現金券；而中大新聞獎的得獎者有五千元，優異獎則只有獎狀一張。因此他於十月二十四日在網上發起要為「正直的人」集資，一呼百應，四天內有一百六十三人響應呼籲，籌得接近三十萬，預計於二零一五年五月開始正式收件，由他本人、廣告人畢明和導演麥曦茵擔任評審，學生可以遞交任何形式的新聞作品，他打趣說：「但如果每個人也交一本書參賽我是不會看的，所以你們這本書若拿來參賽我們也不會收，若是一小時的紀錄片？那便視乎你有沒有辦法令我想要看下去」。

各大傳媒找健吾訪問，「劈頭第一句」總會問其評審準則，發起人心坎對「正直」的定義起疑惑，他皺起眉頭說：「對我而言這是很奇怪的問題，我不會假設學生會交甚麼功課，經歷咁大的運動，我不希望新聞系的同學只思考如何得獎，我希望他們最起碼問自己，以後走出課室，寫專欄也好，報道又好，你會如何用你的鏡頭或筆去表達佔領運動？」

然則，健吾是希望學生學懂如何不偏不倚地報道？聞名不如見面，有說健吾的舌頭猶如一把利劍，劍鋒一揮，不易招架，僅是從耳邊刮過，瞬間已來一股勁風，並晃蕩著嗡嗡的劍鳴聲，使人目瞪口呆。他再次聞之聾聵：「不偏不倚而已，新聞從來不會不偏不倚，你如何把事情說出來已經是一種態度，代表你的價值觀，所以我期望收到的作品是 Creative 加上 Journalistic Work，每一件作品都包含創作，如何鋪陳資料、鏡頭調度都由你控制。其實大部分新聞，可以用一句話說完，大部分人需要知道的其實只是一句話，但為甚麼會變成一個報道呢？成立這個獎學金不是為了選一個正直的人出來，我們不要道德審查，我也不是一個正直的人，人一生一定會做些壞事，但做完後，請你看看自己是否每天都做著這些東西，我只想提醒大家如何做一個正直的人，大家步出課室後，最重要的還是自己那條腰骨。」





創造一個世界給自己

在新聞界工作，在機構、以至雨傘運動中來自四方八面的壓力，本該正直的新聞人，有時腰骨可能要無可奈何地「被扭曲」，香港媒體的數目本來就很有有限，加上近幾年傳媒機構有「染紅」的趨勢，新聞系的莘莘學子要在行內找工作，也可能要面對機構立場違背自己價值觀的窘局。本以為健吾設立「正直的人」，是為了勸勉學生在傳統傳媒中緊守崗位，誰知他也没想便說：「不要做記者吧！」，然後頓下來，再重申：「不要做，用沈旭輝的說法：『如果你覺得世界有問題，便要創造一個世界給自己。』好像輔仁媒體只有兩個人工作，一樣運作暢順，《852 郵報》的人也是受不了《信報》才自立門戶，當然它們有其優點和缺點，But They Are There，這證明你不一定要留在泛紅的傳媒工作。其實我也是這樣走過來，給自己做一個世界。我畢業後第一份工作是在《星島日報》寫鱈稿（宣傳稿），那是特刊部門，其實是賣廣告。我實在寫得不錯，那年是二零零二年，經濟不太好，第一星期的工資是九千五百元，第二星期加至萬一，離職時他們用萬四元挽留我。那時候甚麼也寫，很多是教育版，我可以把某大學的副學士寫到天上地下無，我寫得出，但愈來愈不知道自己在做甚麼，做了一個月便辭職。之後於一所中學名校當助教，然後便去了日本留學。」

博客的戰國時代

健吾認為現在創辦一個社交媒體的成本非常低，對新聞依然有團火的才智之士，應該憑此為自己開創一片天。他指社交媒體已由過往的補充角色，變成互相協調的角色，傳統媒體要參考時事新聞在社交媒體的點擊率，而社交媒體無論辦得多好，最終目的也是一「見報」，即由主流媒體將之發揚光大。不少人欣賞過去「主場新聞」的運作模式，認為它將不同種類的博客集結於一身，近日「主場」舊班底更成立新主場——「立場新聞」。然而健吾卻道：「『主場』趕絕博客的棲息地，現在只有幾支大旗，其實就像戰國時代，一個秦朝便把大部分博客殺死。經歷主場一役，還有哪個博客能留下來？在『主場』出現之前，很多人會主動看林忌的『每日一膠』，盧斯達的『無待堂』，每個博客有自己的風格，『主場』整合了香港的網絡言論生態，完全改變大家的閱讀習慣，更將作者無償供稿常態化，只做了這兩件事，我已覺得它殺死了未來香港二十年的網絡評論。」對於「主場」以「立場新聞」復出，健吾續說：「博客的出現就是因為他們無法忍受現存的體制，所以他們自創一個 System，而『主場』就是回歸體制，這是否太矛盾？」

正直背後是坦白

跟健吾做訪問，使人感到前路很殘酷，逼真得令人不願意相信。談及佔領運動和媒體生態之時，健吾的態度都傾向悲觀，他說：「香港一早『玩X完啦』，出來佔領的都是少數，大部分人是怎樣的？『藍絲帶』呢，有一百八十五萬人簽名『反佔中』。香港人已決定袋住先，我一直都說政改方案會通過」。未來二十年媒體會變成怎樣？「網絡媒體會被整頓，傳媒大概只剩下紅色媒體，暗角打也不會有人報道，即使有人願意報道也會被拘捕」。他彷彿總在一個幽暗的角落，在街角那盞昏黃的燈光照耀下，抽著煙，呼出一團一團嗆鼻的煙。

他輕輕拋下一句：「因為我看得透吧！」。

也許看得透的人有很多，只是這個說自己不正直的人最坦白。

我再問健吾不當記者的原因，他反問：「當記者有何Way Out？」，他直看著我，再問：「你覺得記者有Way Out嗎？」，我當刻腦袋空白一片，混沌一片，惟有低下頭，看著筆記簿，欲搜尋準備好的問題轉移話題。

在香港，這個荒誕的時代，扭曲的媒體生態，新聞變成善與惡的戰場，潛意識對每一個人的思想和行動所產生的影響，較外在的環境所能給予的大得多。新聞自由每況愈下，動輒使人失去判斷和分析力。值得慶幸就算是佔領後期，仍有不少學生記者，自願走入街頭，留守在深夜的旺角，甚至被警察帶返警署。在沒有媒體的支持，只求拍下屬於他自己的新聞照。「正直的人獎學金」，對這群學生而言，大概只是一道可有可無的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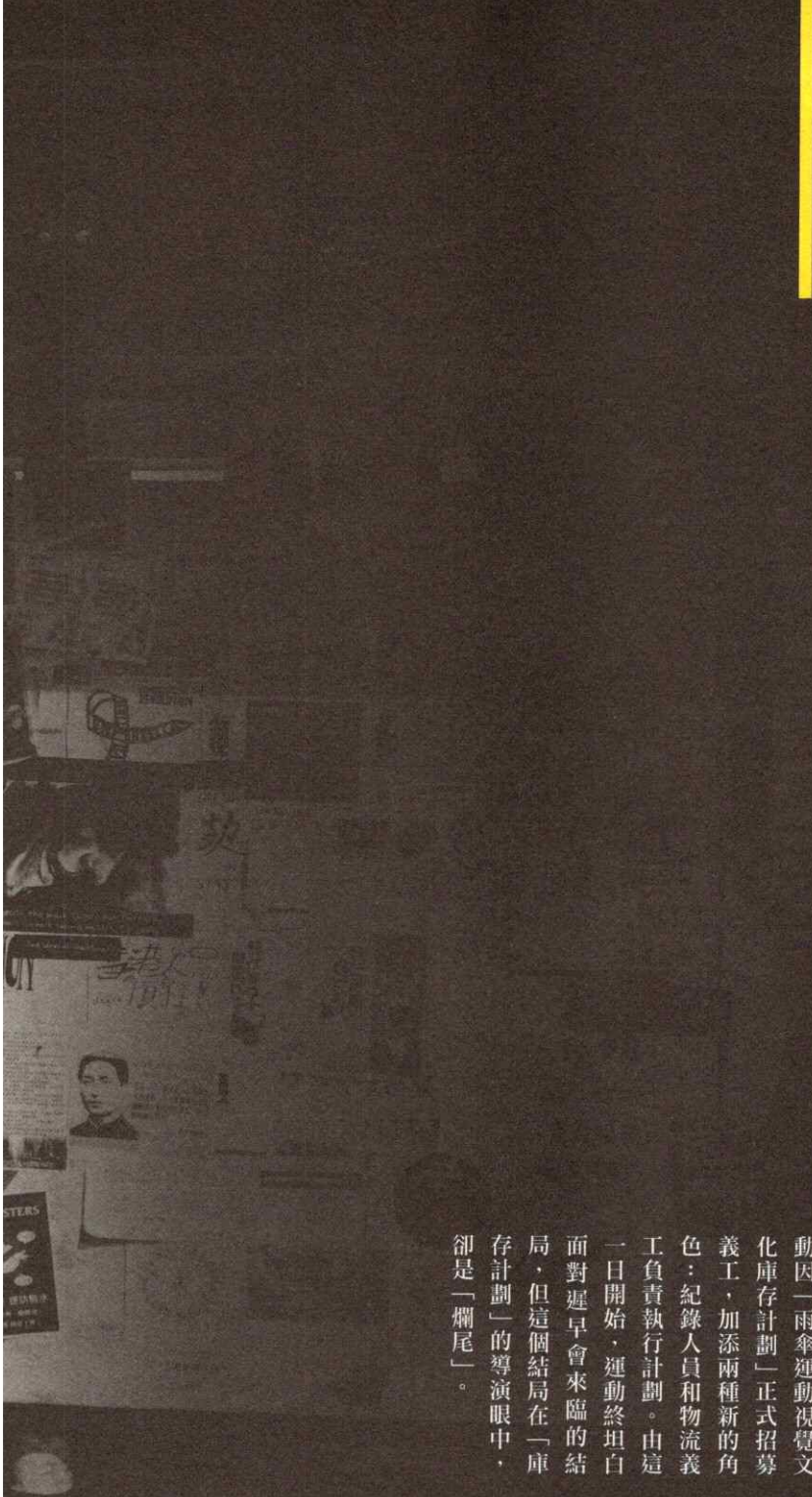
當記者，確實No Way Out，但正直因為處於山崩前的亂世，城市在遠方呢喃，微弱但清晰。記者於山崩前而腰板要挺得更筆直，聽清楚城市的呢喃，再用手上僅有的紙筆，記下小城變遷的每個細節，以及香港人，對此的悠長嘆息。

日本の友達
健康に運動の
ために応援して
ください。政府
が力を貸してください。



善終

撰文／木



十月二十五日，佔領運動因「雨傘運動視覺文化庫存計劃」正式招募義工，加添兩種新的角色：紀錄人員和物流義工負責執行計劃。由這一日開始，運動終坦白面對遲早會來臨的結局，但這個結局在「庫存計劃」的導演眼中，卻是「爛尾」。





這件事（雨傘運動）在**歷史**上一定會被爭議，為什麼重要？
為什麼不重要？我就是想透過這個 Archive，告訴別人它為何那麼
重要，而且它的特性是什麼？它激起了香港人的創意，是香港
前所未有！



黃宇軒

「雨傘運動視覺文化庫存計劃」發起人

誰做特首唔重要
重要公平公正首法治
其心不正點管治
今日火頭從處起



為甚麼一出生經已想哭？也許知道出生，正是死的開始。有開始，就有終結，是自然不過的道理，但卻不是每人每事都會為終結而準備。

而黃宇軒卻是一位由開始，就規劃終結的善終服務者，他一早就計劃參與「佔中」，本來就是負責安排落幕。雨傘運動中，人所共知的「並肩上：佔領打氣機」，將世界上不同地方的人對雨傘運動的網上打氣留言，一一投影到金鐘連儂牆上方的空白位置，讓網上的心意投影到現實世界中。但原來這個打氣機是黃宇軒為佔中結局所準備的：「原本是計劃在被警察逐個逐個拘捕時用，希望記者可以拍下市民為每個佔領者的打氣說話。」金鐘打氣機，原來是為了送終。黃宇軒在憶述打氣機的前世今生，不禁多次流露錯愕之情，因為他徹底沒有想過這場運動的發展變化和規模，可以如此超乎想像。

運動之始 籌備結局

九月底的時候，他原以為罷課會曲終人散，自己剛剛從英國回港，連雙學重奪公民廣場都錯過了。一日之間，想不到「佔中」又提早出場。九月二十八日，正埋首在工作室預備打氣機，務求盡早將打氣機推出街之際，豈料八十七枚催淚彈，卻又打亂了他當日的部署。「1986」當晚放了一輪催淚彈，好多傳言說政

府會開槍，又清空演藝學院，結果便沒有到金鐘。」打氣機本來明明說好了是為十月一日佔中而設，再改為九月二十八日臨場加演，又因為催淚彈彈壓後，九月二十九日再因為現場太多人而無法投影，劇情往往就是如此出人意表。

這一連串的失去預算，黃宇軒再呷一口齋啡：「我九月於倫敦訪問了V&A（維多利亞和艾伯特博物館）Disobedient Objects 展覽的策展人，說起近年不少 Occupy Movement 都開始未雨綢繆，由發起運動那一刻起已經想到要 Archive，自發蒐集示威物品。」劇情，原來早已在倫敦埋下了伏筆。直至黃宇軒在告士打道遇上了一幅「被清除」的油畫，他不禁將油畫取回來保留在家中，亦從此萌生了為雨傘運動保留示威物品的意念。他用一個 Facebook Post：「[急，集思廣益]...（下刪一百字）」旨在問問朋友有何方法保存物品。結果，意念如春筍，一發不可收拾，滋長為一個「雨傘運動視覺文化庫存計劃」。黃宇軒笑道：「一問已經很多人和應，他們還認為我非做不可，確然有點騎虎難下。」

由第一次召集有志之士在金鐘集結共議計劃，有六十多人，成為黃宇軒人生最多人參與會議的經驗，到十月二十五日開始招收義工，組成過百人的團隊，是名副其實的一呼百應。他們先訂立一套共同的原則，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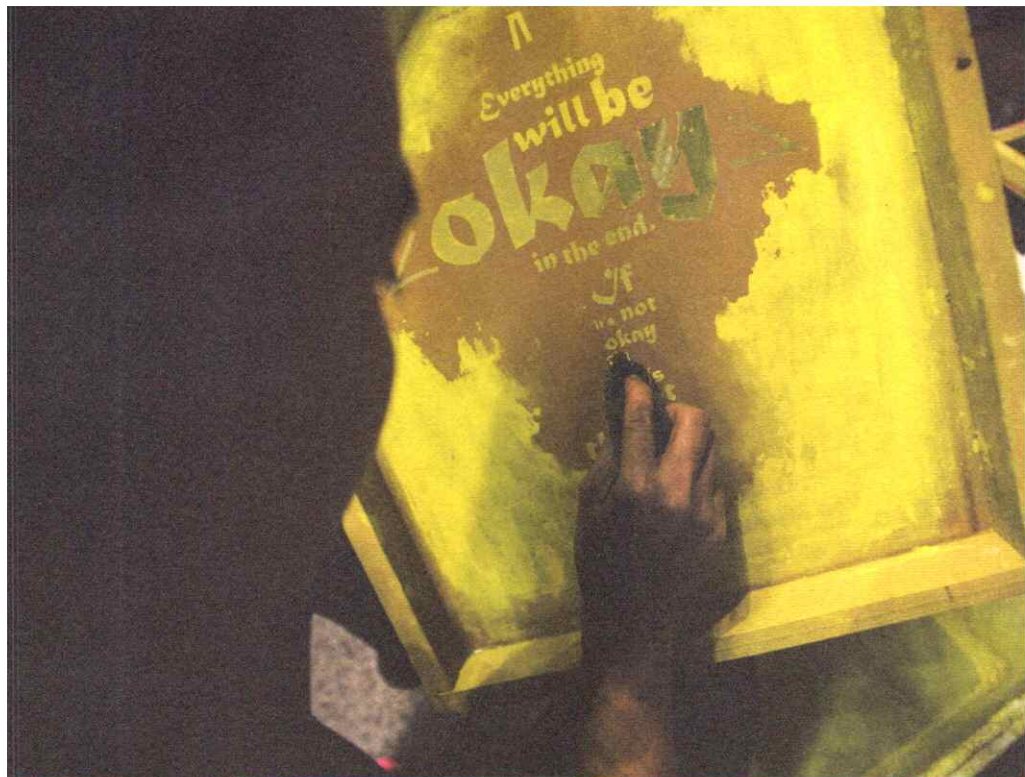
後分成不同小組，將佔領區劃分為不同小區，一組一區去建立一個急救名單，以備在清場之日按單全收。其實在不少人心裡，都早就意識到運動有終結的一日，「庫存計劃」只不過令大家更坦白，更團結去面對。

「我們總認為運動是沒有最後一刻的，如果真的要待到最後一刻，所有東西就會被清掉。」所以，庫存計劃一定要及早預備，不可以心存奢望等到警察清場後才蒐集藝術品。十二月十一日於金鐘發生的清場行動就證明，庫存計劃是對的。警察先清除「障礙物」，再拘捕不願撤離的佔領人士，而警察口中的「障礙物」，正是庫存計劃希望保留的示威物品和藝術品。

「Archive 的確讓我比較接受到退場的 Argument，我們大部分人都認為如果知道警察第二日來清場，那我們便早一天收拾東西，我們總是幻想會不會有一刻全場都認同這個做法。其實物資會簡單點，物資大家都認同要保留下來。」黃宇軒亦明言在接觸不同藝術品創作人時，的確有創作人希望作品留到最後一刻，寧為玉碎。

運動創意 盼留青史

矛盾並不只是玉碎還是瓦全之爭，計劃自身就是矛盾。一記得於升級之夜，我覺得有點危險，可能佔領



區很快會被消失，所以便開始收拾東西。結果便遭人在網上狂罵：『你哋係唔係戀居？有人畀人扑爆頭你哋唔去救，去救啲藝術品？』」在庫存計劃中一開始的階段，已經不時反思參與運動本身的矛盾：是否只有「衝衝子」才算是參與？衝馬路、「被爆頭」才稱得上佔領者？如何避免抽水？黃宇軒回想當時的討論：「每晚都好像爆炸那樣。」矛盾這個戲劇元素，在庫存計劃，從來不缺。

「大概花了一個月左右，才弄清楚要做甚麼。」但黃宇軒最終每日所做，又是另一回事。「結果每日就像瘋子般花了三、四個小時來做訪問，每日都被記者訪問，要談談如何推行這個計劃。然後晚上開會，不斷做 Briefing。」有時就算希望勿忘初衷，但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特別是在雨傘運動這個波瀾壯闊的江湖。結局之前，總有起承轉合。黃宇軒明純粹想為運動做善終，一轉，卻成為一個代言者，一個敘事者。

每一次敘述故事，都是一次定性。「這件事（雨傘運動）在歷史上一定會被爭議，為甚麼重要？為甚麼不重要？我就是想透過這個 Archive，告訴別人它為何那麼重要，而且它的特性是甚麼？它激起了香港人的創意，是香港前所未有！當你不再談論它，可能創意便變得不再重要。」黃宇軒眼見雙學、佔中三子甚少發表運動中創意的論述，就幫手「盡力去吹」：

Illustrator: 慧惠



一記者常問我的問題，很多都是亂答的，因為實在沒有太多的研究，我唯有希望我不是答得最亂的那一個。」當警方、政府、北京都日以繼夜，夜以繼日以「違法」，甚至以「動亂」去定性這場運動，無疑是想將「違法」、「動亂」變成唯一需要處理的事。「如果日後要將這場運動形容為『暴亂』或者『動亂』，我相信當中的創意是最不能解釋的地方。」

結局難料 聚落保存

最後，在三個佔領區的清場當中，庫存計劃的不同小組，都未有按急救名單去蒐集示威物品，但蒐集數量結果卻遠較原定為多，黃宇軒笑言：「大家最終都是亂來的，按最後的 Impulse 去收集。結果現在還要花很長時間討論怎樣處理收集回來的物品。」

原來，佔領的落幕才是庫存計劃的真正開始。如果數十年後，香港人能夠一一觸摸今次運動的肌理，包括庫存計劃中收集到過千張不同款式的海報和文字，不論成敗，就已經讓雨傘運動得到善終。「可能我一開始便預想了不會成功爭取到甚麼，中央又不會收回『831』的決定。但今次運動是一次 Slow-Off，讓大家看到香港人的厲害！」這是一個善終者的告白。

2014年12月9~10日 金鐘清場前夕「雨傘運動」第74-75日

9號晚開始作畫，人數比往日多。10號晚的金鐘就多人到每一

筆上色都步步為營，因隨時都

給人碰到右手...如果明天9:00

都那麼多人，我信警察都難以清場。

香港人，我們為真普選可以
再付出多少？

SEENON WALK
連儂牆香港












後記

「我是記者，可否給我一個眼罩？」九月二十八日下午六時，我在夏慤道面向添美道的物資站向看守女生問道，她翻一翻箱子，找不著，二話不說就把自己的眼罩脫下來給我：「請你代我們走前一點，拍得清楚一點！拜託了！」

大約晚上八時，防暴警察操到該處，一枚催淚彈把該物資站燒燬了。

「我以為他們不會向手無寸鐵的我們放催淚彈的。」身邊的一名年輕男生哭道。「以為」一詞，注定是藍色的，憂鬱的。「以為」的意思就是，理想與現實的落差：結果不符合預期、付出收不回成本，縱使，本意是好的。「我以為認真去做就能實現我的夢」，用上「以為」就不言而喻，夢終究沒有實現，儘管，我真的有認真去做，並真心相信，只要做，夢就會實現。「以為寫首歌走路就能抬起頭」，沒有否定歌是好的，但走路，終究是抬不起頭。

年輕人，就曾經有很多浪漫的「以為」，不斷被現實證明這一個又一個「以為」都僅是「以為」的時候，人就會長大，往後就會問：「然後呢？」「我認真去做，然後呢？」要知道結果，我才考慮要不要認真去做，學懂計算成本和收益，權衡付出與收穫，失去了衝動，是成長的證明。



二零一四年的秋，很多年輕人一起的「以為」，令這個太習慣問「然後呢？」的城市，有了那麼一點點改變。運動由九月二十六日開始，帶著保鮮紙跑到公民廣場的學生、在警方發放催淚彈時仍堅守物資站的女生、靜默溫柔摺傘的年輕人……都是靠不計成本、天真浪漫的「以為」：「以為」努力做、盡力守，就有真普選，就這樣真誠的守到滿月。

三十天以後，在討論如何延續運動，就有了一「然後呢？」的算計，出現應否徹離的討論，也有拆大台的爭議，及至衝擊立法會的衝突……年輕人用了七十九天，上了有關現實的課，還未畢業的他們，就這樣跨過了「以為」的藍色大門。

本書集中在「996」後雨傘運動的三十多天，希望留住那時候青澀但發自真誠良好意願的一個個「以為」，其後有關「然後呢？」的反思與總結，則有待其他智者文豪補充了。

要感謝白卷出版社的幫忙，讓我們能沒有後顧之憂地專注寫作，也感謝所有仗義幫忙的寫手、插畫家和攝影師，還有那個在物資站給我眼罩的女生，如果你看到這段文字，請與出版社聯絡。

李由之

《被時代選中的我們》策劃人



每一把傘

都有一個故事：石墾下、路障旁、連儂牆上、

自修室裡、鐵馬之前……

七十九天

以來，

在我城的瀝青地上，開出一朵又一朵的花。





被時代選中的我們，認為時代是……





顛倒

改變

解放

熱血

我們

思潮

希望

渾沌

希望

偏強

爆發

改變

和平

渾濁

感慨

革命

內戰

因果

難忘

相信

覺悟

公義

堅持

公義

累積



我門



愛他



無雙



有聚



有傘



壽永



荒謬



曙光



成長



權力



可心



堅持



團結



代溝



可悲



團結



荒謬



堅持



覺醒



心酸



希望



大愛



良知



勝利



改變









無懼



開始



精彩



刻毒



改變



希虛



無悔



還拖



革命



荒謬



更秘



初始



倔強



懶惰



快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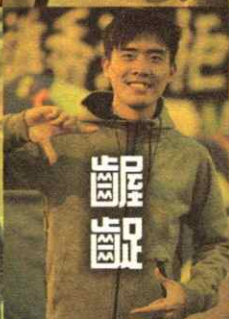
墮斷



絕望



待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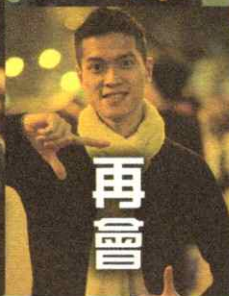
齷齪



垂死



荒誕



再會



挫敗



掙扎



告急





自尊



危機



悲哀



莫問



堅持



屋企



無奈



翱翔



堅守



無奈



抗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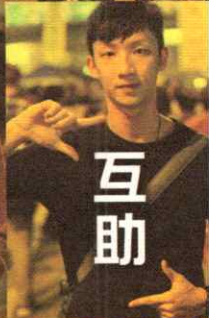
心淡



希望



悲慘



互助



公平



自強



革命



仆街



堅持



改變



無助



痛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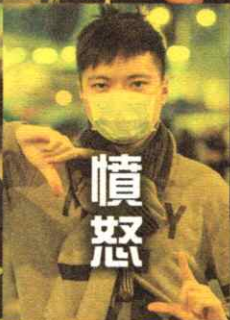
追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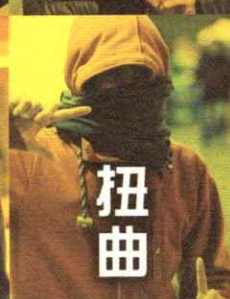


抗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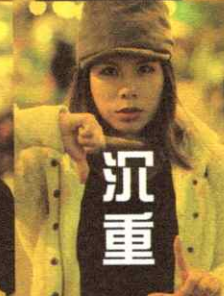














撐住

開始

企硬

顛覆

記者

感動

香港

怪誕

覺醒

仆街

爭氣

暴力

堅持

齷齪

關鍵

不朽

倔強

醒覺

可悲

無懼

希望

無奈

唏噓

混亂

對立



希望



心痛



自主



堅持



團結



自主



可愛



希望



團結



成功



光明



覺醒



無望



堅持



自由



覺醒



漆黑



責任



義氣



醒覺



公義



重生



醒未



清醒



扭曲



亂世



我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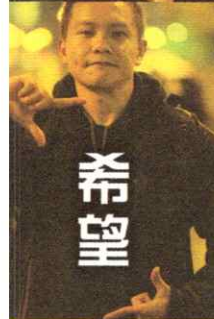
覺醒



惡世



力量



希望



黑暗



希望



成長



堅持



齊心



震巔



抗命



堅持



忍驚



詞窮



堅持



希望



明惡



希望



過程



覺悟



我們



合作



醒喇



殺食



不屈



無悔



覺醒



黑暗



無心



翻身



思考



醒覺



堅揪



現實



動盪



扭曲



革命



堅守



局足



信念



亂世



希望



荒謬



荒謬



希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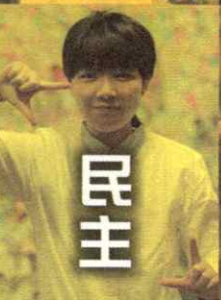
亂世



傳奇



無奈



被時代選中的

作者 傘下的人

責任編輯 Fokaren / Cyan

翻譯 Johnathan Chui / minglui / 梁柏

封面設計 sunnysunshine

封面攝影 Deric Wong

書籍設計 Ioka mariella

圖片提供 Anna / Chris Wong / Deric Wong /

Joanna / Kin Yeung / Kit hon /

Leóncio Lai / Snow Suet /

Tiffany Nanovo / Tree Chow /

Vincent Leung@Viewable Pictures /

厄瑪奴耳 / 利物浦球迷阿橙 / 黃偉傑

Arca Liu / Crayon / flyingpig wong /

Kit da sketch / Luplup / Michhy /

Plastic Thing / Thomas / William /

Wilson / Wingkikwok / 江記 /

克魯爾德 / 東尼電機 / 美術部華哥 /

浪白濤 / 孫威軍 / 尊子 / 楓 / 駛乜驚 /

慧惠 / 爵爵 & 貓叔

義工

Big Country / Heidi Chan / heywini /
HONG / Josephine / kasabrella /
Lo Tsz Ying / Oscar Lam /
Perry Yeung / 大埔鳳姐

出版

白卷出版社
黑紙有限公司
香港葵涌大圓街11-13號同珍工業大廈
B座1樓5室

網址

www.whitepaper.com.hk

電郵

email@whitepaper.com.hk

發行

泛華發行代理有限公司

電郵

gcdd@singtaonews.com

版次

2015年1月初版

ISBN

978-988-13573-0-4

我們